

攀 枝 花 文 学



创刊五十周年 1973 — 2023

(双月刊)

2023 NO.2 (总第361期)

2023. 2





杨绍刚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攀枝花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徐悲鸿画院北京油画院院聘画家，民建中央画院四川分院首届院士。攀枝花市第六批和第九批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作品多次参加国家级、省级美术作品展或获奖，并被多家机构或个人收藏。



▲ 《跨越》 布面油画 190×110cm / 杨绍刚

三月，一种叫攀枝花的花，总是如期点燃一座叫攀枝花的城。是的，点燃——点燃金沙江浩浩荡荡的一江春水，点燃金子一般灿烂似火的阳光，点燃攀枝花儿女春潮荡漾的心房。

三月，行走在攀枝花的大街小巷抑或江边山冈，四下泛滥的阳光，总会令你忍不住地仰望。仰望，是一种姿态，更是一种情怀和境界。作为一名写作者，于事于物于人，除却俯下身子去感知毛茸茸的“一地鸡毛”外，还得抽身用艺术的也是审美的眼光，静静地仰望。唯有仰望，才会也一定会让“一地鸡毛”贴地飞翔。自然，这一飞翔，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完美超拔。

小说《仰望星空》，无疑是本期“头条作家”黄元芳以仰望的姿态，为我们摘下的一颗“星星”。只是，这颗属于她的“星星”，未免等得太久——时隔八年才有了归属她的“星座”。我们常说，作品一如人，都有其注定的宿命。“创作谈”《人间有味是清欢》，与刚入职编辑行当的管夏平的“编辑札记”《中年庸常，何以抵抗》，构成了70后作者与90后编辑两位女性的深度“对话”与深情“凝望”。不巧，在“《攀枝花文学》创刊五十周年征文”栏目，“新手上路”的管夏平，忐忑地揣着一颗仰望之心，与40后著名诗人、四川文学奖得主刘成东，就文学创作和文学编辑如何完美“嫁接”，来了一次面对面的“碰撞”……“作者重在坚持，编者贵在奉献”——这是一老一少“碰撞”出的一记“火花”，也是曾任《攀枝花文学》编辑多年的刘老的肺腑之言，当然，更是他以仰望之心馈赠给作者及编辑的耿耿净言。

仰望，是注目，是敬畏，是姿态，是高贵的品质，更是道。

来吧——仰望！让我们立于厚实博大的大地，一起举目仰望，为了神圣的文学。

来吧——仰望！唯有仰望，方可玉成。



攀枝花文学

2023年第2期

(总第361期)

编委会

顾问：阿来

主任：王猛

副主任：李吉顺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猛 刘成东 吕文秀

沙马 宋晓达 李吉顺

周强 徐肇焕 黄薇

普光泉

主管：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主办：攀枝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辑：《攀枝花文学》杂志社

准印证：四川省刊内资第05-008号

本刊地址：攀枝花市东区公园路6号

电话号码：0812-3324435

邮编：617000

出版日期：逢单月20日

印刷：攀枝花日报社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头条作家

仰望星空	黄元芳	04
创作谈：人间有味是清欢	黄元芳	11
编辑札记：中年庸常，何以抵抗	管夏平	12

小说看台

友 谊	李为民	14
短歌行	美 桦	23
锦绣黄桃	戚泽民	30
小说三题	吴 穷	41

《攀枝花文学》创刊五十周年征文选登

刘成东：作者重在坚持，编者贵在奉献	管夏平	46
为写不出满意的作品而羞愧	李刚花	50
一本杂志和一段青春往事	祝宝玉	52

散文天地

遼寨忆旧	遼玉克	53
与师姐有关的几个片段	紫云儿	58
老盐边水底土司府	马 海	62
炒 面	罗光红	65
忆苦思甜	杨正毅	67

诗歌展台

· 诗人频道 ·		
十月的瞭望（组诗）	鲁 川	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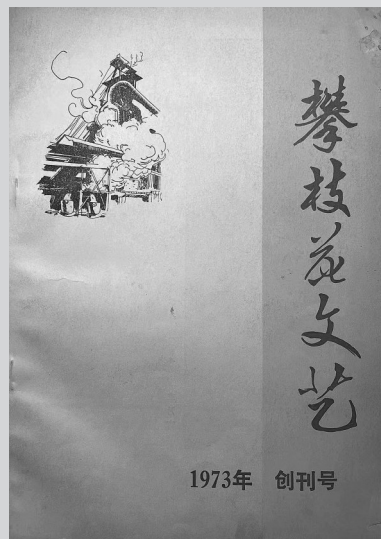
· 诗海拾贝 ·

春天,只此青绿(组诗)	季 川	72
我这一生,无法守身如玉(组诗)	刘德荣	73
月圆之夜(散文诗)	杨秩斌	75

刊授学堂

天星湖公园之行	周小童	77
大英雄济苍生,真性情能本色	刘隽睿	78
沐月且听雨	陈兴楠	79

封面设计:朱建荣
刊头题字:何应辉



《攀枝花文艺》创刊号封面

编辑部

主 编:周 强
副 主 编:黄 薇 召 唤
执行主编:召 唤
编 辑:黄 薇 召 唤 管夏平
沙梦成
总 校 对:管夏平
编 务:马 丹

投稿邮箱

小 说: Pzhwx_xiaoshuo@163.com
诗 歌: pzhwx_shige@163.com
散 文: pzhwx_sanwen@163.com
评 论: pzhwx_jingyudeng@163.com
刊授学堂: kanshouxuetang@sina.com
旧体诗词: pzhwx_shici@163.com

HUANG YUANFANG

〔作者简介〕：黄元芳，盐边县幼儿园教师。攀枝花文学院第三届签约作家。小说《蓝颜知己》荣获攀枝花市第六届文学艺术奖。



仰望星空

黄元芳

过了羚羊寨村委会，公路倒“之”字拐向上爬。青凌的老公斌哥握着方向盘一言不发，走这样陡峭又凹凸不平的路，他必须全神贯注。公路的宽度不足四米，时有路旁的梨树、桃树、花椒树旁逸斜出，车窗都不敢开，怕树枝伸进车里来抓人。农家小院里的鸡鸭猫狗冷不丁出来散步打闹，也得提防别压着它们。遇到对面来车，就赶紧找地方错车。

一辆白色的越野钻出来。斌哥如履薄冰般慢慢退让到坡度小又相对宽敞的地方停下来，对方却停滞不前。

“对面那个太怂了！”张燕燕瞪圆了眼睛。

她老公勋哥坐在副驾驶座上，打开车窗伸出头和手，边打手势边喊：“过、过、过！”

对方战战兢兢地开过来了，开车的人底

气不足：“好像过不去呢！”

斌哥又往里收后视镜，勋哥下车看了看：“没问题，放心过。我帮你看着！”

那辆挂着川A牌照的车往里收了后视镜，在勋哥的提示下慢慢擦身而过。紧接着又过了三辆川A的车，他们应该是结伴而行。错车完毕，勋哥上车后边系安全带边说：“这么宽都不敢错车，他们根本就不该来！”

“成都人，一马平川地开惯了，走这些山路难免害怕。说实话，刚才我手心都捏着汗！”青凌心有余悸。

“青老师不用担心！我们下乡走的路几乎都这样，开车的技术也练出来了。这种路不算恼火，只能吓到川A的。”勋哥摆摆手，满不在乎。

张燕燕眉飞色舞道：“幸亏我们选了周三上来。要是周末，错车的时候更多。现在正是草地上野花盛开的时候，这几天天气好，晚上的

星星肯定也多，应该是青老师想看的星空！”

听完张燕燕的描述，青凌好想马上躺在茵茵的绿草上嗅着花的芬芳仰望星空。

勋哥、雄哥、斌哥和建军是高中时同寝室的好友。前些年各自忙，没怎么联系。年过半百后开始怀旧，这两年往来频繁，周周小聚，月月大聚。见面就离不开“两张桌子”——餐桌和麻将桌。喝酒经常喝得烂醉如泥，打麻将常常是通宵达旦。斌哥现在血压高、血脂高，如果血糖再高，就占全了三高。青凌让他爱惜身体节制饮食，他却觉得吃得下，玩得起是福气，别等到吃不下动不了才后悔没有享受生活的美妙。青凌无奈道：“你这种不计后果的透支，终有一天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灭顶之灾。”

青凌是幼儿教师，不少人以为幼师就是哄哄孩子，没文化少见识，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她说：“你一个幼儿教师，既不备课又不改作业，怎么还把眼睛整近视了？”青凌回敬他：“如果您是幼儿园的领导，我们倒可以省好多事，只是小朋友就要遭殃了，遇到不学习不备课的老师，他们在幼儿园的日子肯定很难过！”斌哥忍不住责怪青凌太较真，没必要因此得罪人，青凌却觉得那人初次见面就挑衅，干嘛要给这种无知的人留面子。因此，青凌不愿意陪斌哥出门，她宁愿一个人待在家里喝茶看书，享受独处的时光。

前天，勋哥请大家小聚，事前几个哥们儿调侃斌哥缺少魅力，说青老师太清高，总是请不出来。经不住斌哥回家后的软磨硬泡，青凌只好答应一起去吃饭。席间，建军请大家本周末吃牛肉，特别强调青老师要给面子。青凌婉拒道：“这周末恐怕不行，我和几个幼师校的同学相约周末去羚羊寨，要在那里露营，望星空。”

闻言，雄哥的老婆李莉来了兴致：“羚羊寨离县城才几十公里，是我们的香格里拉，好多外地的游客都去过了。只可惜，家

里的男人整天想着喝酒打麻将，我到现在还没机会去。”

建军当即改了主意：“那我们也去羚羊寨！”

于是，勋哥和建军立马开始查阅景区概况，安排行程，为了避开周末的高峰期，他们决定周三去，周四回。一切安排妥当，建军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青凌说：“嫂子，这么多人围到你转，你要跟我们一起去看哦！”

青凌不好再推辞，只能随大家开启这场说走就走的旅程。

汽车越爬越高，七拐八弯地开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达景区的停车场。下车后，一行人提着行李，一路说说笑笑地往露营地走去。路边有怒放的杜鹃花，群山脚下的雅砻江像一条玉带在山间缠绕，向天边蜿蜒，方圆七八公里的草坡上开满金黄色的小花，此情此景让青凌感到心旷神怡。

羚羊寨的露营地坐落于草坡汇聚的平坦之处，八米多高的彩钢棚下面安置了六把躺椅，十几张大圆桌，厨房和麻将室搭建在稍高一点的平台上。青凌感慨，露营地虽一切从简，但居然没忘了建麻将室。

已到午饭时间，勋哥在其中一张圆桌上摆出卤鸡、卤鸭脚、卤鸡爪、卤猪头肉、卤猪尾巴、凉粉凉面、桃子苹果梨等零食。众人一拥而上，女人们很快就吃好了，男人们则一边喝酒吃肉，一边闲聊。

青凌对斌哥说：“明天返回要开车，你别喝酒了，陪我们去逛逛吧！”

“明天才开车，今天中午喝点啤酒不碍事儿，你们想逛就去逛，我们几兄弟摆会儿龙门阵后还要打麻将。”雄哥替斌哥抢答。

“来这里不看风景？打麻将？”青凌很惊讶。

“等太阳下山，不热了再去看风景。”男人们敷衍道。

太阳在头顶暖暖地照着，仿佛置身于明媚的春日，蓝蓝的天空上漂浮着雪一样的云。草地上黄色的小花开得很铺张，好像铆足了劲儿要用自己的黄碾压草地的绿，青凌情不自禁地

俯下身去闻花的芬芳。

“我看啊，真没必要去呼伦贝尔大草原，咱们羚羊寨的草原一点也不逊色。”张燕燕做了一个深呼吸。

青凌微笑着点头：“这里的草坡平缓又有起伏，偶尔还有一两棵低矮的高山栎点缀其间，北方的草原虽辽阔，但看久了就觉得单调乏味，还是我们南方的山水秀丽多姿。”

“我们拍照吧，让没来的亲朋好友也能欣赏到羚羊寨的美景！”张燕燕边说边从小背包里掏出好几条丝巾，让青凌和赵芸也来武装武装。青凌见她戴着墨镜和遮阳帽，想到中国大妈拍照的标配，忍笑忍得很辛苦，赶紧说：“我面对镜头就手足失措，很不自在，还是你们俩做模特，我来当摄影师。”

张燕燕马上进入角色，她一手轻触帽檐，一手叉腰，看着镜头露出妩媚的笑。

青凌翘起大拇指：“好一个‘我型我秀’！”

“这是腰痛、脑壳痛！”张燕燕一脸入戏。

赵芸笑着附和：“那就再来一个牙痛、肚子痛！”

一通拍摄后，张燕燕跑过来看青凌刚拍的照片，想挑几张发满朋友圈“九宫格”。张燕燕的朋友圈里大多是她和朋友摆拍的照片，“迎宾曲”、“嗨起来”、“金鸡独立”、“一起敬个礼”、“找回我们的童心”、“掀起我的丝巾来”……她的道具和服装五颜六色，五花八门，大多是网购的，初看挺好，细看粗劣。她几乎每天都发朋友圈，格式为照片配一段心灵鸡汤式的文字。点赞的“好友”很多，评论也不少，张燕燕非常在意朋友圈里的点赞、评论量。

青凌明白，张燕燕心里对她颇有微词，认为青凌不给力，从来不给她的朋友圈捧场。可是，这些敷衍式的捧场有意义吗？的确，燕燕长得很美，身高1.65米，五官的比例堪称完美。然而，岁月是把杀猪刀，毕竟

是五十多岁的人了，燕燕脸上胶原蛋白流失严重，身材也明显发福，美颜和修图都难掩岁月的沧桑，那些做作的小儿女情态的让青凌顿生强烈的违和感。耗费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展示自己的快乐也就罢了，还非要大家都来恭维，青凌觉得张燕燕真是大河里洗煤——闲着没事儿干。

“我的干眼症越来越严重了，多看一会儿手机就干涩难受，好像眼睛里进了脏东西，所以我很少看朋友圈的。当然，我很羡慕你多姿多彩的生活，燕燕，你是我的朋友里长得最标致的美女。”青凌认真地解释。

争取了一个粉丝，张燕燕难掩的喜悦，她说，现在孩子工作了，不用操心他们的学习。目前也没有孙子，不用当免费的保姆，自己还有不到五年就退休，单位给老年人安排的事情很少，正是人生好时节，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享受生活，等到退休带孙子了，比上班还恼火。

“我还在教学一线，工作量跟年轻时没有区别。而且现在幼儿教育工作要求终身学习，要求留下课堂实录，一节课要花费很多时间精力去设计和开展。如今我年纪也大了，眼睛和嗓子都不复从前，真是巴不得现在就退休呢！”青凌倒起了苦水。

“李莉还不到五十岁就已经不在教学一线了，人家现在在抖音上上健身课，每天花四个小时锻炼，身材可真好了，面色也白皙红润，看起来比我们年轻十来岁。都在学校工作，你们工作量的差异怎么这么大？”张燕燕愤愤不平。

青凌不知道如何接话，只好沉默。

见青凌不说话，直性子的张燕燕索性实话实说：“毕竟雄哥是教体局局长嘛，不看僧面看佛面，局长的老婆肯定要给予照顾和优待吧。所以你和斌哥应该主动和领导走近点，一把年纪了还在讲台上硬撑，别等到退休时累得一身是病！”

青凌无奈地说：“对我而言亲近领导的路更难走，我更愿意跟可爱的孩子们相处，至少单

纯快乐。”

“你呀，真是死不开窍！”张燕燕娇嗔地把点了点青凌的额头。

照片拍尽兴了，她们向着草原更广阔处走去，抬头望去，对面草坡上一个拍摄团队正在工作，他们有的拿着单反，有的扛着摄像机，还有一个戴着领夹麦克风的年轻女孩。天上无人机在飞，远处的草坡上有一群穿着彝族服饰的女孩在奔跑、在跳跃、在转圈，她们显然是在配合摄影摄像。

青凌有些不好意思：“糟糕，我们误闯了别人的镜头。”

“这不是更自然吗，有游客来玩儿，说明这里是真的风景如画，魅力无限！”张燕燕摆出热心群演的架势。

青凌觉得，还是不要打扰摄影团队工作，于是一行人临时调转方向，往草原另一边走去。不一会儿，她们闻到很浓的粪便气味，再往前走几步，只见一个天然的羊圈坐落在一段低凹背风的夹沟处，大约有七八米长、两米来宽。

青凌心想，这么厚的羊粪，晚上一定有一大群羊在此歇息。她突然想在这样的高山牧场做一个牧羊女，给她的小羊羔修一个遮风挡雨的羊圈，白天穿着五彩的衣裙在草地上奔跑，累了就躺在绿草间嗅着野花的芬芳小睡一会儿，饿了就摘野果子吃。她心爱的丈夫也是一个放牛郎，会骑在牛背上吹短笛唱情歌，会拥着她坐在草坡上眺望远方，看牛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啃吃青草。闲暇时，丈夫会带着她去远处的森林里挖药材，掰竹笋，捡野生菌……

“马上到饭点了，我们该回去了，几个大老爷们儿打起麻将来没完没了，晚饭还得我们去安排。”张燕燕的话把青凌从遐想中拉回现实。

回到露营地，已是下午五点，男人们打麻将兴致盎然，完全停不下来。妻子们商议

后，决定晚饭吃鸡火锅，一行人于是又一起去鸡圈“点杀”。

带她们去鸡圈的大男孩小沙长得眉清目秀，只是皮肤偏黑。鸡圈在露营地厨房后侧一百米处。用铁丝网在草坡上把二十几只鸡围起来。鸡圈很小，且没有顶棚，不能遮风挡雨。青凌忍顿生恻隐之心：“到了晚上它们不冷吗？”

小沙冷漠地答道：“再冷也只呆一两天，这些鸡是从下面的农家买来的，很快就会被宰掉，吃鸡的游客不少，每天早晨都会有很多鸡补充进来。”

说着，小沙替她们挑了只黄褐色的老母鸡，正准备上前活捉，那只母鸡好像意识到了生命危险，一改闲庭漫步的悠闲姿态，立刻蔫头耷脑地躺在离圈门口最远的地上，像突然生病了一样。鸡圈另一边，一只大公鸡却昂首挺胸地向小沙踱步过来，仿佛在炫耀它鲜亮的五彩羽毛。张燕燕被公鸡吸引，问这只公鸡是不是土鸡，小沙回答说是。

“那把这只公鸡抓过来我们看看，那只母鸡病恹恹的样子，恐怕不好。”听到肯定答复，赵芸立马变了目标。

小沙走进鸡圈，没费什么力气就抓住了公鸡。大伙儿凑近一看，只见公鸡的嘴巴尖尖的，光泽度很好，爪子也很锋利，脚掌上肉少，有老茧，脚杆上还有又硬又长的老土鸡的标志——“炫趾”。

“看它刚才耀武扬威的，神气得很，我还以为抓它要费些周折，没想到小沙一出手就乖乖就范了！”张燕燕连连夸赞。

青凌却不合时宜地说：“你看它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可能跟那只黄褐色的老母鸡是一对，为了救老伴甘愿赴死。”

小沙冷哼了一声，回答道：“阿姨你真是想多了，人都不会有这样的境界，何况畜生！”

张燕燕忍不住哈哈大笑：“青老师就是浪漫！要我看，还是你们家斌哥对你太好，助长了你这些稀奇古怪的联想。常言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实情况是只有女

的死了，男的找新欢才没有障碍，他不盼着你早点死就不错了，怎么还可能替你去死？我呀，早就不做这样的公主梦啦！”

“正是在人群中难以找到至死不渝的爱情，于是希望动物可以相濡以沫。可是你却告诉我动物也会相忘于江湖！”青凌叹了一口气，“用示弱来保自己的命，那只母鸡倒是很聪明。可是，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与其战战兢兢地活着，倒不如早点挨刀，死个痛快！”

“呀呀呀，刚刚还想得至善至美，听了我的话就毅然决然心灰意冷啦？怪我，都怪我，是我破坏了你心中的那份美好！”张燕燕夸张地作势要打自己的嘴巴。

阿姨们的对话让小沙有些不耐烦，他挠挠头，率先提着公鸡往回走：“你们还是会挑，这只公鸡煮铜火锅巴适得很，一会儿闻到鸡汤的香气你们就知道了，那是在城里农贸市场买的鸡根本没法比的！”

夕阳落山，露营地彩钢棚下的餐桌前坐满了吃烧烤喝啤酒的游客，烟熏火烤，人声鼎沸。青凌饿得前胸贴着后背，问女经理几点可以开饭。对方回答说，这会儿厨房忙不过来，大概八点。

没有了太阳，气温骤降，女人们冷得发抖，赶紧加衣服。青凌把短袖薄体恤换成长袖厚体恤，运动裤里面加上秋裤，还是觉得不够暖和。李莉只带了防晒衣，赵芸把自己的外套给她，李莉推辞了一番，可是扛不住冷，接过来穿了。打麻将正在兴头上的男人们也在妻子的伺候下加了外套。

晚上八点刚过，饶是麻将再吸引人，终是抵不住饥火烧肠。雄哥站起来，伸伸懒腰：“不打了，吃饭吧！”

露营地的餐厅虽两面无墙，但烧烤的烟雾还是多得出不去。烟雾涌向天空，夜空仿佛被浓烟包围了，天幕上只有几颗病入膏肓的星星，仿佛被烟熏得快要窒息，这样的星空让青凌的心凉到了冰点。

鸡火锅还没做出来，他们只能看着其他客人大快朵颐。大家相互开着玩笑，嘻嘻哈哈笑作一团，用笑声来驱散饥饿与浓烟带来的不快。

终于，鸡火锅端上来了，香气扑鼻。八个人围着火锅大饱口福，斌哥和建军第二天要开车，自然不敢喝酒。雄哥和勋哥邀请女士们作陪，张燕燕和赵芸豪爽地端起了酒杯，李莉和青凌却坚持不喝，大家也不勉强，有说有笑地喝酒吃菜。

晚餐结束，已近十点，建军提高嗓门：“下一个节目，望星空！”

“星星被浓烟打败，藏起来了！”青凌摇头叹气。

“我晓得它们藏在哪里，带你们去找出来。”勋哥成竹在胸。

一行人沿着小道爬上草坡，草叶上的露水很多，勋哥拿出手电照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沿着小道前行，避免踩到草叶，不让露水打湿鞋子和裤脚。

走了十几分钟，深蓝色的天上，缀满了钻石般的星星，仿佛是露营地上空的星星躲到这里来了，繁星闪烁着晶莹柔和的光辉，草地上，虫子唱起夏夜的交响曲。

“我们应该把帐篷搭在这里，看着满天的星斗，听着夏虫的欢唱进入梦乡！”李莉看着满天的星斗不禁感慨。

雄哥打碎她的幻想：“你确定你敢一个人睡在这里？不怕狼群撕开帐篷把你吃了？再说了，凌晨时露水比现在还多，睡这里你遭得起冷？”

“你们看，那边好像有人！”勋哥伸手指向不远处。

大家看过去，草原的另一头有亮光射向夜空，往夜色深处再仔细分辨，只见平坦的草地上有一个帐篷，帐篷里出现一个男人和一个小女孩的身影。帐篷外还有十几个人，他们架着三脚架，打着聚光灯、摄影灯，正在拍摄视频短片。原来，射向夜空的光都是这些专业设备发出来的。

回到露营地，他们看见“餐厅”旁的空地上撑起了七八个帐篷，勋哥跑过去查看自己的帐篷，发现防潮垫下面全是水，赶紧把帐篷移到“餐厅”里来。

整个露营地只有一个厕所，男女各一个蹲位，为此，临睡前使用洗手间需排队等候。深夜11点前后，青凌完成了简单的洗漱，钻进自个儿帐篷打算休息。

青凌和斌哥不敢细看帐篷里配备的睡袋，更不敢完完全全地钻进想象中有亿万个细菌和病毒附着着的睡袋上。他俩穿着厚外套躺下，拉开睡袋的拉链，让睡袋像被子一样搭在身上，让人不至于太冷。不远处，游客们打麻将、喝酒划拳的喧闹声不断传来，青凌注意到勋哥和燕燕睡的帐篷里窸窣作响，想来他俩也是难以入睡的。

夜已经很深了，人类的喧嚣声终于归复沉寂，而虫子的叫声则开始此起彼伏，“唧唧唧”，“吱吱吱”……高高低低，曲曲折折，像极了分几个声部的合唱。夏虫们不知疲倦地唱着歌，把在外露营的人哄睡了，周边的帐篷渐渐鼾声响起。“嘟噜、嘟噜”一阵之后又换成“噗嗤、噗嗤、噗——”，震耳欲聋。青凌被这不知从何处传来的鼾声扰得难以入睡。她烦躁地转头，只见斌哥在她旁边静静地躺着，她知道斌哥也没有睡着。青凌突然想起，已过知天命的年纪，斌哥平日里睡着了也要打鼾，他知道自己鼾声会让青凌睡不好，总是自觉到次卧去睡。此刻青凌发现，斌哥平日里的鼾声其实很微弱，对他由嫌弃变成了愧疚。

不知躺了多久，青凌终于困得昏沉入睡，不过这种浅眠并没能怎么维持，斌哥整理睡袋的动静把她从睡眠中拽了回来。头好冷，她想调整一下枕头的位置，却摸到头顶上方湿漉漉的，全是露水。“嘟噜”和“噗嗤”声还在轰炸，斌哥说他不睡了，打算到附近走走。青凌看看时间，凌晨五点刚过，于是所幸起床，穿上鞋和斌哥一起

出门。

月亮高挂在天边，像个圆圆的蛋黄。青凌好奇，在黄澄澄月光的映照下，远处的森林和近处的草坡将会是怎样的景象呢？

斌哥牵着青凌从小道往草坡上爬，突然听到“嗷呜——”，“嗷呜——”两声，吓得青凌赶紧拉着斌哥转身向露营地跑。难道远处的森林里真有狼？那些露宿在夹沟里的羊怎么办？青凌和斌哥跑回露营地餐厅，在昏黄的灯光下焦灼地等待天亮。月光渐渐暗淡，星星缓缓隐身，斌哥再次牵着青凌走向草原，去迎接日出，去看晨光微熹的羚羊寨。

“你看，还这么早，这些牛就开始吃草了！”斌哥感叹。

顺着斌哥手指的方向，青凌又看到了排队吃草的牛。起初，她以为是草坡上的石头，定睛细看，这些色彩斑驳的“石头”居然在慢慢移动。清晨的草原，草叶和花瓣上的露珠丰盈又清凉，享受“大餐”的牛羊们无拘无束，尾巴悠闲地晃动摇摆。

青凌想，这些常年露宿在外的牛羊抗寒能力可真是一流，就像现在，太阳还未完全升起来，高原盛夏的清晨犹如小城里的初冬。青凌打了个寒颤，不由自主地和斌哥紧紧靠在一起。

“你昨晚没睡好，一会儿要不要回车上再补个觉？我们可以晚一点下山。”青凌的问话里装满了担忧和体贴。

“放心吧，我昨晚睡得还可以，开车一点问题都没有。倒是你下山时可以在车里睡一会儿，我会慢点开的。”斌哥搂着妻子，语气温和。

斌哥的回答使青凌找回了夫妻间相濡以沫的感觉，她觉得这是此次羚羊寨之行最大的收获。

金色的太阳破云而出，露营地的游客们一个个起床，草原再次热闹了起来。早餐后，勋哥和建军打听清楚了羚羊湖的基本情况，一行人出发去看传说中清莹澄澈、水平如镜的羚羊湖，完成昨天因打麻将遗留下的“作业”。

清晨的草原空气格外清新，阳光洒在身上暖暖的，羊在广阔的草坡上这里一群那里一伙的，逍遥自在，真是牛羊的天堂。

是勋哥和建军的功课做得不到位，还是大家欣赏美景走岔了路？翻过一个个草坡，他们都能看见雅砻江了，也没找到羚羊湖。南面已是边界，他们从北面过来的，只能从东西方向找羚羊湖了。勋哥向东，建军往西，分头寻找制高点眺望，看哪里有“水幽幽”。

“看到咯，从这边走！”建军兴奋地挥舞着自己的外套。

一行人在建军的指引下向西北方向走了十几分钟，就来到了羚羊湖边。说是湖，其实就是两个草坡交汇处一个不到两百平米的椭圆形“水幽幽”，湖水清澈得能看到湖底的砂石，水波荡漾，摇晃着蓝天白云的倒影。十几头花斑牛正在湖边饮水，憨厚可爱，众人拿起手机拍照，花斑牛好像很愿意

成为主角，抬起头，甩着尾巴，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

勋哥一边拍照一边说：“看来这些牛经常做模特，镜头感好强。”

这句话提醒了张燕燕，她又迫不及待地拿出道具拍照发朋友圈，另一边，青凌则伸手探向湖水，感知湖水的清凉。玩够了个人摆拍，张燕燕又快活地邀请大家合影，雄哥推辞说自己不爱拍照，李莉斜眼看张燕燕一眼走开了，气氛骤然有些尴尬，勋哥赶紧打圆场：“我们早点下山，到江边吃鱼。”

午饭在雅砻江边的鱼馆吃鱼，回城后各自回家洗澡洗衣服，傍晚四家人又聚在一起吃晚饭。回到家，斌哥习惯性地开着电视玩手机。

青凌提着花洒到露台给花草浇水，微风吹来，凉爽舒适。抬头一看，亿万颗星星在深蓝的天空眨着眼睛，好像在说：“何必翻山越岭去找寻，我们一直在这里！”

责任编辑 管夏平

【创作谈】

人间有味是清欢

黄元芳

我是一名幼师，我的工作引领牙牙学语的孩子在玩中学、学中乐。幼师这职业往往被人误解和轻视，抱怨有害无益，不如把阅读和写作当成排解和宣泄的出口。非常幸运，我的第一篇小说《蓝颜知己》荣获攀枝花文学艺术奖，然后接二连三地发表了几篇小说，有一段时间不少人说我是写小说的。那些年我热情高涨，买《人民文学历年获奖作品精选》《新世纪获奖小说精品大系》，《作品与争鸣》我订阅了三年，还常去图书馆借阅《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在读小说写小说。可是，我慢慢地发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学作品层出不穷，难得有人细读我的作品，特别是篇幅较长的小说。我觉得自己这种业余创作意义不大，不如做旁观者轻松，就不再写小说了。

时隔八年，我又想写小说。

如今，呼朋引伴去旅游似乎成了一种时尚。大家跋山涉水来到目的地，在风景点拍照发朋友圈，然后大把的时间用来吃饭打麻将。我觉得这不过是披着旅游外衣的社交，身累心更累。去年暑假，这种想法憋在我心里不吐不快，于是就写了小说《仰望星空》。

小说中四对夫妻去羚羊寨游玩。勋哥、建军两家人对雄哥两口子竭尽所能投其所好，让青凌在对比中认识到老公斌哥朴实憨厚的优点。本来，青凌有点自命清高，她嫌弃斌哥的生活方式，她与老公“新生活各管各”，勉强凑合着过日子。在两天一夜的观察中，青凌发现家

家有本难念的经，她以为淳朴的山民其实世俗，她向往的世外桃源并不存在。青凌幡然醒悟，换个角度，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我把《仰望星空》投给《攀枝花文学》，期盼编辑点拨，但没有得到反馈。我想，多年不写，我的笔生锈了，不能在稿子堆里脱颖而出也很正常，好在我已经一吐为快。

去年十二月，我们去盐边县北部片区采风，有幸与《攀枝花文学》编辑部的老师同行。编辑把我的小说打印出来做了批注，我才知道他们对《仰望星空》的肯定。编辑对工作的认真态度和专业水平让我钦佩，他们提出的意见我特别认同。这篇小说语言不够简洁，描摹不够生动传神，容易令人产生审美疲劳。“有的地方写得太实，‘不像不是戏，太像不是艺。’”内行的指导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

今年2月10号，我在县文联开会时接到编辑的电话。她说，收到了《仰望星空》修改稿，准备刊发，但是对话部分还是写得没有灵气，需要修改。的确，《仰望星空》的对话缺少动作和神态的参与，细节的韵味出不来。回到家，我骨折后的脚肿得厉害，需要仰卧抬高。然而，我还是迫不及待打开电脑修改稿子。修改后，篇中人物微妙的情绪情感有了载体。

只有舍弃世俗的追逐和欲望的捆绑，回到最简最初的本心，才能时时刻刻感受幸福。人间有味是清欢！

【编辑札记】

中年庸常,何以抵抗

——评黄元芳小说《仰望星空》

管夏平

四对中年夫妻,一场所走就走的短途旅行,构成黄元芳的小说《仰望星空》的主体框架,小说通过普通中年男女对待生活异同态度的展示,表达作者对人到中年如何抵抗平凡、庸常生活的思考。

文中的四个主要男性,勋哥、雄哥、斌哥和建军是高中时同寝室的好友,多年来各自奔忙,最近两年,当大家年过半百,开始重新取得联系,频繁聚会怀旧。小说从一开始便勾勒出中年人普遍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普通的、平凡的生活,对现实逐渐麻木。表现中年生活庸常的小说有很多,《仰望星空》的精妙之处在于,全篇无一字提及中年人工作、生活中的具象化的重复性动作,而生活的麻木、空虚,笔下人物试图挣脱这份庸常的不同形式却潜隐在字里行间,等待着读者的阅读解码。

先来看小说中的男性对待生活庸常的方式。小说开篇写道,四位男性经常在聚会上喝得烂醉如泥,可见通过刺激味蕾这一身体欲望,唤起对麻木生活的感知,是作者所欲展现的第一种抵抗方式。紧接着,作者将“打麻将”设置为四位男性的标志性动作,短途旅行的第一天,勋哥、雄哥、斌哥和建军从中午到晚上一直以“打麻将”这一单一行

为出现于文本叙事中,而在现实生活中,打麻将本身就是一种最简单的消磨时间的娱乐方式。

相比较而言,女性角色的抵抗方式更为多元:青凌在工作上坚守一线,生活中喜欢喝茶、看书,享受独处;李莉注重身形塑造,每天花四个小时健身;张燕燕热衷于拍照和发朋友圈,还特别在意朋友圈的点赞评论数量,即使是他人敷衍式的捧场,她也觉得心满意足。

那么,究竟怎样的抵抗方式,是作者想通过小说推崇的呢?答案在于对青凌这一人物的解读,因为青凌是小说的主要叙述焦点,作者以青凌的所见所感推动情节发展。

小说文本中,露营当晚到次日这一时间段,以青凌为主要视角的叙述占用了较大篇幅:一开始,青凌被露营地嘈杂的噪音折磨得难以入睡,由此发现斌哥平日里的鼾声其实很微弱,对丈夫的感情由嫌弃变成了愧疚;由于露营地住宿条件实在艰苦,青凌和斌哥索性起了个大早,高原早间的寒冷让夫妻俩紧紧贴在一起,青凌担忧斌哥没得到足够的休息,影响开车,斌哥宽慰她,让她安心在车上补充睡眠,年过半百的夫妻再次找回相互依靠、相濡以沫的悸动。晚上回到

家，青凌感慨星空抬头可见，何须找寻。

青凌的感慨正是作者所欲表达的：星空从来是同一片星空，真正变化的是我们仰望星空时的心境，一如人到中年对待生活应当采取的态度。我们无数次想要挣脱在日复一日的循环往复中早已麻木、无感的生活，想要通过逃离既定生活环境，或是放大感官欲望来抵抗这种无所寄托的庸常状态，但事实上，平凡和普通本就是生活的真实面貌。与其翻山越岭寻找“星空”，不如在看透生活本质之后，珍惜这份现世安稳，以对美好的期待来填补生活中无意义的消磨。

黄元芳的创作有着鲜明的女性意识，女性立场的坚持使她有机会质疑例如“两张桌子”的聚会，通过贬损他人以抬高自身，由此消磨无聊，甚至失意的中年生活等司空见惯的现象，她将这些观察编织进小说，予以讽刺和解构。不论是代表作《蓝颜知己》，还是新作《仰望星空》，黄元芳向来以女性经验叙事，有别于重结构、重事件、重人物性格

塑造以及重情节戏剧性的经典小说创作规范，她的创作更接近于“散文化小说”，即通过零碎的经验，情感的蔓延铺叙成文。

“散文化小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有诸多经典案例，例如废名的《桥》，萧红的《呼兰河传》，沈从文的《长河》等，这些经典著作除了散文化的结构外，还具有诗化的语言，象征性的意境等审美特征。若是黄元芳能在日后的创作中更加注重材料的取舍，意境的营造，小说的艺术性将得到更大的提升。此外，散文化小说的“散文化”只是结构上不同于具有某种“程式化”意味的经典小说创作准则，故事整体的逻辑性，小说各部分所要承担的叙事功能，它们之间的主次详略仍是作者在谋篇布局时需要精心设计的。仅通过片段情绪叠加建构的散文化叙事，容易模糊小说和散文之间的文体边界，导致小说叙事上详略不明，蔓生无用枝节。

期待以黄元芳为代表的本土女性作者写出更加圆融的作品。

友 谊

李为民

那还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我和朱柏龙，赵野考上了省外贸学校，同住在一个寝室里。我和朱柏龙是皖南县城人，赵野家住在省城的省委大院里，刚开始赵野有点看不起朱柏龙，缘由有点复杂，他对我还行，因为我比较随和，人也比较单纯。

赵野开始对朱柏龙产生兴趣，是因为朱柏龙谈了个女朋友，她叫冯洁，也是我们皖南县城的人。

我记得赵野第一次见到冯洁时，眼睛一亮，当时朱柏龙正睡在我上铺，疲惫地睁开眼睛看到她的女朋友来了，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话了，因为朱柏龙有失眠症，白天也昏沉沉的。

赵野很机灵，立刻掏出两张电影票，把我拉到寝室外，神秘地笑笑，怎么样，你和朱柏龙想不想看《红高粱》？

我点点头，当然了，可我有点犹豫，不过朱柏龙昨晚一夜没合眼，我得陪他去医院。

赵野有点惋惜，这可是省委小礼堂里放映的，浪费了好可惜呢，我俩正私下商量，冯洁大大方方地走到我们跟前，我听到你们俩说什么了，要不我代替朱柏龙看电影吧，她向赵野做了自我介绍。

我在一边也没有什么话可讲，因为我对冯洁也不了解，冯洁告诉我和赵野，她是个中学教师。赵野盯着她，她长得温柔端庄，

不是很漂亮，冯洁望着赵野时，眼神也很温柔。

那天我们三个人还真的看了一场电影，我成了十足的电灯泡，因为赵野和冯洁不停地聊天，让我心烦意乱，有几句话我听清楚了，冯洁告诉赵野，他很爱朱柏龙，举个例子，每次送他到省城上学乘火车时，火车喘着粗气往北边慢慢爬行，她跟在后面跑，迎风流泪。她这一趟来省城，打算和朱柏龙商量马上毕业后把结婚证给领了。

我们三人出了电影院，我看到赵野的表情有些沮丧，但他对冯洁依然态度热情，先前我们吃了晚饭，又领着冯洁去了学校的招待所，给她安排了住宿，赵野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借故离开了，我告诉他俩我得陪朱柏龙去医院看中医，做针灸，治疗失眠症，这个理由很充分，他们也没留我，不过我真的是陪朱柏龙去学校边的安医附属医院。

我忍不住把今天看电影的事情都告诉了朱柏龙，后来我有点后悔，我觉得我这个人的确太单纯，朱柏龙听了我的叙述，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也很平静。

因为都是老乡，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感觉冯洁不错，你家也住在海军干休所，门当户对，我的意思赶紧把结婚证领了算了。

朱柏龙摇摇头，可我是个病人哪，我天天要吃安眠药，医生提醒我不适合马上结婚。

为什么呢？

朱柏龙告诉了我一些往事，他父母原籍是北方人，参加过辽沈战役，全国胜利后，一家人搬到了北京，本来父亲被派遣去国外当参赞，因为母亲不识字，当时外交部有规定，家属必须得有小学文化，后来父亲向组织申请，就去了浙江组建东海舰队。

母亲常年操持家务，又不适应江浙一带的潮湿闷热的气候，得了哮喘病，一直默默地忍着病痛的折磨，终于累倒病逝了。朱柏龙一直不能接受母亲病故的事实，心里有疙瘩，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服用安眠药，一直到现在上外贸学校。

这和你恋爱结婚有什么关系呢？有了自己的家庭，你就有了温暖，好事啊，也许就能睡安稳觉了，我有点疑惑不解地望着他。

我觉得婚姻不可靠，家庭也不可靠，所以想和她分手。

我当时有些不理解，可又不知如何劝慰他，因为年龄比他小，又没有谈过恋爱，我只好无奈地摇摇头，说错过了就没有机会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觉得赵野蛮喜欢冯洁呢。

朱柏龙依然没有吭声，在医院的病床上，他满头扎了银针，开始点拨我，以后和赵野少来往，他有点看不惯赵野，主要原因是他有点干部子弟的傲慢架子。

我有些讨好地说，你不也是高干家庭嘛？朱柏龙摇摇头，为民，咱俩是兄弟，我对前途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望，冯洁家里有人在美国，想让我和她一起去美国留学，我真的不想去。

为什么呢？我疑惑不解地问。没有为什么，朱柏龙沉吟片刻，可能还是我这个失眠症造成的，植物神经紊乱，这么多年过来了，看了不少医生，又吃了不少药，还是不见好，所以我就觉得情绪低落。

那个年代，我还没有意识到，人还能得抑郁症这样的心理毛病，我只好安慰他，以

后我陪他锻炼跑步，我又查了书，大脑分泌多巴胺，生物钟平衡就能睡好觉了。

朱柏龙苦笑地摇摇头。

我再也没有料到，第二天清晨，赵野扶着冯洁进了寝室，其他同学望着都有些目瞪口呆，目光齐刷刷地盯住朱柏龙，朱柏龙却真诚地拍了一下赵野的肩膀，赵老弟，谢谢你照顾冯洁，我这个人不喜欢玩，有机会你带她去省城逛逛。

赵野的表情刚开始有些尴尬，我能看得出他的表情有些心虚，但他很聪明，很快岔开话题，老兄，真不好意思，昨天我们看完电影回来，在学校招待所的路灯坏了，你女朋友冯洁崴了脚，我刚带她去了校医室，不过没关系，就是软组织有点受伤。

冯洁一瘸一拐地坐到朱柏龙的铺位上，朱柏龙小心翼翼地捧起冯洁的脚踝，冯洁赤裸的脚背，从晶莹剔透的斜面上，肿得露出颇大一块，淡紫色，血管深紫。

我和寝室其他的同学识趣地走出门，好让他俩单独待一会儿。

不料朱柏龙却拉住赵野的胳膊，认真地盯着他说，老弟，你别走了，我有话跟你讲。

赵野愣怔了一下，点点头，善解人意地给冯洁倒了一杯开水。

我和寝室的几个同学躲在门外，至于里面他们说了什么都没听清楚，过了不久，朱柏龙把我喊进寝室，让我陪着赵野又扶着冯洁送她去学校招待所。路上我看到冯洁眼圈有点红，赵野不愧是见惯风浪的小伙子，面色平静，但眼神里流露出一丝亮光。

我也不好多问什么。

从招待所出来，赵野拍了下我的肩膀，小老弟，今后朱柏龙，你，我就是兄弟了，我们不分你我。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地望着他。

赵野嘿嘿一声，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以后再告诉你，这样我先走了，有一单外贸业务，我得去一趟进出口公司。

回到寝室，我只看到朱柏龙撬开赵野的衣柜，拿出一罐进口奶粉的铁罐子，舀了两勺奶粉，奶香飘满了整个寝室，医生告诉他，喝奶粉有助于睡眠。

我小心翼翼地问，你和冯洁怎么样了？

朱柏龙打了个喷嚏，埋头稀里哗啦喝得正带劲，听我这么一问他，含糊不清地说，没怎么样，我要和她分手，她不干，还哭鼻子，赵野也劝我们两个人好，我没吭声，事情就僵住了。

话讲到那个份上，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劝朱柏龙现实一点，他和冯洁的年龄都不小了，又是老乡，至于其它什么深层次的理由，我也分析不透。

朱柏龙喝完奶粉，显得很满足，抹了一下嘴角，跟我掏了心窝子，他不想干外贸，他想考电影学院，他喜欢文学，他觉得只有在艺术作品里面，他的神经才能够放松下来，才能感受到快乐。

这是什么理由呢？我挠挠头，可又不好问他。

朱柏龙露出久违的微笑，肩并肩和我坐在一起，为民，以后你别给我操心了，我虽然看不起赵野，但他能帮我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我刨根问底，朱柏龙叹了口气，你这个小老乡啊，还是太单纯了。朱柏龙沉默了一会又问我，赵野是不是向你提过今后咱们三个人是兄弟呢？

我不假思索地点点头。

朱柏龙的情绪似乎有点低落，他只说了一句话，赵野的老家和冯洁家都是丹东的，你了解冯洁吗？

我摇摇头，朱柏龙叹了一口气，其实我们都是大院子弟，我觉得赵野比我更适合冯洁。

过了一周，我在寝室的传达室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赵野打来的，他告诉我他在哈尔滨，正在谈一个机械设备进口的事情，让我有空多陪陪冯洁。我一听脑袋嗡嗡作响，

我大声嚷，冯洁是你的女朋友还是朱柏龙的女朋友呢？

电话的那一端，赵野哈哈大笑，为民，我告诉过你，我们三个人都是兄弟，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

废话，我心惊肉跳地又喊了一声，老兄，你不是个善茬儿。

赵野和蔼地说，回来再跟你解释吧，兄弟，冯洁的脚好了，今天晚上你陪她去体育馆看演唱会去吧。

朱柏龙呢？我吼了一声。

他去上海办出国签证去了，电话挂断了。

他不是不愿出国吗？我又理不清头绪了。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寝室，一抬头，冯洁浑身冒着热气，身背黄色挎包，端庄大方地走进寝室，眼神四下打量，发现朱柏龙的铺位上是空的，被褥凌乱得像一座座小岛屿。

她也不和我说话，端着脸盆把寝室里面所有的脏衣服都拿到水房里去洗了，洗完衣服，又将赵野和朱柏龙的床铺收拾了一番，内衣内裤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床铺上，她面色潮红，似乎有一种成就感，她问我，你准备好了吗？我点点头，要不要和朱柏龙打一声招呼呢？我有些心虚。

她拉着我什么话也不说，直奔体育馆，我没料到在检票口，她居然买了一瓶啤酒，她给我的解释，今天是一场摇滚演唱会，要高兴一点儿。

果然体育馆里人山人海，崔健身穿军装，裤脚一高一低，背着一把吉他，跳上舞台，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摇滚乐轰然响起，他扯开嗓子，轰出歌词，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你问我要去向何方，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台下顿时炸开，掀起雷霆般的掌声与吼声，观众情绪像山洪一般爆发，高声大吼，牛逼！牛逼！我注意到冯洁仰脸大口灌着啤酒，热泪盈眶，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在扭

动，我有些恍惚，忽然大喊，你为什么要拉我来呢？

她砰地一下扔掉啤酒瓶，满脸泪痕，对着我吼，朱柏龙喜欢我，可他不愿意和我结婚，他说吃安眠药，我们以后就没有下一代了。我也大吼，他胡扯！

冯洁依然满脸泪痕，我希望朱柏龙就像那个歌星一样，释放自己，活出自我来。

演唱会结束后，我搀扶着冯洁回到学校招待所，路上她醉醺醺地被我架着，我俩歪歪扭扭地往绿化带楼道和路灯的方向走，冯洁忽然站定了，认真地盯着我说，其实我不是什么好孩子。我没在意，我以为她醉了，我敷衍她，其实我们都是好孩子。

冯洁屁股一歪，一下子坐在马路牙子上，喘着粗气对我说，我喜欢朱柏龙，可我不能跟他结婚，这次我来试探他，没料到他是聪明人，这下我放心了。

我也一屁股坐到她身边，有些疑惑地问，为什么呢？

冯洁似乎清醒了，手指了指太阳穴，朱柏龙的父母都是战斗英雄，受过伤，解放后虽然条件好了，可他老爷子的脑袋里还有块弹片，一直取不出来，伤到了中枢神经，医院给老人用了许多药，幸亏二老有了朱柏龙，可朱柏龙的身体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些遗传他的父亲，神经系统也有毛病。冯洁忽然抹了一下眼睛，她的情绪好像有些激动，其实我不是一个高尚的孩子。

我俩最终歪歪扭扭地爬上了招待所的二楼，内走廊空无一人，可我看见一个瘦弱熟悉的身影，站在一个散发灯光的门口前，冯洁揪了一把我的胳膊，你回家吧。

朱柏龙也和蔼亲切地对我说，辛苦了，小老乡，你回去吧。

冯洁用钥匙拧开门，转过身平静地补充了一句，朱柏龙，你俩都回家吧，她吧嗒一声关紧了门。

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可朱柏龙像

什么事都没发生似地搂着我的肩膀往楼下走，路上我一字不漏地把和冯洁看演唱会的事情告诉了他。

朱柏龙站在路灯下，露出憨厚的笑容，如果有一天，我们不再寻找爱情，只是心里去爱，那该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呢，我和冯洁现在就是最好的结果，她年龄也不小了，也等了我很久，我不能耽误她了，赵野是个好兄弟，只是有点痞里痞气，心地善良。朱柏龙意味深长地望了我一眼。

我什么也没说。

快放假了，朱柏龙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拿到了签证，还认识了一个上海小姑娘，他准备和她一起去旧金山留学。

我问，你是不是想躲避冯洁呢？我在电话里告诉朱柏龙，冯洁已经回老家了，临走给你买了一盒音乐磁带，是你喜欢听的那首歌《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她让我转交给你。

朱柏龙在电话里连声说谢谢，还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在电话里骂了他一句，你真是一个不识好歹的家伙，也不送送人家。

朱柏龙语气软了下来，为民，其实啊，一个人思念到极致那就只剩下沉默了，以后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了。沉默了片刻他挂断了电话，我立马又给赵野挂了个电话，他那时已经有大哥大了，他声音洪亮，语气清晰，告诉我，冯洁帮了他一个忙，毕业实习一个课题他完成了，别人写的都是论文，而他实实在在地从省机械进出口公司进口了一条制药生产线，不仅熟悉了解了外贸航空和水运的外贸业务运输流程，关键是拓展了视野，为今后到国外外贸派驻机构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这一点必须要感谢冯洁。

我问为什么呢？

赵野从容不迫地说，他家里有亲戚在一机部，给他弄到了进口设备的配额，所以签订了一份大合同，当时的省经贸委还通过外贸学校表扬了赵野。

我没吭声，思忖了半天，还是没忍住，我问他，你和冯洁怎么样了？

赵野在电话里精神抖擞地说，还能怎么样呢，我们快结婚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从外贸学校毕业后，分到海事局，有一回出差去了旧金山的伯克利，找到了朱柏龙，他在那儿成了终身教授，研究的课题是比较文学，他带我逛了旧金山，还去了一个叫“城市之光”的书店，买了一盒音乐磁带，我一看磁带的封面，立刻明白了，接过磁带点点头，我一定交给冯洁，她都快当奶奶了。

朱柏龙坐在轮椅里，饶有兴趣地望着我，微笑地问，她和赵野还好吧？我点点头，和你一样幸福，冯洁退休后，没事开始学中医，她老伴赵野的三高还挺严重的，另外腿得了脉管炎，肾脏也不好，也坐轮椅了。

朱柏龙满头银发，低沉而又伤感地笑了一声，沉吟片刻，忽然问我，咱们三个兄弟好像从毕业到现在都没有在一起聚一聚，甚至没有留过影，太遗憾了。

我点点头。

回到老家，我直奔弋矶山医院的住院部，在病房里，肾透析机发出嗡嗡的声音，赵野躺在病床上，面色苍白，我打开手机给了他看了朱柏龙的照片，朱柏龙坐在轮椅里面带微笑，我又向赵野解释，朱柏龙的失眠症康复了，得益于他爱人是个护士，两年前，朱柏龙做了一次直肠癌的手术，恢复得还行，得益于儿子和女婿，两人都在耶鲁医学院工作。

冯洁站在我身边，一声不吭，我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磁带递给她，因为没有录音机，我就在手机上放了那首歌，冯洁皱着眉头，摆摆手让我关掉手机，我看到她眼眶里好像流出了几滴泪珠。

赵野似乎没有注意到身边老伴的表情，依然感慨地说，我这大半辈子应该感谢朱柏龙，给我送来了一个田螺姑娘，要不然我早

就见上帝了。

我明白赵野话里的意思，从外贸学校毕业后，赵野一直在进出口公司，从业务员干到总经理，因为应酬太多，落下一身病，不得不提前退休，拿以前赚的钱，送给医院治疗费，夫妻俩唯一的儿子，还有点弱智，每年还得花十几万，去一家理疗医院做治疗，这些年多亏冯洁家里家外忙得团团转。

冯洁有些急促地把我拉出病房外，指着病房里的赵野，苦着脸说，这个老家伙太倔强，还想到云南去，和以前的合作伙伴做期货生意，我怎么也拦不住。

我爱人是医院的护士，我慢条斯理地说，不着急，我让我爱人帮他找几个医生再会诊一下。

冯洁松了一口气，脸颊潮红，手里抚摸着那盒音乐磁带，低声地问我，为民，你能联系上朱柏龙吗？

我半开玩笑地说，当然了，你俩是不是还想重续前缘？

冯洁给了我一巴掌，你怎么也老不正经了呢？我和一个老中医学了一个偏方，专门治疗直肠癌的，你找个机会把偏方给他，冯洁将手里的那盒磁带揣进口袋里。

一个护士又进了病房，手里端着什么仪器，我便问冯洁，老赵应该好多了吧？

冯洁脸色沉了下来，双手抱着胳膊，他的血红蛋白还很低，另外，前几年用药太多，肝肾功能很差，只能用一些平和的药，但治疗效果不明显，身体已经开始浮肿了。

我强作镇定地说，慢性病，这都没什么，不着急，慢慢来。

冯洁轻叹口气，可我们经济条件跟不上啊，老赵这个人在位子上的时候，有那么多的资源和条件，他就是那么耿直，我当初就让他给我们的儿子想想办法，弄个好差事，可他一直不答应，我都不好意思说孩子现在在干什么。

病房里的赵野听到门外我俩说话的声音

音，喊了一嗓子，为民，咱俩好久没见，你得陪我喝一杯。

本来我以为赵野是和我开玩笑的，不过那天我们真的在中江塔边一家僻静的小土菜馆喝了一顿酒。

赵野端起酒杯，连干了三杯老地瓜，我拦住他，有些惊讶，老兄，你老底子还在啊，酒量还这么厉害。

赵野放下酒杯，有些感慨地说，人哪，其实就是这么回事，我不怕死，就是觉得对不起冯洁，年轻的时候在外面呼风唤雨的，没料到我把家庭经营的一团糟。

他肩膀忽然抖动了一下，好像有些激动。

我意识到赵野的伤感，一定缘自于没有生出一个有出息能干的儿子。

我端起酒杯也连干了三杯，我说，以前的事情都翻篇了，我们过好眼前的生活就可以了。

赵野凑近我，语气有些诡异，他指着土菜馆窗外中江塔边的一片苹果树林，目光像生了锈的钉子死死盯住树林，轻声说，为民，我有件事要求你办一下。

我脑袋有点晕乎乎的，随口问，说吧，只要不找我借钱，什么都可以。

赵野嘿嘿笑了一声，我这个人没什么出息，做老总时，别人巴结我，都被我拒之门外，其中有一个承包商，现在可能去南方混世界去了，曾经在一次饭局上告诉我，在那片苹果树林里右边的树下面，他埋了一个铁箱子，里面装了十根金条，我帮助他进口了设备，那是他的感谢，另外他还有个亲戚认识我，都是朋友，不会出问题的，至于埋在树林里，考虑到廉政的风险，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冯洁知道吗？我不露声色地问。

赵野摇摇头，端起酒杯，你就权当听一个小故事吧，他一仰脖子，又干了一杯酒，哪一天我不在了，你找个机会去那里看看吧。

你帮过那个承包商什么忙吗？

他摇摇头，正常手续，好多年过去了，我只记得那天喝酒的人很多，一片嘈杂，也许那个人喝醉了，胡言乱语。

如果我现在去苹果树林里，你不会反对吧？我盯住赵野，你心虚了，而且你没有向组织报备，你的确需要这些金条，对吧。

赵野感慨了一声，为民，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家境是这样，你也看到了，我只是觉得做为一个男人没有承担家庭的责任，我有愧于冯洁。对了，我还对不起老同学朱柏龙。

我心里有些感动，但没有表露在面孔上，老兄，你也不容易，其实你谁都对不起，只是我们这代人活得比较累。

我仰起脸干了一杯酒。

赵野摆摆手，在感情这个问题上，我做的有些下作。当年冯洁来学校准备和朱柏龙商量结婚的事情，还记得我帮冯洁去招待所这件事吗？

我点点头。

冯洁真是个单纯的女孩子，身上居然带了户口本、身份证还有单位出的开结婚证的介绍信，我私下把她的户口本和结婚介绍信藏起来了，这事放到现在，虽然不足为奇，可我总觉得对不起朱柏龙，所以这些年我一直没有联系他。

我嘿嘿笑了一声，老兄啊，你真老了，怀旧了，其实我们都是好人。从土菜馆里走出来，我扶着赵野缓缓地爬上青弋江大坝，望着不远处的中江塔和苹果树林，我开玩笑地说，老兄啊，都这把年纪了，你还是个有故事的人呢。

天暗沉下来，风也猛了一些，几只信鸽围着中江塔发出尖厉的呼啸声。

可能喝了一些酒，赵野的面色有些苍白，额头冒出虚汗，他艰难地扶住我的肩膀，神情有些凝重，为民，我跟你说的这些事情，从来没告诉过冯洁和其他任何人，在我心里放了几十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

抬起头望着我，呼吸有些急促，额头上黄豆大的汗珠不停地滚落下来，我有些慌乱，连忙架起他的胳膊，今天真对不起，要不我给我爱人打个电话，咱们再去医院。

赵野又住进了医院病房，每天发低烧，又引发了其他并发症，我是听我爱人告诉我的。那阵子我一直在单位出差，等回到家，我刚准备去医院，被我爱人拦住了，我有些蹊跷，我问我爱人为什么不让我去医院？

我爱人面色轻松地说，你老同学已经住进了老干部单间，用的药和透析仪都是进口最高级的，所有的检查指标基本正常。

我挠了挠头，忽然心里一沉，我不好说什么，但我更觉得有必要去医院病房看一看。踏进病房的门槛，果然里面的陈设富丽堂皇，四季如春，有会客间和洗手间，有绿色植物，有空气净化剂，床边堆满了探望送来的鲜花和营养品，两个小护士职业地站在旁边，其中一个很认真地低头削苹果。我一下子好像明白了什么。冯洁满面春风，招呼我坐在沙发里，我腿一软，靠在沙发上，盯着赵野。他面色潮红，看样子输了血浆，见到我主动打了招呼，还招呼我坐在他床边。他向冯洁使了个眼色，冯洁领着两个小护士出了病房的门。

他凑近我，面带微笑，为民，看不出来你这个家伙胆子也够肥的啊，你去了苹果园吗？我坚定地摇摇头，我正要问你呢，你告诉冯洁了？还是其他什么人？真把那金条取出来啦？还真有这么一回事吗？

我一连串的提问，弄得赵野张开嘴连连摇头，脸色阴沉下来，他喃喃自语，奇怪啊，除了你这个老兄弟，谁也不知道，而且我是把这件事当故事告诉你的。天上真的掉馅饼了吗？

话音刚落，冯洁拿着一个削好的苹果走进来递给我，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出来，我有话要问你，我跟着她走出病房，她口气有些严厉，朱柏龙送给你那盒磁带是怎么

回事？

我咬了一口苹果，不假思索地回应她，他送给我的，让我转交给你，临上飞机的时候还叮嘱我一定要交到你手里。

冯洁沉吟片刻，盯着我一字一顿地说，那盒磁带里有一张中国银行国际信用卡，上面还写了密码，里面有二十万美金，还有一张字条，上面写了几句话，大概意思是：冯洁，老赵身体不好，你要多照顾他，找时间我回国来看望你们。

我嘴里塞满了苹果，一句话没说，瞪大了眼睛望着她，我含糊不清地嘟囔了几句，那意思是，这是好事，同学的情谊还在。

可冯洁擂了我一拳，我们家老头子一直追问我，钱从哪来的，他甚至还怀疑我和朱柏龙联系上了，又胡言乱语，质问我是不是去了一个什么苹果园。你说我现在怎么办？

我干干净净地把一个苹果咽到肚子里，清了一下嗓子，冯洁，磁带里的银行卡，还有什么苹果园，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老同学，老朋友，我对天发誓，我没有这个能力资助你们，只有一个理由能说明，当年赵野说过的那句话，我们三个人是兄弟，情谊无价，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吗？你有什么放不下的呢，现在朱柏龙发达了，等他以后回来，我们在一起聚一聚，就这么简单。

冯洁眉头微蹙，叹了口气，哪有个完呢，刚才住院部又给了我一个诊断书，赵野的肺部又发现了一个5毫米的结节，部位靠近左心室，很危险，可能马上就要转院，我的呆儿子已经在联系车子了，要转院，搞不好要去上海的肿瘤医院。

我浑身的肌肉又开始绷紧了，赵野知道吗？

冯洁摇摇头，我是这么想的，这么多年没有和朱柏龙联系，当年是我拒绝了他，又迅速地和赵野走到一起，我心里有一点愧疚。所以你得帮我打个电话给朱柏龙，表达我们夫妻俩的谢意。钱以后还。最后一句话

苍白无力。

我轻松地说，这没问题。话音刚落，一个光头年青人，喷着酒气走近我俩面前，目光还有些凶悍，看眉眼长得有些像赵野，他开口就骂，老娘，我老爸讲了，你好像有钱，你得分给我一点，不然我什么都不干了。他忽然坐在地上，就地打了个滚。把值班室的医生和护士都吓了一跳，找来了几个保安，弄了半天，好像是给那个光头喂了几片药，那个年青人耷拉着脑袋，被抬进急诊观察室里的病床上去了。

冯洁的眼圈又红了，干枯的嘴唇嚅动了一下，为民，你看看，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难道我的命就这么不好吗？我安慰她，不着急，我马上给朱柏龙打电话，可是有个问题，朱柏龙会不会以为我们还需要他经济上的帮助呢？

冯洁连连摇头，怎么会呢，我只是想告诉他，老赵的日子不多了，你们几个是同学，如果有条件回来一下，老赵自从搬到这个高级病房里面，整天念叨朱柏龙，唉声叹气，老是嘟囔一句话，他这一辈子如果有机会就想见一下朱柏龙，他觉得对不起他。我问为什么对不起他，他还凶我，然后就要吸氧，所以我不敢招惹他。

第二天我就给朱柏龙打了国际长途，我把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告诉了他，他在电话那端沉吟了片刻，语气和蔼地问我，冯洁现在学中医了吗？那个偏方管用吗？好吧，我最近一直贫血，要不我就回来一趟。

挂断电话，我立刻去了医院的高干病房，刚走到高干楼前，迎面一辆金杯面包车挡住了我，车门刷着“丧事一条龙”的广告，驾驶室里跳下了冯洁的儿子光头，我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试探地问了一句，小阿弟，你爸叫赵野吧？

他目光有些呆滞，望着我半天说了一句话，我爸死了。冯洁从车上跳下来，甩了儿子一巴掌，向我解释，赵野准备转院，人已

经休克了，医院的几辆120急救车已经出诊了，要等，好在她儿子一直在龙华殡仪馆的“丧事一条龙”帮忙，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

我立刻明白了，金杯面包车左拐右拐很快驶进了弋矶山医院，一切忙完以后，天已经漆黑，我望着冯洁疲惫的脸，她好像有种深深的挫败，乏力和无助感，但有些事情还是绕不开，我告诉她，朱柏龙过些日子就回来，但他给我提了个条件。

冯洁目光浑浊，站在重症室的门边，苦笑地说，别说一个条件，一万个条件她都答应。

我告诉冯洁，十几年前，他有一个亲戚，是做机械设备进口生意的，曾经找过赵野，赵野按正常程序和流程帮了他一个忙，给他省了几十万美元的运输成本和费用。那个年代，拿一点提成和回扣是名正言顺的，可是赵野拒绝了，然后他的亲戚就在老家中江塔的附近埋了几根金条表达谢意。现在他的亲戚破产了，想找回那些金条，如果方便的话，请冯洁帮忙。

冯洁疲惫地点点头，眼睛不安地望着重症室门口的红绿灯，这时赵野的儿子走了过来，满脸的不在乎，还一本正经地说，老娘，你把身份证，户口本交给我，还有死亡证明，这些东西火葬场烧人时都要用得到。说完他点了一根香烟，悠哉地吸了几口。

冯洁一屁股坐在地上，你老爸到底在哪里？光头强摇摇头，车上躺了两个人，一个是死的，还有一个是他老爸，我不知道哪一个被送到重症室里来了。

这简直太荒唐了，我弄了一辆车，带上冯洁，往殡仪馆里赶，漫起的夜色里霓虹闪烁，像星光一样流淌，夜空呈宝蓝和粉红的颜色。冯洁不停地流泪，我只好安慰她。好在赶到的及时，殡仪馆的负责人早就在门口迎候了我们，一番折腾，赵野终于住进了重症室。

两个月后，赵野能够拄拐杖下地了，朱

柏龙坐着轮椅回到老家，就在中江塔附近的宾馆租了一个包间，我们三个老家伙终于聚到了一起。

有时候，在我和冯洁的帮忙下，几个人颤颤巍巍地爬上青弋江大埂，去看晚霞，看远洋轮，看木帆船。

赵野拄着拐杖对朱柏龙说，如果我不娶了冯洁，你现在的生活会怎么样呢？

朱柏龙微笑地摇摇头，那我就是个废人了，当年我找了一个上海女护士，她父亲还是个医学专家，不光治好了我的失眠症，还让我有了一个好的前途和归宿，所以我对不起冯洁。

冯洁皱起眉头，那我对不起你俩谁呢？赵野感叹一声，应该是我对不起你俩，所有的故事我都告诉了为民，他微笑地瞥了我一眼，我推着赵野的轮椅说，翻篇吧，我掏出手机，放了那首《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手机的歌曲旋律悠扬，我们几个人都沉默着，然后我说，让我们的友谊长存吧。

话音刚落，冯洁的儿子光头强气喘吁吁地爬上青弋江大埂，跑到我们几个老人面

前，满头大汗语气结巴地告诉我们，刚才派出所在苹果园里挖到了一只生锈的铁箱子，里面有几块黄颜色的石头，派出所的人要找老爸询问一些事情。我为了保护老爸，趁他们不注意，夺过了那几块黄石头，扔进了青弋江里面。说完了，光头强咧开嘴嘿嘿地笑着，嘴角涎出的口水流下来了。

冯洁开口说，赵野抢救过来，又提到苹果园的事情，我觉得蹊跷，就到派出所备了案。

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坐在轮椅里的朱柏龙终于开口了，说给赵野看病的钱是他借他舅老爷的，他舅老爷很敬佩赵野，所以借钱干脆。当年苹果园里的确埋了金条，他舅老爷之所以这么干，一方面存点私房钱，还有如果赵野真拿了金条，以后他会纠缠他，没曾想赵野是个干净的人。

冯洁忽然流淌下眼泪，朱柏龙，钱我们怎么还你呢？

朱柏龙坐在轮椅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还是为民说的对，钱财都是身外之物，就让我们的友谊长存吧。

责任编辑 召唤

短歌行

美桦

冤家

如果用针尖对麦芒来形容二老爹老两口，那就显得太小家子气了。

老两口真正是铜锅遇上铁扫帚，吵了一辈子，打了一辈子。老两口谁也不让谁，谁也不服谁，很多时候不满足拌几句嘴，得真刀真枪地打，再加上惊天动地的怒吼，营造出愤怒的超强效果。

从过门儿第3天，他们一言不和，就打了起来。

以后越发不好收拾，吵嘴打架成了家常便饭。别家是男人欺负婆娘，这家倒好，二奶奶身材高大，粗脚大手，脾气暴烈，不是省油的灯，两句话不对路，一个耳刮子就会扇过去。二老爹更是火暴脾气，很多时候话不投机，钵钵大的拳头早杵上前去了。

好在夫妻打架不记仇，虽然打架的时候心里恨得牙痒痒的，过了该干啥还得干啥。

有了孩子，为芝麻绿豆大的事，打得更厉害。

儿女成家应该不吵了吧，照样吵嘴打架。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眼里容不得沙子的火暴子性格，不是说改就改得了的。这不，升格当爷爷奶奶了，吵着吵着，还是要

动动手脚才解气。

三个女儿出嫁，两个儿子把媳妇娶进家门，老两口的赡养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两个儿子很快达成了共识，一家负担一个，把他们接过去单独养老送终。单开门另开户，少些争吵，让耳朵得些清静。

不得不说，这是个绝妙的好主意。老两口分开和儿子在一起，少了面对面的交流，吵嘴打架的机率就少了很多。

不过，这样的平静并没有维持多久。老两口儿受了儿媳妇的委屈，心里面有啥不痛快，堵在门口，不问青红皂白吼上一句，骂上一阵，心里就舒坦多了。

毕竟上了年岁，老胳膊老腿，也不想再比划了。少了肢体上的冲突，那破锣般的嚎横和咒骂，犹如一把卷了口的钝刀，横一下竖一下，经常把静寂的山谷切割得体无完肤。

虽然不在一口锅里舀饭吃，毕竟就在坎上坎下，门挨着门。每天吃过早饭，帮忙收拾完家务，该下地的下地，该上工的上工，老两口就会前后出门，坐在自家的草垛前，老汉抽旱烟，老婆子纳鞋，用短暂的安宁营造出农家特有的温馨。

毕竟不是哑巴，总得有人开腔。三句话不对路，怼过去，再反击回来，几个回合就会对方疮疤撕得血淋淋的。经过一番撕咬，

把憋着的气发泄出来，心里一通泰，全身就舒爽了。当然，更多的时候，一个不服一个，生起气来，屁股一拍，鼻子一哼，扔下几句狠话，把另外一个晾在大门外。

几只不知不觉深浅的麻雀，偏着脑袋，用叽叽喳喳的叫声，来表达它们的好奇。天地间那道难得的宁静，在如酥的阳光下，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

日子就象一本老旧的黄历，一页一页慢慢翻过。

这天，二老爹吃过饭，就会蹲在门前的石坎上，就着暖融融的太阳，有一口没一没地抽着旱烟。老汉发现了一重大问题，和他斗了一辈子的老伴，这两天居然没有出门。

没有人和他伴嘴，老汉觉得浑身不自在。

乘着这难得的清静，家里那只土狗，枕着他的鞋，放心地闭着眼睛，睡得正香。只有老汉心里恶恶地骂道，叫过正要上学的孙子：

“你奶奶，这几天哪去了？”

孩子一脸的茫然：“在家里。”

“干啥？”

“躺在床上的，没起来。”

“这几天，吃饭没有？”

“没有吃，天天睡起的。”

死了好，这个老杂毛！老汉磕去旱烟斗里的烟灰，恶狠狠地啐了一口痰。

大儿子下地回来，老汉门神一样堵在儿子面前，那柄短粗的黄铜烟杆直指儿子脑门：“你妈几天没吃饭，就这样算了？”

儿子咂咂嘴，没好气地说：“我们本来要送他上医院的，她不去！你知道老人家那鬼脾气，我有啥法？”

“没办法？不去就算了？这事还能由她使性子？！”

老汉瞪着眼睛里全是火辣辣的问号，从嘴里飞溅出咄咄逼人的声音，震得屋檐上的瓦瑟瑟发抖。

儿子不敢回嘴，就有了短暂的沉默。倒是那条不明就理的狗，瞅瞅这个，看看那

个，感觉气氛不对，识相地低着头，擦着他们的腿溜走了。

“我给你说，那是你妈！要是就这样把她放死在床上，天王地老子都饶不过你！”

老汉鼻子里哼一声，算是暂时划了个句号。老汉偏着头看看天，背着双手，气呼呼的走了。

这天下午，儿子打120，叫来了救护车。儿子一家劝的劝，说的说，把二奶奶塞上了救护车。

老汉没有上前帮忙，看着救护车呜哇呜哇一路远去的背影，紧锁着的眉头渐渐舒缓开来。

一个月以后，二奶奶回来了。

二奶奶身子弱，不敢到屋外晒太阳，她拿出两袋面包，一包给孙子，另一包让他拿去给二老爹。孙子临出门，又让奶奶叫回来，道：“你给那老杂毛说，吃东西自己要有数，尝个味就行了，小心吃多了不消化……”

三天后，二奶奶出现在门前草垛上。

天蓝得醉人，阳光依旧暖融融的。风柔柔的，有几分调皮，有几分暧昧。几只胆大的小鸟，扑棱棱从树梢飞下来，偏着脑袋在地上觅食，间或用叽叽喳喳的欢叫，招呼着远处的同伴。

不知道是谁说了句什么话，两人声音一下高起来，气呼呼的争吵声，打破了山谷的宁静。

那条正在阳光下打盹的狗一下惊醒过来，张着嘴狂吠了两声，以壮声势。看看两个老人，土狗实在搞不清应该帮谁的忙，无可奈何地爬下去。土狗慢慢闭上眼睛，偶尔抖动一下耳朵，掸掸飞到脑袋上捣蛋的苍蝇，不耐烦再管老两口的闲事。

买牛

三叔把牛牵回寨子的那个下午，当头就挨了一闷棒。

挥舞着那根大棒的人是他的岳父。三叔是倒插门女婿。俗话说得好：招姑爷，要把戏，三年不分家，是个憨女婿！意思是倒插门女婿靠不住，把媳妇哄到手早晚是要翻脸的。三叔却不是这样，他应了这句话的后半截，憨实得如同木讷的榆树疙瘩。

“你瞧瞧，你瞧瞧！”

岳父唾沫横飞，用手摸着那头瘦骨嶙峋的牛。老汉那张油光光的脸，在太阳下沟壑纵横，咕咕咕的笑声如鬼哭一般，一半是幸灾乐祸，一半是恨铁不成钢。老汉摇着白了的头，伸出食指在天空中一阵乱戳，从唾沫星子中突围出来的话如锥子般锋利：“这种的骗局，几年以前，人家玩腻了，你小子还会上套。猪脑壳，猪脑壳啊！”

岳父说得不错。还在十多年前，寨子里的赵跛脚就买回这样一头牛。那牛看上去骨架高大，毛光水滑，连牙口都没有长齐。可是，才牵到山上放了几天，那畜牲就露了马脚：害瘟的牛到了山上，高傲得很，成天扬着脑壳到处瞎逛，偶尔还要扭扭捏捏哼几声小调，半天不会下嘴啃一口草。两天过去，那身滑溜溜的皮毛就变得疙疙瘩瘩。赵跛脚把牛撵回去仔细一看，暗暗叫苦：这头倒霉的畜牲，身上的毛让人用刷子仔细刷过，在靠近牛腿的地方，梳子的齿痕还依稀可见。用手往它身上一摸，手上全是油，难怪前两天看上去毛色鲜亮，光滑润泽。最可气的是，它嘴里那几颗稀疏的牙，也让人用钳子拔掉了。那畜牲嘴已经溃烂，它除了低声哀鸣外，哪里吃得下草料？

花了钱，请了这样一尊病恹恹的祖宗，自然成了寨子里嘲笑的对象。

赵跛脚吃了亏，赶紧采取补救措施，买了两把上好的梳子，花了一碗清油，又把那头畜牲仔细装扮了一番，就往集镇上赶。无奈乡下人嘴臭，一夜工夫，就添油加醋把这件稀奇事传遍了十里八乡。赵跛脚连着赶了几场，人累瘦了一大圈，那牛还是卖不出去。

病怏怏的牛一天比一天羸弱，赵跛脚在闲言碎语中，忍痛蚀了一大笔钱，卖给城里开餐馆的烩了汤锅。

如今三叔买回这头牛，和传说中那条牛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有了这样一个烫手的山芋，三叔的脸色自然不好看。三婶呢，只顾着抽噎，一汪眼泪没忍住，扑簌簌地砸下来，溅起一地的烟尘。

岳父瑟缩着身子，硬梆梆地扔过来一句话：“还愣着干啥，赶紧丢呀！”

没有人敢搭腔，满世界都是老汉凝重的呼吸。老汉那句话，几近咆哮，生铁般冷硬，却不容质疑。眼下，只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杀了，卖到城里烩汤锅。其二，再牵到街上卖。

那时已是入冬以后，呜呜的风又冷又硬，犹如一记记鞭子，抽得门前那几棵落光了叶的树瑟瑟发抖。家里那只黄狗出来干吠了几声，也不愿意凑这样的热闹，夹着尾巴偷偷溜回屋里。听到外面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那只老猫赶紧爬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探探爪子，耸耸肩膀，看看实在是帮不上什么忙，又在火坑边打起了呼噜。

很多年以前，老汉还没成为三叔岳父前，老是喜欢横披一件衣服，说话的时候一手叉在腰上，让后面的衣襟高高地耸起，另一只手伸出来，时而拳头时而巴掌，再不济也要伸出几根手指在空中霍霍飞舞。就像电影里那些英雄人物一样，看上去就不是一般的威武了。无情的岁月，把老汉那头青丝蹉跎成白发，挺直的脊背日趋佝偻，威武的棱角也渐渐磨平。很多时候，老人就会眨巴着那双浑浊的眼睛，用沉默来彰显自己的稳重。

不得不说，当倒插门女婿的三叔还是很厚道的。老人上了年纪，胃口越来越差，脾气越来越古怪，动辄为芝麻绿豆大的事发脾气，而且不依不饶。吵过几次架，三叔一直让着忍着。斗争的结果，老两口儿单独立

灶，自己开起了小灶，烩也罢蒸也罢煮也罢，任由老两口的性子。至于田里地里，从不勉强，去也罢，不去也罢，全凭老两口高兴。当然，对于老人的唠叨，甚至是毫无理由的指责，三叔也学会了左耳进右耳出，从来不会因此发生正面的摩擦。这一切，让寨子里那些经常被子女顶撞得涕泪横流的老头老太太羡慕不已，在背后骂两个老不死的不识相。

老汉发一阵飙，奈何没有人搭理，只好响亮地喷着鼻子折回了屋。过了一会儿，老汉回去提了半桶清油过来，重重地放在三叔面前。老汉什么话也没有说，那张阴沉的脸注满了铅，一声声凝重的鼻息，就像暮气沉沉的鼓声，在门前并不宽敞的坝子里擂过来擂过去，让人心烦意乱。

第二天吃过早饭，三叔犹犹豫豫，牵着那头精心打扮过的牛出了门。为了这头抬丧的牛，三叔显然一夜没有睡好，看上去比那头毛光水滑的畜牲憔悴得多。

吼了一夜的风歇了下来。厚厚的云散得差不多了，薄薄的彩霞把天空装扮得绚丽无比。三婶把家里的碗筷收拾干净，正准备下地扯些猪食回来，三叔已经把牛牵回来了。还不等三婶开口，三叔就闷声闷气地说话了：

“我左想右想，自己上了当，何苦还要让别人上当呢？”

三婶嘴唇动了动，见男人一脸的倦容，也就忍了。

三叔没有把牛赶上山，舀了大半桶苞谷面倒到猪食锅里，煮成精料喂牛。“我用手摸了它的嘴，牙还在，说明牛不老哩……”

三婶没有吱声，男人决定的事，她一般不会反对。岳父却不是这样，听说三步把牛牵回来，气得把手里的碗都摔了，啧啧地骂：

“你还当祖宗，敬在神龛上了！”

岳汉说得没错。三叔真把这头牛当成了宝贝，白天吃草，晚上把剩下的猪食，半桶半桶的倒给它。不仅是这样，每天三叔还专

门去地埂上扯些嫩草给牛吃。那头牛渐渐长了膘，毛发变得光滑，眼里也渐渐有了柔情，经常在他去喂食的时候，伸出湿漉漉的舌头，添他汗津津的手。

没想到来年开春以后，这头牛发情配上了种，后来生下了一个小牛犊。岳父听说这事儿，到他们家转了几圈，背着手笑咪咪地走了。

寨子里有人说：“当初，要是逼着他把牛卖掉就亏大了！”

老汉不开腔，隔了半晌，才说：“你懂个锤子！你晓得啥子叫激将法？老子要不逼他，龟儿的有今天？”

吝嗇鬼

喜庚的吝嗇，在寨子里是出了名的。

喜庚和黄牛水牛骡马牲口打了半辈子交道，除了咒骂那些畜牲外，一句多余话都不愿说。就连出门干活，上桌吃饭，端杯喝酒，添锤打架，永远只用一个字来表达：

甩——！

短短一个字，配上他的表情手势，再加上当时的环境氛围，所有该表达的意思都显露无遗。

喜庚的吝嗇，还跟他另一个习惯有关。吃完饭，喜庚总喜欢倒上半碗素汤，哗啦哗啦，把碗涮净了喝下去，连半颗油星子也不会拉下。一说起喜庚，周围的人都会骂他：

那个龟儿的，屙尿都要用棕滤过，生怕把金子漏掉了！

大集体的时候，喜庚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专门负责队上的那几十头牛。可是，喜庚不甘心困死在牛圈房里，经常偷偷摸摸干些投机倒把的勾当。喜庚把东边集镇上的鸡仔背到西边集镇上，再把西边集镇上的猪娃转运到南边市场，钱没有赚到几个，却被抓了几次现行，让他斯文扫地。喜庚挨过几场批斗，没有伤筋动骨，但也付出了相应的代

价，头发被揪掉了好几撮，逢人更是轻易不肯说半句话。

喜庚一身的坏名声，在土地下户后却派上了用场。喜庚专做贩牛生意，在乡下低价买了牛，再贩到成都、昆明等城市当菜牛，从中赚些辛苦钱。

按里说，喜庚踏踏实实做小本生意，不召谁不惹谁，偏偏就有人对喜庚冷眼相对。

对喜庚愤愤不平的人，都是他熟悉的乡邻。说穿了，是因为眼热他腰包里那几个钱。

修房子要钱，娃娃读书要钱，老人生病住院要钱。地球人都知道，狗日的喜庚贩牛赚了不少票子，都编着各种动听的理由，期望把喜庚的钱借出来。

喜庚呢，不管别人的话说得多么动听，那只手把腰包捂得紧紧的，轻易不会答应借出去一分半文。喜庚不仅背上了一个老吝啬的名号，家里的鸡，狗，猫会莫名地死掉，屋顶上的瓦也经常在夜里被从天而降的石头砸出一些窟窿。

喜庚倒也大度，从来不会去追问这些事情的根由，专心去做他的贩牛生意。

喜庚把钱捏得紧，只有喜庚自己知道，那几个钱来得实在不容易。

一旦出远门，喜庚就会带着他的哑巴侄子，身上背着四五十斤东西：一半是牛的饲料，一半是自己的口粮。到了傍晚，牛困人乏，在稀疏的夕阳下，还得用谦卑为这一天的辛劳划上句号。借人家的院子把牛关好，借人家的锅灶生火做饭，还得买些干草料让那些畜牲打发夜里漫长的光阴。

风餐露宿，饱一顿饿一顿不说，要是遇上价格波动，老本都会蚀一大截进去。

这两年就是这样，成都的行情不好，喜庚就专往昆明跑。

这一天，他们过了元谋，在一个叫打狗凹的村子歇脚。村头有一户人家，空屋子多，院子也宽敞，正好用来关牛。遗憾的是，男人去缅甸做生意，三年多了还没有音

信。屋里就一个女人，供养着呆痴痴的婆婆，带着两个不懂事的娃娃。里里外外靠女人那双手，苦涩的日子里让孤寂塞得满满的。

“又来了咯！”

喜庚赶着牛才出现在门口，女人脸上就飞出一片红晕，一口细碎的白牙呢哝出吟吟的笑意，眼睛里满是灵动的光。

喜庚没有应声，用浓重的鼻音打着招呼。

女人手脚麻利，帮着哑巴把牛关进院子，飞快到地里拨了两棵菜，扯了两个瓜，就在厨房里帮着生火做饭。

喜庚成了闲人，坐在院子里叭嗒叭嗒抽着旱烟。傍晚的太阳很温柔，淡淡的霞光把远山烧得红红的，清凉的夜风撩拨着喜庚的神经，痒痒的，麻麻的，让他感到特别的舒爽。

女人把热腾腾的饭菜摆在桌上，东边山凹上的明月已经高高地升了起来。

“饿了吧！”

“嗯！”

“吃得惯不？”

“嗯。”

“赶了一天的路，多吃点！”

“嗯。”

月影沙啦啦地细细地筛落在院子外面的树林里，小虫子的吟唱犹如一只酥麻麻的小手，挠得朦胧的夜色昏昏欲睡。

女人收拾好碗筷，打发两个孩子睡下，烧好一锅洗脚水，走的时候犹犹豫豫丢下一句话：

“那边，门没关……”

女人的声音很小，一下就被屋外小虫子密密实实的欢叫给吞没了。喜庚没有说话，嗓子里好象有无数条蜈蚣在爬，背上也出了一层细汗，胸脯像安了一台风箱，胯下有了硬硬的冲动。半个多月在外面晃，喜庚眼睛里火苗噌噌的直往外窜。

走的那晚，家里的媳妇极尽缠绵，到现在还能嗅到淡淡的体香。他明白媳妇的用

意，担心他在外面打野食。

喜庚叭嗒叭嗒抽着旱烟。哑巴自己到小楼上睡了，空阔的厢房里就留下了喜庚。清清的夜风，唧唧的小虫，以及那扇虚掩的门，撩拨着喜庚兴奋的神经。喜庚长叹一口气，使劲做了两下干咽的动作，犹如吞下一堆欲望。喜庚老是觉得床硌得身子疼，劳累了一天，就是睡不着。

半夜，起了风。几声闷雷过后，门响了，女人飘然而至。

“好怕！”

女人欲言又止，眼里满是哀怨。三年了，男人一直没回来，地里的收成不好，日子过得艰难。

喜庚翻衣起床，趿上了鞋。

“你干啥？”女人的声音很软，温热的鼻息直往他脖子里灌。

“我，给牛添把料！”

喜庚知道留在屋里的后果。喜庚拿了草料放在牛圈里，蹲在牛圈门口，就着牛津津有味的反刍声，有一口无一口地抽着旱烟。

喜庚回到屋里，没有了女人的身影，只有女人弥散在夜空中的幽香。

几声鸡啼，把黑沉沉的夜幕扯开了一条缝。

走的时候，喜庚把一匝钞票压在饭桌上，嘟哝着骂了一句粗话。

喜庚气鼓鼓的，不知道在生谁的气。

心病

那辆漂亮的小汽车一转出寨子，喜旺就闷着头收拾东西。

喜旺心里憋着气，闹出的动静就很大。乒乒乓乓，要的东西和不要的东西，都让他胡乱甩了一地。

婶娘实在看不下去，才轻轻噫了一声，就让喜旺把她后面的话给顶了回去。喜旺额上的青筋条条绽起，每一颗字都掷地有声，

裹挟着浓浓的火药味：“妈，我的事儿不要你管！”

婶娘咬着嘴唇，嘴角动了几下，那口气还没叹出来，眼泪先无声地流下来了。

儿大不由娘，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喜旺才三岁，他爹就去世了。为了不让这个没爹的孩子少受欺负，婶娘含辛茹苦，没有再嫁，把他一把尿一把屎拖养到这么大。为这个孩子，婶娘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流了多少泪，连她自己也不清楚。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儿子脾气越来越扭，一天天变成了如今的白眼狼。

当初就应该狠下心把他送给别人，或许还少了这块心病。

婶娘冒出这种想法是有道理的。喜旺五岁那年，也是这样的时节，两个城里人来到了寨子。他们穿戴整齐，神色安详，满脸的笑容。他们到这偏僻的寨子，就是为喜旺而来。

已经说好了，让他们把喜旺抱走。山那边的小伙比婶娘小一岁，正等着娶她回去做新娘。

为这事，婶娘就一夜没睡着。娘家的人陪着婶娘，絮絮叨叨说了一夜的话。当然说的都是两个成年人的好。比如，他们有文化，涵养好，收入稳定。最为重要的是，这对夫妇不会生育，喜旺跟着这两个人，糠箩跳进米箩里，日子舒坦，前景光明，形势一片大好。

这些道理，连榆木疙瘩都知道。

自从男人死了以后，婶娘的心就死了。孩子跟她也罢，跟外人也罢，关键是得为娃娃着想。这个死地方，上冬去连喝水都成困难。上学得去乡中心校，娃娃要走两个来小时。很多娃娃吃不下这个苦，早早就辍学回家继承父业。要是在城里，读书用不着操心，以后要是考上大学，再娶上一个城里的媳妇，就是祖坟上冒青烟了。打起灯笼也找不到的好事儿，还有啥犹豫的呢？

可是，就在两个中年人把喜旺牵走的那一刻。婶娘疯了一样扑过去，把喜旺紧紧的搂在怀里，眼泪哗哗直流，抽搐着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婶娘就像一匹齧着牙齿的母狼，眼里眨着凶光。

对于这场意外的变故，两个中年人脸色自然不好看。做介绍的面子上也过不去，只好做了一个折衷。寨子里有一家兄弟五个，正愁吃了上顿没下顿，就让他们领了一个走。

两个城里人，还是蛮厚道的。自从把寨子里的这个拖着长鼻涕，名叫屎桶的娃娃领走以后，每年过春节都会带着孩子到乡下走一走。两个城里人的举动，寨子里很多人都说他们不醒事。想想也是，他们年年回来，想没想过人家父母的感受，想没想过其他人的感受？那活脱脱的就是显摆，在戳别人的眼睛啊！

那个叫屎桶的娃娃，名字土得掉渣，但进了城，大鼻脓不淌了，人也变干净精神。屎桶学习成绩出奇的好，矮子爬楼梯般读小学，上初中上高中，一路小跑跨入了大学校门。屎桶不晓得踩了啥狗屎运，大学毕业，就被一家国企老总的女儿看中，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生意越做越大。

每年，屎桶依然会到寨子里走一走。有人就会悄悄对喜旺说：你看，那应该不是你呀！

喜旺笑了笑，他知道这样的话是当不得真的。

又过了几年，屎桶在城里修了一大片房，把他的父母也接进城去了。

寨子里的人在羡慕之余，又有人对喜旺开玩笑：别看那龟儿的牛皮哄哄的，那房子本来是该你娘俩的哩！

喜旺听了，只是木地笑笑，很大度的样子。

婶娘在岁月的漂洗下，身子一天比一天单薄。一场大病，让婶娘在鬼门关徘徊了好一阵。虽然捡回一条命，并不富裕的家庭却

雪上加霜，一夜返贫，背上了沉重的外债。喜旺跑了乡上跑县上，急得满嘴的燎泡：不是说有新农合吗？怎么会连癌症都报不了帐？

政策写得清清楚楚，白底黑字，癌症也是分了种类的，有十几种癌症没有在规定报销的范围内。

喜旺心里那个气呀，打落了牙齿只能往肚子里咽。

有病殃殃的老娘在，喜旺不好出去打工，只能在那几块土地上下蛮力。日子过得煎熬，喜旺年龄一天比一天大，还是个单身汉。再这样熬下去，这辈子就真的完了。喜旺知道现实的残酷，寨子里的小姑娘，十五六岁就许了人家，哪家会把黄花闺女，嫁给他这种又老又丑的穷光蛋？

“你去吧，你去吧！”每到看到儿子摇头叹气，做母亲的就劝喜旺别担心自己，放心出去打工。

“有恁么撇脱，我去了你咋办？”

喜旺闷声闷气地说，低着头忙他的去了。儿子表情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在干活的时候，把家什弄得震天响，偶尔会把家里的牛羊撵得鸡飞狗跳。

婶娘油尽灯枯，安详地到了另一个世界。喜旺在她棺材前号啕大哭，直至哭得昏死过去。

在场的人都很动容：一个大男人，难得有象喜旺这样，对母亲有这么真挚的感情。

不过，这种哭法会伤身体的，若干的人过来劝慰他。

大家越劝，喜旺哭得越伤心。哭着哭着，喜旺断断续续说了一句：“老娘啊，当初你为啥不让我去呢？你要是放我去，你儿子哪里会落到这一步？”

喜旺脸色铁青，嘴角抽搐着。喜旺那双鼓鼓的小眼睛里，泪光闪烁，泛着冷冷的光。

责任编辑 召唤

锦绣黄桃

戚泽民

①

上次吵架不就是因为自己在一旁多说了两句，劝他不要和王浩阳争虎子的十亩山地，这都半个多月过去了，他应该不会再为此事而耿耿于怀了吧。张葱蜷在被窝背对着李磊，心里默默地想着。

李磊关掉床头灯躺了下来，从后背紧紧抱住张葱，爱人温暖的身体让他暂且忘掉了入户走访一天的疲惫。但今天有一点不对劲的地方还是在李磊心头闪过，平时不爱管闲事的张葱，为什么最近开始过问起村里的事情？

夜已深，李磊难以入寐，他知道今晚是自己的冷淡，负了张葱如花的热情，全都是因为那个王浩阳！为了自己家具厂扩建的事，上午居然又找到虎子家，真担心杨红替虎子做了主，为了点钱含糊的把地给卖了！

驻圣龙山村扶贫快两年，李磊最揪心不过的，就是虎子的小姨杨红。

一年上头没少和她磨嘴皮子，但李磊处处也体谅着杨红：虎子爹妈是近亲结婚，虎子打小就有轻微的智障还患有羊癫疯，在虎子十一岁的时候，虎子爹在南方打工跟外地女人跑了，虎子妈想不开喝农药寻了短见。是杨红接管了这个可怜的姨侄儿，十五年间

带虎子四处看病、给虎子洗衣做饭、伺候吃伺候穿，一直养大到现在二十六岁，杨红相当于又多操了一份养儿子的心，为了虎子的健康和温饱，家里的负担重了，开支大了，使得杨红变得越来越爱算计，变得分利俱争……

为了给杨红打好预防针，不要被王浩阳给的一点眼前小利给哄住，第二天天刚亮李磊就来到了杨红家。还没走进家门，就听见陈鹏又在的向杨红要钱。

“妈，今天丽梅过生日，我要去城里陪她看电影，你给我三百块钱！”

“看个电影要三百块？”

“老妈你真不体贴，难道你让丽梅饿着肚子去看电影吗？我们不得先吃个饭，看电影也不能干巴巴的看，不得买点爆米花饮料啥的！”

“你把家里的板栗抓一把！”

“得了吧，人家丽梅才不稀罕。”

陈鹏拽过杨红手里还没舍得给他的三百块钱，推门而去，跑过门口的时候，把李磊撞了个趔趄，差点倒地。

“臭小子，看着点路……”

李磊刚站直身子，陈鹏已经跑不见了踪影。之前听说陈鹏又新交了一个女朋友，看来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唉，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李磊心里一声长叹。

“你咋又来了呢?”

“杨婶，虎子的地可千万不能卖了啊！那可是他娘生前留给他的。”

“不争气的东西，你别跟我提她，为了一个臭男人，连自己的娃都不要了！”

“那你也不能卖地，山里人没了地，怎么能行？虎子又不是不能下地干活，地你们先种着，也能多挣份口粮不是？”

“一点地能挣几个钱？我这身子骨一年不如一年，那点地早就想卖了，累死累活做了大半辈子，我可不想到时候像你爹一样累死在山坡上！”

杨红故意拿出这样的话来怼李磊，无疑揭了他的伤疤。

李磊一想到自己的父亲李大山就心生愧疚：十二年前，父亲刚供自己上完大学，就因为劳累过度诱发心脏病死在了山坡上，劳苦的父亲是靠着三十亩山地，种桃树，种板栗，才把自己送出山里上大学。养儿为防老，自己还没有尽到一天孝心，父亲就离开了人世！李磊记得十分清楚，父亲生前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咱们山里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只要一双手肯干！就不会饿死！”

“李书记，我这个人说话不好听，要是哪天得罪你了，那可真是不好意思！”杨红又说道。

“杨婶，要是怕被你得罪，我就不会上你家门，我知道王浩阳又过来找你了，你别听信他的，他拿虎子的地扩厂就是不干正事！地你们一定要留着！”李磊又劝道。

“李书记，你可能不了解我，我杨红谁也不听信，我就听信我自己的！我要下地干活了，你走的时候把大门儿带上！”杨红顺手拿起锄头，走出家门冷冷的说道。

帮杨红关好了大门儿，李磊坐在路边的石墩上，耷拉着脑袋。

他想起自己当初回到圣龙山村，工作刚开展半年，通过几次接触，发现这个杨红虽然看起来刁钻，实则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

人，当年杨红的老公嘲笑她说，就凭她身上的一点穷本事养活不了虎子！可十几年过去，杨红捡破烂、做小工，用一滴滴血和汗证明了她可以！

现在自己到底该怎样劝，她才听得进呢？李磊一大早心情就沉了下来。

②

陈鹏跟贺丽梅在城里看完电影分开后，已经是晚上，正好赶上了邻居郑强的顺风车。因为想见见他的女儿晴晴，陈鹏顺道儿去了郑强家。

晴晴这个小家伙，长长的睫毛下有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特别好看，陈鹏对她喜爱有加，老早就幻想着，要是娶了贺丽梅做老婆，一定要生一个像晴晴一样可爱的孩子。

“晴晴，快过来看看叔叔给你买了什么礼物？”陈鹏蹲下身子从衣兜里掏出了一个芭比娃娃，招起手喊着晴晴。

刚过完三岁的晴晴发现有人在逗她，就迈着小脚步，径直扑向陈鹏，接过芭比娃娃，倒在陈鹏怀里一阵雀跃。

“看看，屋前屋后，晴晴就爱和你玩，你可要常来！晴晴，忘了爸爸平时怎么教你的吗？快谢谢叔叔！”郑强看着晴晴高兴得合不拢嘴，在一旁说道。

“谢谢叔叔。”萌萌的小奶音从晴晴撅起的嘴巴中溢出来。

接着郑强又问陈鹏：

“你跟贺丽梅，你们两个现在发展到哪一步了？她跟你好了没？”

“她说只要我给她买个新手机，就跟我好……”

陈鹏今天省出钱给晴晴买礼物，准确的说不是省，而是贺丽梅赴约来晚了，所以他们并没有在一起吃晚饭。拿着看电影剩下的钱，陈鹏找到一家玩具店，就想着给晴晴买个小礼物。

他觉得晴晴长得就像芭比娃娃一样秀气，不光如此，每当听到晴晴一声声叫郑强“爸爸，爸爸”，那个清脆的声音像早晨的雀儿叫，动听得咧。

看着晴晴一天天长大，想到自己快三十岁了还没讨上老婆，陈鹏心里很是不快：都怪家里多了个傻子，多了一张吃饭的嘴，弄得一个上门说亲的都没有！

③

一日天气晴好，王浩阳在办公室坐不住，就跑进山里转悠了一圈，站在山头儿一再观察，虎子的十亩山地距离顺风家具厂最近，旁边又有河流经过，用水、排水都方便，心想：新厂房要是在这儿建起来，一定能让父亲一手操办多年的厂子重焕生机。要不是那个招人烦的李磊，杨红早就被说通了，我王浩阳买别人的地关他屁事，老在中间插什么手，当个村书记有什么了不起！

一定得管管这个李磊！王浩阳在山头儿寻思了好一会儿，决定还是要再去趟城里，警告一下那个做事拖拉的副行长张国。

晚上下班回家的路上，张国捂着腮帮子，走进一家药店，买了一些降火药。

回到家，见女儿张葱正在客厅看电视，便对她问道：

“葱葱，上次去山里，我说的事，你跟李磊提了没有？”

“提了，他说不让我过问和插手山里的事儿！”

“王浩阳今天下午又跑到银行来找我了，为的还是买地的事，明天你手头的活儿，我会安排行里的小邓去做，你就回趟山里，再劝劝李磊，让他不要管这件事了！”

“爸，李磊他不同意杨红卖虎子的地给王浩阳扩厂，肯定另有打算，再说，我和李磊在一起这么多年，他的为人你也是了解的，他要是决定办什么事，是没有人能阻止他

的！”

“不要再多说了，我跟王浩阳他父亲是老战友老交情，现在他儿子有事找上门，我不能装作看不见。你听我的，再劝劝李磊就是。”

“要劝你自己劝，我才不当你的枪使！”

“葱葱，你……”

张国早想到会有这样一天：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闺女会为了她所爱的男人，和自己顶嘴，还不听自己的话，真是女大不中留，心里越来越没他这个爹了。

见女儿扭头而去，张国体内的火气瞬间涌了上来，冲得他喉干耳赤，槽牙疼。他连忙吃了两颗降火药，瘫软在沙发上不想动弹。

张国怎么也没想到老战友王林的儿子王浩阳，会这么不顾情面，今天居然跑到办公室扬言要挟，让自己竭力把李磊调回去，不然就把自己以前违规贷款给别人的事抖漏出来！

可他王浩阳也不想想，现在把李磊调回来，谈何容易，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李磊可是行里一把手选中并推荐去圣龙山村扶贫的，而且李磊这两年在扶贫工作上做出的成绩行里人都看在眼里：一户一册发展产业脱贫、教育脱贫、健康脱贫，把党交给的工作任务扎实地落到实处并已初见成效。脱贫攻坚是历史重任，现在在这个关键节点把他调回来，实在难办和不符合情理。

张国前想后想，又气愤又苦恼。估摸半天，就想到了闺女张葱，让她以李磊女朋友的角色充当他的说客，通过旁敲侧击，让李磊不在地的事上和王浩阳明里暗里较劲。

回到卧室的张葱，看着书桌上自己小时候和父亲的合影，慢慢冷静下来，她想起儿时父亲膝下撒泼打滚，要这要那，父亲都一一答应了，现在父亲岁数大了，难得向自己张回口，自己竟然还跟他吵嘴！一阵犹豫后，张葱带着一丝为难，决定明天还是请半天假去趟山里见见李磊。

近日，李磊的睡眠质量差到了极点，和平时一样，今天他睁眼到天亮，心里就反复想着一件事：

前两年，自己到临县学习种桃经验，还专门到省农业厅请教了相关的专家，为的就是要根据圣龙山脉一带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科学地找到最适合村里培育的桃品种。通过品种改良，去年自己试种的水蜜桃的品质相对以前有了很大的提升，也卖到了好价钱。省农业厅专家通过专业的土壤分析，发现虎子的十亩山地非常适合培育黄桃！靠着这些年攒下的经验，把山里的桃从优做精，自己是有信心培育出高品质黄桃。只要东西好就不愁卖，虎子的十亩山地要是长出了黄桃，虎子每年也就多了一份持续可观的收入。唉！这些想法都跟杨红说了那么多次了，为什么就得不到她的理解呢？

公鸡打鸣，天终于亮了。李磊按捺不住，但也不能随随便便私自做了虎子的主。于是便早早地把虎子、杨红、还有虎子的邻居郑强叫到了村办公室，就虎子的地该不该卖，协商一下看是否能达成一致意见。谁知杨红前脚刚踏进办公室门，陈鹏也跟着跑了进来。

“种桃来得慢，几年后才能见着收成，卖地来钱快！”杨红翘着脑袋，露出两个傲慢的鼻孔，第一个说道，她想着儿子老大不小了，早到了娶媳妇的年纪，自己要快点为儿子攒些老婆本。

“杨婶，种桃来钱慢我承认，但那都是前期，后面只要把桃种好了，每年都有收入，你要是把地卖了，就啥也没有了，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你去打听打听，去年我地里出了多少桃，卖了什么价。”李磊知道村里人其实都晓得去年他家的桃子挣了钱，他有意这样说，就是想看看杨红听了会做什么反应。

“挣再多，那是你的钱，我才不稀罕！”杨红说出这样的话，她自己都不信。她回想起去年李磊在地里卖完桃数钱的情景，那一张张崭新的票子在他手里被捋得哗啦啦响，到现在那声音还在耳边打转转。

杨红心底熟悉的酸意又泛了起来，她暗暗地叹了口气，恰好被李磊看在眼里。

“卖！为什么不卖！我们家伺候这傻子这么多年，早受够了，现在王总出高价要买地，那是老天见我家做好事开了眼！”陈鹏悠然地抽着烟说道。

早上刚起床，他就听杨红说要去村办公室见李磊，会有什么事呢？趁着上班的点还没到，他就跟了过去，一听说是卖地的事，他就兴奋了：傻子的十亩地要是卖了，老妈手里就有钱了！

“哎！陈鹏这个当老表的怎么说话的！”李磊看不惯陈鹏的德行，瞪了他一眼。

听儿子出口不逊，杨红没有做声。

“李书记，我说一句，是这样的，王总上次开会时给我们说，他去南方谈了一个大单子，现在扩厂也是为了扩大产能，产能上去了，我们员工的工资不就跟着上去了吗？我家里一家老小四张嘴都还指望着我呢，不光我，陈鹏刚谈了女朋友，也要花钱，东头儿的贾叔上次还给我说，等涨工资了要把老房子装修一下，给他老娘住。你是咱们村的书记，顺风家具厂是咱们村的企业，你应该支持……”

“郑强你也算顺风家具厂的老员工了吧，我跟你说，不是我不支持村里的企业，而是王浩阳做生意根本没有学到他爹的本领，看看你们近一年做的产品，把现在的质量和以前的质量比比，你心里还没有我清楚吗？质量跟不上，产能再高有什么用！王浩阳现在最该做的是要把品控搞好，重新拾起老客户的信任和认可，而不是买地扩厂，打肿脸充胖子！”

李磊直言不讳的指出了顺风家具厂的问

题所在，但郑强的一番话，他听得明白：村里确实有不少在顺风家具厂上班的乡亲，厂子发展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收入，这点不可忽视。

“杨婶，我心里怎么想的之前给你谈过多次，你也知道我的打算，之前咱们山里人，年年种桃赚少亏多，倒掉了那么多果子，看着不心疼吗？山里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就不信咱们拥有这么大一片好山好水会穷一辈子！就说前两年我带动村里头一批搞品种改良的，桃的质量不都上去了嘛，也买到了好价钱，这你也都看到了。种桃的经验咱有，我观察了黄桃市场在将来一定非常可观，地是咱们山里人的根，只要把脚下的地利用好，把咱们的桃子种好，以后虎子年年会有更多的收入，你的负担不也减轻一些？”李磊十分中肯的向杨红说道。

喘了口气又对陈鹏说：

“陈鹏，地的事你别跟着瞎起哄，谈朋友，要看准，可千万别再像以前一样总被别人骗！”

好像是李磊说的某句话触动了杨红，杨红耳根子忽然变软了，没好再和他争论什么。她抠着手指，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悄悄看了一眼李磊。

李磊发现杨红似乎在偷瞄自己的时候，转睛与其对视，两人对视的那一瞬，杨红有些不好意思，又急忙地瞅向别处，目光晃过墙壁、桌子椅子、郑强和虎子，一时找不到适合的落定点。

就在这微妙的刹那，李磊捕捉到了杨红的心思：她的观念尚未转变，但应该是听进了自己讲的话。李磊做好了心理准备，让杨红接受自己的观念，总得有一个过程。

5

散场刚走出来，李磊才发现张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门外。

“你们刚才在屋里说的我都听到了，早知道山里的事这么让人操心，当初就不回来了，你看看你都长白头发了！”张葱凑到李磊跟前，拔掉了他头顶一根白发，心疼地说道。

“大清早的，你怎么跑过来？今天不上班啦？”见到张葱，李磊舒心很多。

“我就是想见你，上次回城的时候，看你还闷闷不乐的，担心你！”张葱很温柔地说道。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山里人皮实很！这么早过来，你还没吃早饭吧，走，把虎子喊上，到我那后花园给你们做面条吃！”

说是后花园，其实是李磊在自家桃林边上搭起的一个小木屋，木屋不大却也通上了水电，基本的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这座小木屋是他纳凉休息的地方，也是他的清净之所，每当有什么事想不通，他就会来到这里坐坐转转。望着桃林对面那座巍峨无言的圣龙山，他学会了沉静。对他来说，圣龙山有一股说不清的力量，这股力量从小到大仿佛一直在召唤着他，尤其是在李大山死后，这种感觉就来得更加强烈！

“说吧，这么早过来，有啥事？”张葱能这么早来到山里，肯定是有事的，李磊刚捞起一碗面条就直接问了起来。

“嗯……”张葱还不知道怎么说，想想刚才在村办公室外面听到的，她实在不忍心再给李磊制造压力。因为她心里清楚李磊是不会同意把虎子的地卖给王浩阳的。况且她上次已经答应了李磊，不再过问村里的事。

“这可不像你的风格啊，说吧！什么事？”

“那我说了，你可别像上一次那样不高兴。”

“地的事？”

“嗯。”

“不是不让你管地上的事吗？你一个城里人过问这些干嘛！”

“我实话跟你说吧，你以为我想管啊，是我爸让我跟你说的，让你不要和王浩阳在地

的事上较劲。”

“张副行长？他怎么知道这事？”

“王浩阳去行里找过他，我爸说他以前和王浩阳的爸是老战友，熟人上门我爸可能也是不好推辞。”

“冤家路窄，这个王浩阳可真会找人啊！”

“是啊，看样子王浩阳是做了你的功课的，都找我爸那里去了，那你打算怎么办？”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他这个时候扩厂就是有病乱投医。再说，扩厂根本解决不了家具厂的实质问题，我得去找他爸谈谈，王林是个明白人！”

“你就不担心，他们父子俩穿一条裤子？你不是说，是王林当初身体生病不舒服，主动把厂子交给王浩阳打理，王林肯定是信任他儿子的！”张葱担忧地说道。

“信任归信任，村里人都知道，王浩阳这个人走到哪儿都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哪里是做生意的料！厂子里的事要么按部就班，要么得过且过，用着王林留下的关系人脉，不思创新，不注重品控，弄得最近退单越来越多，这样时间久了会出大问题的！王林可是个老生意精，他肯定不会由着王浩阳胡来！”李磊说着说着，语气就急了。

“这顺风家具厂的事，我看你怎么好像比王浩阳还着急？好啦，消消气，李大书记！”

“唉，顺风家具厂可是现在村里的唯一的企业，我当年上初中放寒暑假的时候还在里面做过临工，挣了点生活费……”

“行了不说这不相干的了，那杨红呢？她那边你怎么再跟她说，她一个见钱眼开的人。”

一提到杨红，李磊就头疼，他捂着脑袋说道：

“杨红这么多年也特别不容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她平时抠抠缩缩，其实都是为了她儿子和虎子，当年杨红把虎子接到家里，她老公心里是反对的，家里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还要给虎子治病，现在她儿子长大了又要操心娶儿媳的事，你说她能不见钱

眼开？但我想，凡事儿都有个轻重，卖地杨红得不到长久的利益，我觉得杨红应该想得清楚。”

“事缓则圆，别急，慢慢来！别人不支持你，我一定支持你！你心放宽一些，看你黑眼圈那么重，是不是好长时间没睡好了？”

“半年都没睡好觉，就是上次你到山里来，我才睡得舒服一点，看新闻上讲，全国好多扶贫干部都累出了病，有的甚至牺牲在岗位上，唉！大任降于斯，必先劳我筋骨，苦我心智啊！”李磊倾诉道。

“别胡思乱想！今天我不回城里了，留下来陪你，做你的小跟班儿，给咱们李大书记端端茶，做做饭！”张葱牵过李磊的手，满心疼心地安慰道。内心里，她坚信自己的男人会把这件事情处理好，所以就没有为地的事再劝李磊什么。

“虎子，你李磊哥做的面条好不好吃？”张葱问着坐在一旁的虎子。

“好吃！李磊哥做的面条好吃，嘿嘿！”虎子朴实地笑道，一双清澈的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线。

看虎子笑得天真开心，张葱的眉宇舒展了许多。早饭后，她站在半山坡迎着旭日东升，凭眺不远处耸入青天的圣龙山，那么高大雄奇又那么神秘苍翠，她好像一点一点地感知到李磊当初为什么会义无反顾地回到这里了。

⑥

几日过后，见杨红仍不动声色，王浩阳感觉有些不对头，他在厂房踱来踱去，越发心神不定：张国那边要是无能调不走李磊，就要靠陈鹏说通杨红了，陈鹏这小子平时大大咧咧死爱花钱，给他一点好处，他肯定愿意回家劝说杨红。回到厂里王浩阳便第一时间找到了陈鹏，并给他承诺，要是说通了杨红卖地，就给好处。陈鹏一听有好处拿，不

带丝毫犹豫，乐呵呵地答应了。

中午回到家里，他坐在杨红跟前，忙着给杨红又是捏腿，又是揉肩，瞬间变成了一个粘人精。

“妈，你不要听那个李磊再给你说什么了！那十亩地咱们不要了，平时看你下地干活那么累，我也心疼你身体，地卖了三万块钱就到手了！过段时间我给你娶个儿媳妇回来！”陈鹏一想到有钱拿，就开始讨好他的老妈。

“你要是真有本事呀，早就把媳妇娶回来了，天天忽悠你的老娘！”

“妈，我什么时候忽悠过你，之前那个不是没有缘分嘛，这个贺丽梅不一样，她是真心想和我在一起。”

“咱们家里什么情况，你给人家姑娘讲了没？要是人家姑娘不嫌弃，你可要好好珍惜人家！”

“知道了妈！追姑娘不是要花钱吗？隔壁的吴婶都抱孙子了，你不着急吗？你赶紧把地卖了吧！厂里的王总今天找到我，我把卖地要签的合同都带回来了，妈今天你就把字签了吧！”

看见儿子拿出合同的那一刻，杨红心里突然迟疑了。上次在村办公室李磊说的一番话，重重地抵在了她的心窝：山里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就不信咱们拥有这么大片好山好水会穷一辈子！

杨红猛然想起自己拼死拼活过的这大半辈子：只晓得在山里苦苦干活，任劳任怨、认命！身边可从来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出这样坚定有力的话来鼓舞自己！

现在这个李磊跟自己有点像，心里憋着股儿狠劲！自己在山地刨土刨了大半辈子，依旧过得穷酸，真是不甘！可好歹也活明白了：就是自己学的知识太少，只晓得闷着头种地，想到啥种啥，一点头绪都没有！明显读过大学的李磊，肚子里墨水多，他晓得怎么把桃种好，怎么把山里的地利用好。

可儿子娶媳妇也是大事啊！杨红还是拿不定注意，就对陈鹏说道：

“合同你全看了？没啥问题吧？”

“没问题！妈，你安心签字就是！”

“没问题就好，那你先把合同放柜子吧，我到时候签了给你。”

“妈，你现在倒是签啊，拖什么……”

7

遇事不能拖，一拖就容易拖出问题，李磊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他，地的事要尽快解决。

顺风家具厂出现的经营问题，是王浩阳缺乏管理造成的，现在已经影响到了在厂里上班的乡亲们的收入，这可是大事！再去找王浩阳说道，王浩阳肯定还是固执己见，听不得一句逆耳的话，还会说自己咸吃萝卜淡操心。

是时候去找王林说说此事了……

“王叔，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一直不都是这个样子，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李书记今天登门，有什么事？”

“哎哟，王叔您就直接叫我小李好啦，当年我放寒暑假在顺风家具厂打临工，您不都叫我小李的嘛，叫书记听着别扭！”

“呵呵，好啊，没有官架子，回村快两年了吧，你可要好好干，给你爹挣口气！”

“王叔教训的是，我当然要好好干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比浩阳还小一岁吧，你比他有出息呀！浩阳要是有你一半能干就是我的福气！”在心里，王林对王浩阳是恨铁不成钢的，但此时当着李磊这个外家姓的面儿，王林不想过多说自己儿子的不是。

“王叔您可别这么说，我知道王浩阳一直都挺孝顺您的，这点我还得学他呢。再说这人缺点也很多，既然您提到了王浩阳，那我就把最近的情况向您汇报汇报吧！”

“怎么了小李，你说。”

“王叔，王浩阳他要买地扩厂的事您知不知道？”

“什么！扩厂？他可从来没跟我提起这个事，我只知道厂子最近几个月退单多了些。”

“王叔，您听我说，王浩阳可能是一时没想明白，顺风家具厂在您手里经营了那么多年，一直做得顺风顺水，原因是您一直坚持过硬的品质来赢得客户的赞扬。这两年顺风家具厂做出的产品跟以前相比质量上差了很多，退单也多了，年前曹厂长因为产品上的事和王浩阳争了两句，结果王浩阳就把曹厂长给开了，曹厂长那么负责的一个人……”李磊早打听到，在王林掌管顺风家具厂时，对曹厂长是十分重用的。

“他把老曹开了？”王林打断了李磊，惊讶的同时也很气愤，但他压制住了气愤，以至于在外人面前不失态。

“确实开了，现在厂子管理也跟不上以前，不过王叔您不用太担心，我上个月私下找过曹厂长，只要王浩阳态度好一点，做事认真一点，曹厂长他还是愿意回来的。但是王浩阳现在老想着要扩厂来解决问题，是不是有点打肿脸充胖子？品质做不上来，扩厂有什么用呢？况且现在乡亲们的工资都快发不下来了，我知道您老对厂子有感情，对乡亲们也有感情，您在家里养身体，本不想打扰您……”

“小李，你说话别这么客气，事情要真如你所说的那样，我这两天会找他谈的！另外我郑重地给你说，顺风无论是现在还在将来，绝不会做亏待乡亲们的事！”王林用一种犀利的眼神看着李磊说道，他仿佛也在用这种眼神正告李磊：他虽然病了，老了，可是一点也不糊涂！

8

一定得说到做到，不能让丽梅失望。陈鹏想到上次和丽梅一起看电影时，答应给她

买新手机，心里现在就一阵阵着急：不就是签个字嘛，有这么难？真不知道老妈还在想什么！

陈鹏上午待在厂里晃荡了半天也没啥事，他早早离岗回家，在屋前连抽了两支烟，趁着杨红出门后跑进房里，把卖地的合同拿了出来，脑袋一热全然不顾，自己替杨红在卖地合同上签了字并按下手印！

中午饭都没吃，就急匆匆的带着合同跑去厂里找到了王浩阳。

“王老板，合同我带过来了，字我老妈都签好了，你看看！”

“可以呀你小子，很好！干得漂亮！”

“那王老板你之前说的，是不是该……”

“少不了你的，给！”

王浩阳接过合同，顺势掏出钱包拿了3000元现金“赏赐”给了陈鹏。陈鹏揣起钱，没再和王浩阳多说一句，转身离开就直接拨通了贺丽梅的电话：“喂，丽梅什么时候有时间呀？我……”

真不愧是杨红的亲儿子，跟她一样贪便宜！王浩阳这下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他收起合同立马就操办起扩厂的事来，首先给施工队打了电话，只过了一天，施工队的挖机、后八轮、铲车就轰隆隆地开进了圣龙山村，开到了虎子的十亩地旁。一大早村里的乡亲们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一个个都跑过来看热闹。

李磊刚在厨房放下碗筷，就听见村里狗吠不止，有大车的动静。为探究竟，他寻着声儿，就来到了山地。结果看见王浩阳正站在虎子的地头儿，指挥着挖机准备平整场地。

“王浩阳！你这是要干什么？”

他朝王浩阳大声吼道，而王浩阳却装作没听见，继续指挥着挖机应该从哪儿开始挖。

见此状，李磊快步跑到挖机铲斗下，呵斥挖机师傅停下。又对王浩阳说：

“王浩阳，虎子的地不能动！你现在扩厂有什么意义？厂里的退单越来越多，你还不

知道问题出在哪吗？”

“问题就出在你这个倒霉书记身上，我告诉你李磊，我今天做什么，你管不了！”王浩阳一把推开了李磊。

一旁的虎子看见他的李磊哥受欺负，恨得咬牙切齿，他捏紧了拳头，要为他的李磊哥打抱不平，于是怒火冲冲地跑上前去打了王浩阳一拳。

“嘿，你这个傻蛋还敢打我，他妈的！”王浩阳一脚把虎子踹倒在地里。

“王浩阳你疯了？他是虎子，你跟他计较什么！”李磊怒不可遏，同样推了王浩阳一把。

“李磊，今天我不跟你动手，以后我再找你算账！”说罢，王浩阳走到挖机旁，使唤挖机开挖。

虎子好像看懂了有人要挖他的地，他就爬到了挖机的履带前，连连说道：“不行，不行……”

说着说着，由于情绪过于激动，虎子的羊癫疯犯了，躺在地头儿嘴里吐起白沫子。

“挖机！楞着干嘛？快把这个傻蛋用铲斗挖开！倒霉玩意儿！”王浩阳瞅着犯病的虎子，一脸嫌弃。

见挖机举起铁臂有危险，李磊刚准备把虎子从地里抱起，剜完野菜路过的杨红见到这一幕，吓得直接扔掉了菜篮子，飞快地跑了过来。

“谁敢动我的虎子试试！老娘跟他拼命！”杨红把虎子紧紧搂在怀里。

可王浩阳仍然不依不饶：“杨红，合同上你都签字了，跑过来干嘛？”

“合同？什么合同？签什么字？”李磊连忙追问王浩阳。

“李书记，你别听他的，我什么字都没签！”杨红恶狠狠地瞪了王浩阳一眼。

“杨红你别想要赖，这白纸黑字可写得清清楚楚！”王浩阳从兜里掏合同，摊开在李磊眼前，李磊定睛一看，是杨红卖虎子十亩地

的合同，上面果真有杨红的签名和一个红手印。

气氛一时陷入紧张，王林闻讯开车赶了过来，一脚急刹，车子稳稳当当地停在了李磊和王浩阳跟前。

王林下车，还没待李磊和王浩阳做出反映，一下子夺走了王浩阳手里的合同，看都没看一眼，直接撕了个粉碎，一把扔在地上。

“爸，你这是干嘛？”

“我干嘛？我还想问问你到底要干嘛！最近武汉的徐总，长沙的林总，广州的胡总，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他们一个个都问我，为什么顺风家具厂的质量越做越差！我现在问问你，为什么越做越差？”

“爸，我……”

“你什么你，你就是做事不用心！前几天我才知道老曹被你赶走了，现在厂里的品控也不知道抓一抓，退单越来越多，你倒想着扩厂！”

“爸，我又谈了一大单生意……”

“质量不过关，你什么也别给我干！现在你赶紧把你叫的这些工程车给我撤了！”

王浩阳见自己正在养病的父亲虎威大作，就不敢再肆意妄为什么，只好忍气吞声一时屈服。

接着王林又对在场的乡亲们动情地说道：“我儿子王浩阳有做得不对的地方，大家多多包涵。顺风家具厂办到现在，离不开乡亲们的支持。我一直希望顺风家具厂越办越好，给在厂子上班的乡亲们带去更多的收入。其实啊，不光是我这样想，我旁边的李书记也是这样想的。李书记是个好人，城里好好的他不待，来到山里，为了什么？还不是想带着大家一起干出一番事业，带着大家一起脱贫致富把钱赚！以后李书记要是有什么好想法，就会多多和乡亲们沟通，我相信乡亲们一定会理解和支持的！大家说对不对？”

为了挽回儿子刚才丢失的颜面，王林心

里迅速组织了一套安抚加打气的话，以转移在场人的注意力，给儿子找台阶下。

“对，对，对……”在场的乡亲们被王林的一席话打动，情绪纷纷被带了起来。

“王老，那现在不扩厂了，效益还做得上去吗？我老婆怀上老二了，我还想多挣点奶粉钱呢！”郑强站了出来，问王林。

“小郑，这你不用担心，咱们的李书记已经替我把心操在了前面。他私下找了曹厂长谈话，我回去就让王浩阳给曹厂长道个歉。我想曹厂长还是会愿意回到顺风家具厂帮忙的。有曹厂长在，顺风的管理和品质一定会做好！”

“真的吗？”一听说曹厂长要回来，郑强打心眼里高兴，但不敢表现得太明显，他怕他现在的老板王浩阳看了不舒服。

“真的！我王林什么时候骗过乡亲们？好了，大伙都散了吧！”

姜还是老的辣，李磊对王林顿生钦佩。不亏是混迹商海多年，经历过的场合多，处理起事情果断，说起话来好听。

“李书记，厂子里的事让你费心了，别看我整天待在家里，其实你内心怎么想的，我都知道。你跟你爹一个样儿，对咱们的这片大山啊不服气！年轻人有冲劲儿，是正常的，但切记说话做事别冲动！”王林看着眼前高大的圣龙山，意味深长地对李磊说道。

见李磊刚才和自己的儿子差点动起手，这让王林对李磊这个后生又加深了印象。他以前可从来没在众人面前批评过自己的儿子，事情发展这一步，他忽然觉得这个李磊不简单。

“王叔，感谢你对我的理解，我爹死在了前面的山坡上，我一定不给他丢脸！”李磊回答道。

“杨婶，虎子没事了吧？”李磊转身向杨红问道。这时虎子已经恢复过来。

“虎子没事了，李书记，合同陈鹏是拿给我看了，可我真没有在上面签字！”杨红对李

磊解释道。

“李书记，虎子都晓得护着这块地，我决定了，地不卖了！我想开了，就跟着大家伙儿种桃！王浩阳他连虎子都欺负，他以后再说怎么，我都不会搭理他了！”杨红又对李磊说道。刚才发生的事，让杨红的想法彻底有了转变。

“虎子没事就好，杨婶只要咱们把桃种好，以后一定能赚钱的，你相信我！来，拍拍身上的灰，你和虎子先回去吧。”

9

没有王浩阳使绊子的日子，李磊总算清静了下来。

他用了三年时间带着杨红和虎子还有另外三户村民，在各自山地里摸爬滚打了数百个日夜，从整地、施肥、育苗、打药，到桃树开花坐果，他们严格按照省农业厅专家的指示并结合先前积攒的经验，每一个环节都不敢马虎。苍天不负有心人，就在今年，他们培育出了心目中理想的黄桃品种。李磊和大家伙凑到一块儿商量，把新品种取名为“锦绣黄桃”。

“锦绣黄桃”在山里长出来了，李磊又操心起果子的销路。他联系以前认识的收购商老刘，在桃园摘了一箱最好的样果送去，个个色泽饱满，果大型美。

“行啊李书记，村里的桃搞出新品种了！”

“你快尝尝，都是乡亲们自己种的！”

老刘拿起一个桃，洗都没洗，在衣服上蹭了蹭，迫不及待地大口咬了上去。只听见一“滋溜”，桃汁顺着老刘的嘴角直往下流，老刘伸手捂都没捂住。一口又一口，鲜嫩的桃肉沿着老刘的喉咙，被爽快地吞咽了下去。

“甜！”老刘吃完了一个，抹了抹嘴舒畅地说道。

“那老刘今年你得派几个货车去村里，这么好的桃子，我想到的头一个收购者可是你！”

“果子是好果子，可我老刘是个做小买卖的人，胃口也没那么大啊。这样吧，明天我去桃园看看。”

第二天，李磊带着老刘走进了圣龙山村的一百二十亩黄桃园。老刘凭借多年做买卖的经验一估算，心里就有了数。他如实告诉李磊，自己暂时还“吃”不下这么大的量，为顾及李磊的面子，老刘答应他能要多少算多少，要不了的还得李磊自己想办法。

做买卖讲究的是诚信和自愿，老刘也是讲情分的人，李磊没好多说什么。为了拓宽销路，李磊喊出大伙围坐在地头儿琢磨，决定一斤桃让出七分利给城里的网络电商代销。

好在李磊老早就注册了抖音账号，平时得闲会拍拍山里的趣闻轶事、农家食宿。虽然视频拍得不多，但因为他拍摄的画面自然清新接地气，账号也积累了好几千粉丝。李磊想尝试利用眼下火热的短视频平台，把虎子和村里的年轻人都叫到一起，给圣龙山村的桃子拍宣传视频。

一开始并没有引起多少人关注，直到虎子有一次在直播视频里，边吃桃，边对着镜头傻里傻气地说道：

“哥哥姐姐吃桃，桃甜，老铁桃甜，甜得很！”

虎子表达能力不行，但说话的态度比其他人都热情诚恳，有细心的网友看着虎子一颦一笑，留意到了虎子的特别之处，开始陆续刷屏过问虎子的情况。李磊一一回复后，很多网友发来了拥抱、加油等等正能量的网

络表情，也纷纷为虎子的憨态双击点赞。

直播间的人气上来了，李磊手中的桃子就慢慢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当有一两个网友问起山里的桃子品质怎么样，好不好吃时，李磊不仅第一时间认真回复了他们，自己也在镜头前连连试吃，不遗余力地推介。

张葱在视频里看见李磊被山里的太阳晒得又黑又瘦，她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于是她动员起朋友同事进直播间给李磊捧场暖人气，张葱和她的朋友同事带头下单，惹得直播间其他忍不住要尝鲜的网友看见弹幕越来越多，也跟着下起单来。

连续半个多月，张葱一直在朋友圈“摆摊”，转发李磊卖桃的视频和照片。大家齐心协力，圣龙山村头一批“锦绣黄桃”靠着果大品优，慢慢走向了畅销路。

有部分附近的网友嫌网上购桃麻烦，就直接把车开到了虎子的桃园，亲手采摘，不仅吃到了新鲜爽口的果子，也欣赏到了圣龙山村秀丽的风光。网友的力量是强大的，很快，一传十，十传百，虎子的桃园被众人所熟知，短时间内就发展成了网红采摘果园。

杨红看到这一幕幕转变，像是在做梦一样！她不止一次在心里感到庆幸：当初是李磊劝自己做出合适的选择，才帮家里脱了贫！但现在不光要脱贫，还要致富！杨红说不清自己到底是被一种什么力量调动了起来，只是觉得眼下的日子越过越有盼头儿，山里的活儿越干越起劲儿。

责任编辑 召唤

小说三题

吴 穷

门 卫

立冬虽已十多天了，但这座城市还是那么春暖花开，那么阳光明媚。

昨天下午快四点了，中年大头门卫身着制服在坝子里指挥完车辆停靠，抬眼看见院门口进来一个身穿T恤黑上衣，下着灰色棉紧身裤，头戴黄色太阳帽的男人，年龄大约六十多岁，步子不紧不慢往区政府大门里去，就小跑上去问他有什么事。男人看了一下门卫，手指了指政府大楼后面，问，上面那幢“人才公寓”归那个部门管？

什么人才公寓，在哪？大头有些懵。

男人又说一遍。

不知道。大头说。

真不知道吗？男人还问。

真不知道。大头认真答。

我刚问过上面一个单位，有人说归组织部管，是吧？男人想了想说。

也许吧。大头低下头说。

男人静了一会，想进去问问他们，需要什么条件哪方面人才方可申请入住。大头说你有没有七十二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吗？

没有。男人说。

你不能进——明天再来吧。大头说。

卫建委三令五声反复强调，疫情防控不

搞“一刀切”，不搞“全民核酸检测”。我们这里是低风险区，都几个月了。你们为什么不按卫建委指示精神办？男人平和地说。大头退后一步，警惕的与男人保持两步距离，仔细看了看男人说，我没接到领导通知，怎么执行。男人不以为然的轻轻一笑，看着大头。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大头问。

普通市民。就想知道什么人才，哪方条件可以申请入住公寓？男人回答。

他们不知道。大头说。看了看男人有些怀疑的神情，又补充道，因为他们没接到上级指示。前两天也有人像你一样来问，也没得到答复。

我想亲自问问他们。男人不甘心。

不行。你没七十二小时核酸检测证明。大头说。男人背着双手想想，走几步返身对着大头，让大头告诉组织部的电话号码，自己打去问。

我这里没有电话。大头说。男人透过门玻璃看了一眼门后的办公桌上，鲜红的有线座机是那样的明亮显眼。大头眼睛看着廊檐上头，不以为然。

信访处知道这事吗？男人有些不情愿的问。

可能也不知道。你去问问吧。大头说。男人表情有些凝固，情绪有些不满，冒着滚

滚热浪走了。大头甩了甩手，见男人走出院门，一脸轻松地转身走到楼门里的办公桌前，随手掏出兜里的手机悠闲自在地看起来。大约二十分钟后，那男人又回来了。

你还有什么事？大头站起身挡在门口问。

你是怎么知道上级没下达指示，组织部就没有处置解决“公寓”的说的？就是说连解释事情的权力也没有，是吗？男人反问。

你凭什么这样问？我凭什么告诉你？大头反唇相讥。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不想再重复先前对你说过话。男人理直气壮地回答。你这里是政府机关，机关里的人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我凭什么不能向他们问我关切的事情？

行，你有理。要问他们也行。七十二小时核酸检测证明你有吗？大头说。

没有。男人说。我还要问，这里是低风险区，你们为什么不按卫建委指示办？“你们打着防疫的幌子，阻碍他人办事，目的是什么？”这后面是男人心里想，并没说出口。

我告诉你了，我没接到领导的通知。大头白了男人一眼。

好吧。就请你打电话帮我问问组织部，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条件可以申请入住公寓，可以吗？男人直盯着大头说。

我跟你说了，这里没有电话。大头说。

真没有吗？男人问。

真没有。

你这是什么？男人指着门后办公桌上的电话。

是电话。可不是为你准备的。大头说。

男人从挎包里拿出手机，大头见了就说，你有手机还跟我磨叽，什么人喔。男人没理会，与对方通话四五分钟，不一会从楼里走出一个人来。男人说的是少数民族语，大头一句没听懂，一见出来的人，马上热情地迎了上去。出来这个人三十几岁，一身灰色休闲装，差不多从楼上小跑下来的，呼吸

有些小喘。大头嘴上柔声细语地左一个部长好右一个部长好，还说，部长要出去吗？部长铁青着脸不回答，直奔男人去了。大头就狼狈的噤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见部长握着男人的手，亲切友好地用少数民族语说了两三分钟，男人笑着满意地走了。大头表情很难看。部长抬手招呼大头过去，走到门口一根台柱后面停了下来，回头问大头刚才怎么回事？大头装着不懂，什么怎么回事？谁跟你说的，组织部没接到上级指示，不知道公寓入住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会随便把牌子挂出去吗？上级指不指示组织部，难道事先都要先通知告诉你不成？

你简直乱弹琴。部长压着火气说。

部长，我，我……错了。大头说。

你的一言一行，代表着政府的形象。部长说。上岗第一天就告诉你了。

部长，我真错了。大头睁着死鱼一样的眼睛说。

部长告诉大头，那男人原是市纪委一个处的处长，虽退休了，还在义务履行巡视方面的工作，已经好几年了。他到信访处去了，在那里听到好几起关于你“乱弹琴”的举报。

你是怎么想的？部长问。

想让别人看得起我。大头扯了扯制服的下摆，让衣服不再那么揉皱。

部长上楼去了，随后丢下一句“你这样，就能让人看得起吗？”大头打了个寒颤，想跟上去说些什么，突然又止步了。

几天后，大头被调去搞大楼卫生了。

人 才

大约两公里路，明天走了近四十公钟才到区委组织部门口。明天休息了两分钟，等气喘匀了平和了才敲了敲门框，听见里面说“请进”才缓步进去。

请问有什么事？一个着装整齐，留着油

光水亮大披头的中年男人问。

明天是两天前从朋友那里回来，路过一栋楼，见大门出入口一侧挂着一块“向阳区人才公寓”牌子。他盯着牌子看了好久，又仰望着七层两个单元不算新的住宅楼好一会，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一个月以前，他从这里路过时还没这个牌子，显然刚挂不久。围墙是新刷的白色涂料，下边用青色原料点缀了像青苗一样的图景，给人好阳光好青春的感觉。

明天想，什么样的人才，算人才？什么样的人才，可以住进这里面？因为“人才”在这里太广泛，没指向性，他想弄明白。他问一个在小院里散步的老人，这楼里住人了吗？好像是空的？老人说，有住两个年青人，才来的。他又问，这楼由哪个单位管？老人说不知道。他离开院子，到离院子不远的单位去问，人家告诉他是区委组织部在管。

你是人才吗？中年男人笑着，口气温和。

我是搞文学创作的，你说，算不算人才？明天想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的说。见对方摆出有些不信的姿态，就顺手把环保袋往地上一放，从里面拿出几本杂志，翻开一本本目录，分别指着自己的名字让对方看。见对方还是不信的姿态，又从挎包拿出身份证给对方。对方仔细看了身份证，又看了看杂志上的名字，想了几秒时间说，公寓是给‘在职在册’人员的。明天静静地听着，微微点着头。

你在哪上班？

明天没的答，因为他退休几年了。上班时他只是个业余作者，既没大学文凭也没经过专业学习，靠自学集成的。这算人才吗？他又向对方提出这个问题？对方依就只笑笑没别的言语。就说你是不想回答还是回答不出来？言者无罪嘛，有什么不好说。就算说错了我也不会怪你，会闻者足戒的。对方依然什么也没说，起身去倒水给他，他没接杯

子，说自己不渴。

我能回答你的已说了。对方说。

这不公平。

为什么？

你们只给在职在册的人住，目的是什么？

留住他们深深扎下根来，安安心心为我们城市服务。

要是他们看见像我这样的老市民，有一技之长，也算人才的人，曾经在职时也为这个城市服务得不错，而现在一个人居然没房住，还被“双重标准”轻视。他们会怎样看怎么想呢？后顾之忧会不会由然而生？会不会因此心生不安？“前车之鉴”啊！对方沉思起来，眼睛发直发呆，面对着后面窗口。

你这情况，我向他们汇报一下，再回答你好吗？

要多久？

不会太长。把你电话号留给我。

明天离开了副部长办公室了，回到十几平米的出租房里。几天以后，没人打电话给他，他主动打去问，那位副部长说，主要成员没时间集在一起讨论。再等一等吧，有结果我会第一时间告诉你的。第二天，明天接到一个电话，不是组织部的，是老家弟弟打来的，说父亲住院了，要明天赶快回去。

明天已经二十二年没回过老家了。

二十天以后，明天正在地里帮弟弟家播种玉米，弟弟从家跑到地里，边跑边说，哥快接电话，是你们湖城打来的。明天，看了看手机，知道对方是副部长，表情凝固有些不情愿地把手机放在耳边。副部长却是热情洋溢，情绪高扬地问明天，近期的《湖城文学》杂志和《湖城日报》上，他看到明天创作的小说和散文了，是你这位“明天”吗？是你的新作品吗？明天有些呆了，半晌没说话。搞了半天上次那些给人家看的作品，人家打心里就没信是他写的，实在让人失望。当然了，也不能怪人家，现在重名重姓的人多了去了，只是……

你觉得是我吗？明天慢悠悠地反问。

……

要不你到市文联问问，看湖城还有没有也叫明天的作者。

不用了。你认可就行了。

就这事吗？我挂啦。明天说完，正要放下手机。副部长说别挂别挂，我有重要事情告诉你。明天问，有多重要？要我房吗？对。副部长说，组织部已决定，分一套公寓给你，怎么样？回来办理相关手续吧。

不用了。谢谢你们的关心。明天说。

为什么？副部长不解。

这里的组织部门，已给我一套了。

副部长顿时哑了，过了一会，明天老师，你能退掉那房吗？明天问为什么？毕竟你在湖城工作生活了几十年，对湖城也深有感情，再说我们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哪！副部长语重心长的说。对不起部长。我都把家具搬进新家了。副部长再不吱声了。

一年后，明天写出了震惊世界的作品。

欧方营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个大型水电站在南方某地修建，主承建是外方某国。外方除工作人员，相随的还有家属亲眷。于是当地就有了他们的生活区域，被称为欧方营地。一些从未出过国门的人对这营地产生了好奇，想进去看看它到底长成啥样。

陈记者是当地的名记者，曾多次随省市领导进去看过采访过。一九九七年十月下旬，离水电站近邻省一个县的小学校长，想带一批学校教职员工去看看水电站，顺便也想看看欧方营地。校长打电话找到老朋友陈记者当向导，陈记者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幸运的是，陈记者的儿媳是我的同事，得知这一消息后也邀我同去。我激动得一晚都没睡好。

我们是乘一辆校方开来的中巴车去的，车上将近二十来人。

一路上陈记者反复给大家强调，到了欧方营地要我们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特别是不能向窗外吐口水，扔纸团什么的。因为这是外方，我们得给人家一个好的印象。”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酸楚，这不是我们家乡的土地吗？怎么有种解放前进入上海租界的感觉。

离营区大约五十米开外，门岗里出来个一身制服，武装到牙齿，荷枪实弹警察模样的人来，站在马路中间双手一横，示意车子不准前去。陈记者忙叫司机把车靠路边停下，下车一路小跑，从口袋掏出相关证件上去交涉。几分钟后，陈记者一脸衰败地回来告诉大家，对方不让进。陈记者看到大家一脸的扫兴和失望，不知说什么才好，想了一想，突然兴奋起来跟大家说，里面有个大厨是德国人，和他一起吃过饭照过相，关系可好了。陈记者转身要去时，一眼看见儿媳妇手里拿着两只瓷器，是十二生肖中的鼠和猴，就顺手拿过去说，给我用用。儿媳妇一脸不舍，因为这是她给儿子买的。陈记者说，这些个老外就喜欢我们国家这些玩意儿。

我们不能下车，静静地坐在车上等着。

十几二十分钟过去，陈记者陪着个胖都都，身着黑色西服，脚穿黑色发亮皮鞋的中年男人，不紧不慢地从门岗里出来，走到我们车前。这德国人除去一身穿穿着，皮肤白点，头发少点，头皮上不知是水还是油放亮外，坐在我们中间，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围着车子转了两圈，陈记者跟在他身后。他把头伸在车窗上，挨个把我们看了一眼。我们的神情平静，穿着是平时工作生活的服装，没人戴金银手饰之类，很一般。只听他对陈记者说，NO!NO!边摇头，边返身向门岗那边走。陈记者先是欢喜后是焦虑，继而急忙追上去，想把两只瓷器交到老外手里。不清楚老外是有意还是无意，傲慢地抬手一挡，瓷器“啪”的一声摔碎了，头也不回直直往前走。

全车人和陈记者的脸好像也“啪”挨了一巴掌。我看了一眼陈记者的儿媳，她的眼睛直直地盯在地上那些碎片上，眼圈发红，眼眶里分明有泪珠闪动。

大厨，你跟老子站住。我火了，用中文吼到，然后用德语与他交流。他站住回头见我下车，德语又说得那么顺溜，惊讶地走近我，然后激动地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大意是说，你怎么会德语？还说得这样好。你去过德国吗？都去过德国哪些地方？我说我在德国长大，到过慕尼黑、汉堡、布莱梅、奥格斯堡等。他笑着不断点头说他很惭愧，也是德国人却没有我福大，没去过这些城市。问我这车人都是我的什么人，我说全是亲戚朋友。他们没见过西方建筑，更没见过西方人生活环境，想进去看看。他笑着走到陈记者面前，双手拉着陈记者的手说，老朋友，你怎么不早说，车上有我老乡。失敬失敬。车上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看着我，都感到惊奇意外。接着德国大厨叫大家下车跟他进去参观，见我不动，就问我为什么不去？我说德国那么多地方都去了，我还在乎

这点吗。他哈哈大笑说对对对，是啊是啊。

天蓝蓝的，阳光明媚。

我心里好笑，差点笑破肠子。我干过很多工作，业余时间就喜欢看点书学点外语，至今也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没出过国门。德国在哪个方向都不清楚。

我是两年后同我们公司几位领导开车进去参观的。那时水电站基本完工，外方人员也撤走差不多了，门岗虽有，但管得不是以前那么严了（一封介绍信就放行）。我不到半小时就参观完了。营地是在一个山窝里，山窝后是一大片斜坡，斜坡上建有高尔夫球、网球、台球场地及游泳池、草坪和各式花园，其他就是几道弯弯拐拐休闲水泥路和厨房食堂住房之类的建筑。住房外观与我们普通农家家居结构差不多，只是小些矮些，墙是白的，房顶是琉璃瓦，房檐涂了红黑油漆。这些设施周围有一道紧密的铁丝网。除此之外，没有给人特别新奇的感觉。几天后我对欧方营地的记忆就模糊了，还不如水电站让人记忆犹新。

责任编辑 沙梦成

刘成东：作者重在坚持， 编者贵在奉献

管夏平



刘成东 近照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第三届四川文学奖获得者、原攀枝花市作协主席，在见到诗人刘成东以前，我对他的印象源自上述任拿出一个来，都响当当、沉甸甸，且无形中给人以距离感的头衔。而当我真正见到其人，此前那些概念化的想象终于有了具象化的附形：这位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依旧精神矍铄，谈起文学和音乐来思维敏捷、激情昂扬。当天，他穿着一件宽松的摇粒绒外套，对待文学后辈的提问耐心且宽和，举手投足间尽显文人风骨。沐浴着初春时节温暖的阳光，在一个绿植环绕的露台上，我听他谈文学，谈艺术，谈他与《攀枝花文学》的过往。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担任《攀枝花文学》编辑的？在入职《攀枝花文学》杂志社之前，您从事什么职业？是什么契机让您与《攀枝花文学》结缘？

答：我是1985年成为杂志编辑的，在此之前，我是市9中的高中语文老师。说起身份

的转换，我想有两个原因，首先，我喜欢写作，内心深处想改变自己的职业，成为杂志编辑可以让我更好地从事创作。另一个原因是，当时《渡口日报》的一位副主编曾想调我到报社工作，在办理正式调动手续之前，请我帮他们编了几期副刊“金沙水拍”。对我来说，编副刊很轻松，因为我跟当时的作者们很熟悉，很快就能组好稿。不久，《攀枝花》杂志社也需要人，问我愿不愿意过去。我想，在杂志社工作，比在日报社工作更加接近纯文学，更符合我理想中的职业规划，因此来到了市文联。

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哪些作家作品对您产生了重要影响？请谈一谈您各阶段的代表作。

答：我的创作开始得很早，1973年夏天，朋友鼓励我拿几首业余写的诗稿去即将创刊的《攀枝花文艺》（《攀枝花文学》前身）碰一碰运气。我当时有两个笔记本，上

面写满了与创业时代的建设相关的诗句。当晚，我就趴在床边整理了一首题名为《老风枪工》的诗歌，第二天壮着胆子交到了市文化局。这首二十多行的诗歌最后发表在《攀枝花文艺》的创刊号上。接下来几年，我又在《四川文艺》《四川工人报》《星星诗刊》上发表了诗歌，散文和评论。

当时我的创作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黑”。我最得意的诗作是《黑瀑布》、《黑月亮》、《遥远的黑谷》（组诗）、《黑橄榄》等。为什么使用“黑”这一意象呢？首先，“黑”表达的是悠远的、神秘的，甚至是神圣的精神境界。其次，这与我年轻时的处境和艺术想象有关。在我参加工作的1965年，那时的我刚好20岁，坐落于大山深处的攀枝花是一个距离任何地方都很远的城市，我说不出来这是一个怎样的地方，只能用“黑”来表现我当时的心境和情感。诗人创作诗歌，诗歌也创作诗人。

年轻时候的我也如饥似渴地阅读，巴尔扎克、司汤达、马尔克斯、波德莱尔等作家的作品都找来看。对我影响最深远的，当属智利诗人聂鲁达，我经常在家朗诵他的《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和《马楚比楚高峰》。《二十首爱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是诗人情感的自由抒发，诗人对爱情的绝望让人感动，在聂鲁达身上，我找到了情感的共鸣。《马楚比楚高峰》中有好些诗句成为我当时学习的典范，例如“亚美利加的爱，请和我一起攀登/请和我一起亲吻那些神秘的石块”，“请到我的生命，我的黎明中来吧/直到已经加冕的孤独”，“借我的口和我的血管/倾诉吧，通过我的语言”等等，受《马楚比楚高峰》影响，我写了组诗《高黎贡之巅》，2005年发表在《上海文学》上。

90年代初我写出诗作《体验雷雨》，发表于《星星诗刊》，后来作为第一首诗收录进诗集《体验》。1999年，诗集《体验》获得第三届四川文学奖。

《体验雷雨》写的是我的个人生命体验——我一直在暴风雨中行走。这首诗我写得非常悲壮，而悲壮一直是我创作的底色。我时常在想，艺术家之所以悲愤、悲哀，是因为他们内心的孤独，只有在孤寂中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我也觉得孤独，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我只能通过作品在这个世界留下痕迹。

90年代中期，应市委宣传部撰写本土文化电视片脚本工作的要求，作为《攀枝花文学》的编辑，我写出电视片文稿《五月的苏铁》，后来我把它改成散文，发表在1998年5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2005年秋天，我写出《攀枝花赋》，这篇赋后来发表于2009年9月1日《光明日报》第4版头条，现已经刻在“阳光大梯道”的碑墙上，成为攀枝花历史文化的见证。2006年，应西区宣传部之邀，我写出六百余字的《玉泉赋》，2012年12月，汉白玉刻成的《玉泉赋》在西区玉泉广场揭幕。

我从来不说哪一部作品最令自己满意，我永远期待我的下一部作品。

问：您在《攀枝花文学》编辑部任职期间，有什么令您难忘的经历吗？

答：作为编辑，看稿、改稿等稿件处理工作，其实很平常。印象中，只有无数次改稿会，创作采风，配合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举办大型展会等活动。这些事情我做得多，也干得好，深受作者们认可。我向来重视本土写作，坚持不断向外推出本土作者及其作品。为提高作者们的写作水平，我还多次邀请《四川文学》和《星星诗刊》的编辑，以及知名作家、诗人来攀枝花讲课。通过这些活动，编辑们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写作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2007年，由我主编的《诗意笄山》出版，印象深刻的是我去著名作家流沙河先生家请他为这本书题写书名。沙河先生说话温和又客气，当场提笔挥墨，并且表示他很高兴

能为地方文化事业发展做一点事情。为示谢忱,我送了一套《三国志》给沙河先生,他很喜欢,说自己还没有这书呢,也欣然接受了。

2009年,我担任《攀枝花诗歌地图》的执行编辑,既然是“诗歌地图”,那么攀枝花各大风景区的美丽照片一定要搜集起来。每一张照片旁我都附上一两句诗作为对这张照片的概括。这次编辑经历很愉快,美丽的风景嘛,大家都喜欢,摄影人也踊跃地向我们投稿。我们当时的态度是,只要切实地表现出攀枝花美丽风光的摄影作品,都尽量收录进来。

在编辑部工作,我认为我尤为特别的贡献,则是推荐李吉顺和周强到市文联工作。还有就是通过考评调来了徐肇焕和黄薇,这两位可以说都是编与写的一把好手。

问:《攀枝花文学》有着深厚的扶持文学新人的传统,经常组织采风、讲座、笔会等活动,请问哪一次活动和哪些创作者令您印象深刻?

答:我们经常组织到大理,丽江等地去采风,1995年到丽江的一次采风让我感动,徘徊于泸沽湖畔,我写出诗歌《我就是你的泥土》,这首诗后来发表在《诗刊》上。90年代,文学院的采风活动大都由我带队,采风能增加作者见识,帮助他们收集素材。那时采风队伍的作者来自攀钢、矿务局、十九冶等单位,每次出发都是一大车,一出发就开始唱歌,每个人都自由自在。现任《攀枝花文学》的编辑黄薇当时是攀钢的作者,她跟着我的队伍去过云南的瑞丽、腾冲等地。

1997年底米易的一次改稿会上,现任文学学院院长、《攀枝花文学》主编周强的中篇小说《利好消息》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小说非常精彩,哪怕放在现在都很优秀,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创作才华。《利好消息》的情节引人入胜,节奏张弛有度,语言、人物塑造都很到位,写出了那个时代人们真实的生

存状态。后来,我将这篇小说作为头条发表于《攀枝花文学》1998年第1期,我是责任编辑,并且写了一段很简练的评语。

印象中,陈元丁,张和胜,徐吉勇,朱均等小说作者都在当时写出了优秀作品。

问:古人主张“诗乐同源”,作家余华也有一本书叫《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听说您也非常热爱音乐,请问您的诗歌创作从音乐中获得了怎么样的裨益?

答:60年代,我曾经想考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那时我是渡口市交通系统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的成员。我喜欢唱歌,小提琴、二胡、三弦琴都会演奏。我始终认为,凡是喜欢音乐的人,都比较有灵气。1964年,我给时任四川音乐学院院长写信,信里谈了自己的理想,并寄去了为毛泽东词作《忆秦娥·娄山关》谱的曲。作曲系的负责人在回信中,说我写的音乐流畅、自然,气壮山河,就是悲壮的氛围太浓。他还给我推荐了书目,指点我进一步学习音乐,并提醒我注意报考作曲系的时间。但最后我没去参加考试,因为当时四川省交通厅正在招工,我觉得还是先有一份工作再说。

我现在依然用最古老的音响听音乐,一杯茶,两张CD开启我一天的生活,舒曼的《梦幻曲》,德彪西的《月光》,古诺的《圣母颂》……我沉迷于在舒缓优雅的旋律中行走,让美妙的音乐拨动我的创作灵感。诗歌《金沙夜月》的灵感就来自于舒伯特的《小夜曲》,诗中我把月亮比作美人,写得很大胆,这首诗后来发表在《星星诗刊》。音乐和诗歌绝对是相通的,诗歌也是最接近音乐的。音乐不需要听懂,不需要提炼中心思想,诗歌也是如此,诗歌是诗人自我情感的抒发,是诗人自己的事情,与他人无关。

问:从文数十年,回望过去,请简要总结您的创作心得。

答：我总结为九点。第一，人在社会行走，灵魂在天空飞扬，滋养生命的土地，永远是取之不竭的创作源泉。第二，在平庸的生存环境中不甘平庸地生存：低谷——高峰——低谷——高峰，最终以作品说话。第三，生存在本土，写作在本土，由本土写作走出去，终成气候——立足文坛。第四，小说创作的基本功——讲好一个故事；诗歌创作的基本功——反常规思维与个性化写作。第五，突破与挑战：超越别人，也超越自己，自己向自己挑战。第六，只关注自己创作，不关心读者对自己作品的看法，无论评论好坏，写自己的。第七，只关心自己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因为这是他创作的比自己生命更重要的生命，与他血肉相连。第八，一辈子只干一件事：把自己的血肉连同自己的灵魂，转移到自己的文字创作中。第九，一辈子可能写几十个、上百个人物，但是上百个人物只不过是一个人物的种种发身。几十部书合在一起，上百首诗歌合在一起，就是作者的自传，就是作者自己。

问：您想对当前攀枝花的年轻写作者说些什么？

答：如果你喜欢写作，那我送你两个字：坚持；如果你有一定的写作成就，那我再送你四个字：继续坚持。作者一定要以作品说话，才能让人服气。年轻时，我每一个中午都在创作，同事们都下班了，我还在办公室埋头写作。所谓的午餐，就是早上在9中食堂打包的一个馒头，再泡杯茶。

那时候我的创作效率很高，可以半天写一篇散文，或者写两首诗，也可以一天写一组诗，写出来之后工整地抄在稿笺纸上，虽然很辛苦，但我却乐在其中。晚上回家，我

不是看书，就是写作，周末更是如此。一个优秀的写作者，不能只满足于仅在本土刊物发表作品，要立志登上国家级刊物，要敢于让自己的作品见诸天下。

可能用具体的创作者举例会更直观，我建议大家：写诗学曾蒙，不断推出作品，名满天下；写小说学召唤，以优秀作品获取四川文学奖；深入生活学习宋晓达，亲近山民，一直在路上。

关于投稿，我要给年轻作者们提个醒：稿件一定要直接寄给责任编辑本人。不要怕被拒稿，第一次不行就投第二次嘛，第二次不行就投第三次嘛，总之要让编辑对你有印象。

问：您对年轻的文学编辑们有什么嘱托？

答：编辑的工作就是为作者服务。编辑是一支蜡烛，照亮了文学写作者之路，黯淡了自己；编辑是文学创作者的船工，推动文学创作者由此岸到彼岸，无私奉献是他们的伟大之处。

编辑也是文学事业的苦工，为文学作品付出自己的心血，甚至一生的劳动——稿件的每一个字都要他们认真阅读，反复斟酌，因此，编辑的工作态度必须严谨。《康熙字典》、《辞海》都是我做编辑时最重要的工具书，一遇到拿不准的地方，立马翻阅。

为保证文学作品这艘船不被推“偏航”，编辑还需不断充实自己，坚持终身学习，保持谦虚，对文学事业心怀敬畏。

作为本土文学期刊，《攀枝花文学》要为攀枝花本土文化建设服务，多发表本土题材的作品，培养本土文学创作者。作为《攀枝花文学》的编辑，你们有责任发现优秀作品，更有责任向更高级别的刊物推荐这些优秀作品。

为写不出满意的作品而羞愧

——我和《攀枝花文学》的十年

李刚花

我和《攀枝花文学》相识在10年前，那时我刚涉猎文学写作，攀煤作协召开年会，我应邀参加。会上，《川煤文艺》主编星桦老师带给我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就是《攀枝花文学》。杂志封面的样子我已经有些记忆模糊了，只记得那一期刊登的小说《遗失在山寨的爱情》深深地吸引了我。小说的主人公是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加入西部志愿者行列，来到南高原的一个山寨支教。在遥远的山寨里，两人经历了一场美丽而忧伤的爱情。小说情节曲折生动，引人入胜，作者所描绘的山寨真实可感，读罢直教人意犹未尽。回家后我又反复读了好几遍，仿佛自己就是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从那以后，我喜欢上了《攀枝花文学》，对每一期都充满了期待。

可那时候，我工作在基层，单位所在的地方偏远，不是每期杂志都能及时看到，只能委托星桦老师带给我，或者我去她那里取拿。通过阅读杂志上的文章和勤奋练笔，我在语言上有了很大进步。星桦老师也肯定我，说我进入文学圈的时间虽短，但成长很快。渐渐地，我的作品开始在《攀枝花日报》和一些地方报纸刊发。不过，我始终不敢向《攀枝花文学》投稿，总觉得比起杂志上发表的作品，自己写的东西还相差甚远。

2018年，《攀枝花文学》杂志社举办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主题征文活动，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投去了散文《鞋的记忆》，没想到竟然获得了优秀奖。记得那天参加完颁奖会，编辑部的黄薇老师拉着我的手亲切地对我说：“你的散文《鞋的记忆》通过鞋子的变化，反映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伟大成就，角度和选题都很不错。能在七百多篇作品中脱颖而出，真是可喜可贺啊！”她还告诉我，为了体现公平公正，评委们评分时，都是去掉了作者姓名的。

《鞋的记忆》获奖带给我很大的鼓舞，为我继续写作增添了信心。黄薇老师真挚的肯定，更让我在写作上不敢有丝毫懈怠。2019年，我的散文《矿工父亲》终于发表在《攀枝花文学》第3期，同时也被《中国煤炭报》和《国防时报》刊用。收到样刊那一刻我感叹道：“真是一分耕耘，一份收获啊！努力终将会开出花来！”

阅读《攀枝花文学》，感觉目之所至皆是樱花，如本土作者的小说，张良的《寻夫》，张亮的《散发香气的公路》，张龙的《一地狗血》……一篇篇优秀的作品似是樱花在阳光下肆意地绽放。我自知离樱花盛开还很遥远，我甘心做一株长在樱花树旁的野草，一朵点缀樱花之美的碎菊。

不过，要让野草长出野草的绿，碎菊开出碎菊的黄，离不开编辑老师们的帮助。我

特别感谢黄薇老师，她是我文学成长路上的恩师。黄薇老师对待作者热情、真诚，我每次去编辑部找她，她都会给我捎上一兜子书，说上一兜子鼓励的话。

2021年，黄薇老师和我接成文学帮扶对子，她时常打电话寻问我的写作情况，叮嘱我一定要在语言上多下功夫。为了鞭策我多读多写，她时常给我推荐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阿来的《蘑菇圈》，李娟的《九篇雪》，苏童的《黄雀记》等。因为我主攻散文写作，她就让我多关注《散文海外版》《散文精选》《散文世界》等刊物，把握最新的写作生态。

在黄薇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我的散文《父母爱情》和《碗盘往事》相继发表于《攀枝花文学》2022年第2期和第5期，其中《碗

盘往事》还先后被《中国煤炭报》、《四川工人日报》等多家媒体转载。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发表作品固然高兴，但高兴的同时，也深感羞愧——为我一直努力，却还未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而羞愧！在此，我要再次感谢《攀枝花文学》的编辑老师们对我创作上的包容，他们的包容，如夜空中最美的星星，照亮我在写作之路上不断前行。

又是一年春来到，祈愿春暖花开时节，我能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呈现给《攀枝花文学》的编辑老师们。我衷心祝愿《攀枝花文学》能越办越好，像盛开的攀枝花那样火红耀眼，灼灼鲜艳！

责任编辑 管夏平

一本杂志和一段青春往事

祝宝玉

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二叔。

在我们村，二叔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不是农民，而是个曾经的工人。二叔年轻时参加过三线建设，那时，他听从祖国的召唤，从繁华的大城市，一头扎进四川的大山深处，信仰坚定、满怀壮志，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奉献青春。后来，在一场意外的生产事故中，为了拯救国家财产，他挺身而出，立了二等功，却致使腿部落下终身残疾，自此从攀枝花回到家乡。

倘若二叔当年继续留在四川，我想，我可能不会与《攀枝花文学》杂志结缘的。记忆中，二叔一直喜欢文艺，家里有一间独立的书房，这在农村是件“奇事”。二叔回乡后，组织上保留了他的工资待遇，生活一直比较优渥，购了不少书。

二叔的书房是儿时的我最常流连的地方。书房里有两面书架，依次码着世界名著、古典诗词、教辅教材等各类书籍。那时，我一有空就到书架上取书读，读不懂的地方就问二叔，二叔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解答。

第一次接触《攀枝花文学》杂志是在我初三那年。有一天，我在二叔书房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蛇皮口袋，我好奇地打开，发现里面装着两捆《攀枝花文学》杂志。和平日里读的教材、文学名著不同，杂志是那样薄薄的一本，但里面的内容又是那样的丰富，我顿时被吸引，坐下来一本一本地翻看，忘了时间。

“看什么呢？”二叔的声音突然出现在我头顶。我吓了一跳，老老实实把手中的杂志递给他。二叔拿着《攀枝花文学》默然端详了一会儿，招手让我坐到他的身边，向我诉说起他的青春往事：“攀枝花，又叫木棉、英雄树，它开出

的花红如血，特别好看。”他的手摩挲着杂志泛黄的封面，缓缓继续道：“我在攀枝花参加三线建设时，仰慕过一个女孩，她特别喜欢写作，曾经在《攀枝花文学》上发表过文章。为了与她接近，我找来每一期《攀枝花文学》杂志认真地读，直到我病退回乡。”

回忆往事总是令人伤感的，二叔沉吟了一会儿：“后来，我终于有了和她接触的机会，于是常常约她见面，那时候，我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文学。但是没过多久，她就回了上海，再后来，就出国了。我啊，当初受伤之后之所以执意回乡，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残疾了，更配不上她了，心灰意冷之下便回了老家来。”

怪不得二叔不愿意把这些杂志放在书架上呢！我想，如果不是我不小心把它们翻出来，二叔可能会把这些杂志同这段往事一道，继续珍藏保存，深埋心底。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继续阅读那两大捆《攀枝花文学》杂志，其中诗歌栏目是我的最爱，我记忆最深的是刊登于1986年第3期上的组诗《太阳城的爱》和散文诗《小凉山上的海》两篇作品，那些新奇的表达、诗意的句子，和语文课本上的文章是那样的不同，至此，我的内心深埋下文学的种子。

二叔再也没回过攀枝花，这座他青春浪漫岁月终结的城市。但《攀枝花文学》杂志却始终陪伴着二叔，一如那段爱情往事，成为他永生难忘的回忆。一天，我无意间在杂志的某一页翻到二叔写下的诗句：“风吹散黑夜的悲伤/黎明的攀枝花，记下梦中的恋语。”我想，二叔内心深处的青春记忆将永远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散去。

责任编辑 管夏平

逯寨忆旧

逯玉克

迁 徙

村落的形成，有时是滴水成潭。

明洪武年间，山西洪洞那棵筑有老鸱窝的大槐树周围，聚集着成千上万被迫迁徙的民众，裹挟其中的焦具村逯氏三兄弟惶恐等来了命运的裁决：老大留在陕西，名讳德荣、德三的老二、老三，分别被分往河南巩县、偃师。

一路风餐露宿，逯德三来到了伊河下游南岸一处地方。

南眺，一山东西横亘，那是秦岭余脉万安山。北望，是烟树空茫的伊河滩。自山而滩，大陆架般延伸铺展着一块浑厚广袤的黄土。

夏秋两季，山上的滚坡水山贼般冲下来，无数条深深浅浅的沟沟岔岔沧海横流，像击穿地表的一道道狰狞的闪电，一块偌大的黄土原野被割裂得盘根错节。

临近伊河，这个大陆架陡然断裂，自西而东，蜿蜒蜿蜒，形成一段长约百里的断崖，那是亘古以来伊河泛滥噬啮的结果。

大陆架尽头，是滚坡水泄入伊河的入河口。其中一段，五沟聚拢，草莽丛生，逯德三——我们逯氏家谱中的第一世，便栖身于此。

如同女子的婚嫁，迁徙也是第二次投胎。只是，婚姻尚可挑选、拒绝，而迁徙却

是一粒被风吹落的种子，要也这里，不要也这里。从此，逯氏人家便跟野兔、松鼠、黄鼠狼、獾、及不讨人喜欢的蛇鼠住在一起，便跟麻雀、喜鹊、乌鸦、布谷鸟、“一头斧子一头铧”住在一起，便跟蚰蜒、壁虎、野蜂、蝎子、野牦牛、花大姐住在一起，便跟葛针、黄蒿、打碗花、野酸枣、野菊花、野秦椒住在一起，便跟夏天的滚坡水、冬季的西北风住在一起，便跟嵩邛方言、河洛民俗住在一起。

他是孤身一人，还是拖家带口？路上走了多少天？有着怎样的故事？现在可否还有这个焦具村？村里可否还有逯姓人家？这里的逯姓又来自哪里……无从知晓，只知道，从此，这片荆棘遍布狐兔出没的崖畔便多了个小村，上村下邻的赵姓、段姓、任姓间，也多了个稀有的逯姓。

因地而名，叫五岔沟；

以姓而名，又曰逯寨。

小 寨

一处大致呈圆形的土崖，孤岛般突兀在几条沟壑的尽头，高高的崖壁陡立成天然的城墙，“岛”上蜂窝般挤挤挨挨五六十户人家，这便是聚族而居的逯家小寨。

小寨不大，只有两条窄窄的小巷，只能勉强过一辆老式马车，却有两个富丽堂皇的名字：东街、西街。

东街口有片小小的空地，亭亭玉立着一棵苦楝树，树下一盘废弃的石碾，旁边便是我家。

我家最显眼的是那座老屋，它是小寨最高最老的房屋，哪辈爷爷修盖的？父亲说，大概是你爷爷的爷爷吧。然后叹口气，这屋，换到现在我都修不起。墙基有些砖块大得让我惊奇，有一块烂了个缝，我拿草茎往里面探，原来是空心啊。外面凹凸着多种浮雕，我经常拿泥巴拍上去，拓印出各样图案。半人高的墙基还很结实，只是护墙的泥巴有些脱落，露出斑驳的土坯。农闲时，父亲用掺有麦秸的泥巴糊了糊，但终究颜色不一样，像奶奶脸上的那些块老年斑。

多年后，一条直通洛阳的快速通道从村南穿过，需取土，就选中了小寨，仅剩的几家住户要搬离。这下，老屋不得不拆了。

老屋有棚，堆了很多杂物，棚上没窗，黑黢黢的有点儿怕人。因要腾空，就掀掉了几块棚板，豁亮中突然发现，脊檩上好像有字，仔细辨认，是一行繁体字，依稀辨出“道光二十五年二月，逮百航、逮百魁”的字样。我惊喜，这是老屋的确切纪年啊。

父亲闻听赶紧上棚，仰着脸，端详良久，忽然哽咽一声：“老爷！”噗通跪下。我有些吃惊，父亲极少这样哭。清明祭祖扫墓，父亲也只是伏地叩头，然后默然跪坐原地，点上一支烟，回味过往。而这次，父亲却老泪纵横。

这根檩条及整座老屋，都是先人的遗留，而那行字，像一封见字如晤的家书，一百四十四年后，被他的五世孙、六世孙读到。

拆下来的大梁、檩条、椽子堆了一院子，那根脊檩被父亲特意放在一边。过了几天，有人听说来看，不知怎的，那排字却又不见了，一点痕迹都没有。

老屋东边有间房，不大，却被刷漆的薄木板隔成两间，隔断门楣刻有“芝兰其室”四字。里间一床一桌，外间一个衣箱，都是

老式的。棚上贴有喜庆的红色花纸，棚边是一圈富贵不断头的卍字。按方位，这间房该叫东屋，但因是父母的婚房，大人习惯叫“咱屋”，我们小屁孩也跟着叫“咱屋”。不过，后来还真的成了“咱屋”。先是姐姐在这屋出嫁，然后是大哥在这屋结婚，等寨外批了宅基哥哥搬走，那屋——当初我出生的地方，又成了我生儿育女的洞房。打小就经常捡拾哥哥穿小的衣服，想不到连婚房也这样“拾古董”。

寨南，高耸着一座寨门，石条做基，老砖垒砌，据说建于明末，却坚固如初，毫无苍颜斑驳之老态，扼守寨坡口，像一位执戟而立不怒自威的将军。只是，寨门略窄了点，小时候生产队马车打这过，拐得急了些，将鞭把式一只小腿挤折了。小寨娶亲嫁女，无不将婚车停在寨门外，貌似有点文官落轿武官下马的意味。

常有走村串寨的小贩，这座高耸的寨门，就是一道醒目的招牌和诱惑。敲着梆子卖油的、担着挑子剃头的、挑着簸箕卖鸡仔的、拉着车子卖瓦罐的、看相的、算卦的、杂耍的、卖艺的、说书的、劊猪的、钉掌的、吹糖人的、摇着拨浪鼓卖针头线脑的，还有叫着“磨剪子嘞——戥菜刀——”的……他们未必明了俺村的名字，却都记得这座寨门。

只可惜，后来修路取土，小寨被夷为平地，而这座古风古韵雄姿英发的寨门，轰然倒塌之前却连张照片都不曾留下。

迎着寨门，有座简陋的小庙，敬的谁？不知道，小孩家也不留心那事。这么小的寨，这么小的庙，若不是逢年过节，平时也没啥香火，只有八斤娘每天上香。八斤娘的额头常年有一个紫色的圆，那是拔火罐的印痕，她是寨上最穷的人家，那群黑不溜秋结结绉绉巴巴的孩子也不知是怎么拉扯大的。

夏夜，东西街的小伙伴常在小庙一边的空地露宿，早上，八斤娘扯着嗓子喊：日头

都晒着屁股了，还不起来？我揉揉眼，有点纳闷：太阳是露头了，但我穿着短裤，还盖着一层粗布单子呢，咋能晒到屁股？问大人，大人笑了——答案简单到让我脸红。八斤娘若知道了，又该笑我：看，脸都红成了猴屁股了吧。

小寨西边是条沟，顺寨坡下去，一条小路通往沟西的学校。这条沟也是泄洪沟，每遇下雨，半个村的水都从这而排出，沟中那座简陋的小桥——在两边砖砌的矮墙上并排架几根木棍，捆绑一下，然后铺些柴草垫上黄土而已——常被冲毁。“四类分子！四类分子！听到广播，抓紧时间去修桥了！”三个高音喇叭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架在沟西崖头高矗的电杆上。雨水过后，严厉的语气像又一股洪流响彻全村。西街的天申伯是一位学问很深的教书先生，不知说错了啥话被赶了回来，运动一来，便跟振魁伯、风修伯等一起被提溜出来，吆来喝去干这干那早已是家常便饭。

寨门右前方的沟里是个水坑，那是当初修垫寨坡挖土留下的，像一块疤痕。半个村的雨水都要打这趟过去。夏天，我们经常在这戏水，大人总是呵斥：脏不脏啊！每年初秋，总有两三个生产队都在这沤麻。沤倒没啥，就怕出麻，臭味熏天，老远就能闻到。下学从这过，沤麻坑里十几个满身污泥的“泥猴”。“凯——”，有人喊我，是父亲的声音，我一边应声，一边在那群“泥猴”中搜寻。而今，这声唤只能回响在记忆中里，想起就让人心颤。

兵荒马乱的年代，很少有土匪来小寨骚扰，后来，等匪事成了遥远的故事，人们便开始嫌弃它的偏僻、拥挤。成家的男孩儿大都陆续搬离，寨外的开阔之地便形成了一条新街。接着又有了第二条、第三条，最初的“新街”，其实已成了老街。

小寨人家多种槐树、枣树、椿树、桐树，但文君哥家却有一棵石榴树，榴花开

时，那花红得像藏着一种幽深和神秘。文君哥是天申伯的儿子，成绩非常优秀，但因是“地主崽子”，升初中时被拒之门外，好话说尽了也不行。家里费尽周折，好说歹说，才将文君哥辗转到他外婆的村子就读。研究生读罢，文君哥到国家某部高就，稍后将父母也接了去，老宅留给族人住。燕子岁岁来，榴花年年开，老宅檐下的麻雀孵了一窝又一窝，只是花开雪落，不见故人回。那些年招商引资，县里特地进京拜访，文君哥提供了项目，却“近乡情怯”，婉拒了“衣锦还乡”的邀约。

像森林里长年累月层层堆积的落叶，小寨覆满了往事。故乡、往事，是一坛陈年老窖，不同的经历，会咂摸出不同的滋味。

宗祠

寨南不远一处土崖上，坐西向东矗立着一座古雅大气的建筑，这是民国十年重修的逯氏宗祠。那处土崖不大，却孤峰突起，高出小寨不少，它的高耸，让宗祠多了几分巍峨的气势。

族人起了纷争，族长就会把他们喊到这里，先叩拜先祖，然后当着列祖列宗的面，问清事由，劝导双方：椿谷谷、槐棟墩，树梢树根心连心。都是一根藤上的瓜，有什么可争？于是双方各退一步，矛盾往往就这样消解了。

“五岔沟，穷不丢丢，搭不起台子趁崖头。”小村素穷，故有此谣。特殊年代，村里建小学，没钱，就占用了祠堂，并刷上“毛主席万岁”的标语。那天，三年级的姐姐见我在外边玩，就随手写了句“逯玉克万岁”。老师是我同族的一个叔叔，开导说：“万岁”是毛主席专用的，别人用不得。”姐姐哪懂？她只知道“万岁”是个好词，而穿开裆裤的二弟足够可爱，就这么用了。

特殊年代，“破四旧”盛行，村村寨寨，

古书被烧，古物被砸，古庙被拆。有人说，祠堂也要扒掉！

族人震惊。

有人劝阻：想当初，祖先修建这个祠堂多不容易啊！有人惋惜：成物不可毁啊，上一茬祠堂存在了几百年，这祠堂才五十年，寿限远未到，拆了多可惜！当个学堂、仓库什么的不是也挺好吗？有人暗暗骂娘：啥叫不肖子孙？祖先地，子孙卖；祖宗祠，子孙拆。造孽啊！

最终，气派的祠堂到底还是成了一地碎砖烂瓦，族长心疼得直掉泪。后来，连承载祠堂的那处土崖，也被村人取土挖成了平地。宗谱呢？夜里雨急，被人拿来覆盖麦堆，结果被淋成一块破布。只有《重修碑记》的碑刻，被族长埋进土里才得以幸存。

当年，讳名德荣的逯氏老二落脚在巩县康店镇杨岭村。两县山水相连又山阻水隔，加之生活艰难，逯氏的两支后裔在“辞根散作九秋蓬”的隔绝中经历着各自的尘世烟火。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人们的日子活泛点，一些村子时兴修志立祠。两村乡贤开始联络，继而族人互访。

杨岭村地处邙山之巔，岭高沟深，偏僻闭塞，人口的繁衍要慢上四五代，慢的结果便是辈分高。走进杨岭，逯寨无论老少都成了不折不扣的孙子辈。杨岭一老者跟逯寨一后生论辈分，相差八代，老者拍着小孩的头笑道：孩子，出去可不要跟人家惹气啊，要不，人家骂“操你八辈祖宗”，那可就骂着我了。

杨岭村建有宗祠，但逯寨没有。几番往来，杨岭本家问：咋不重修？俺们来，坐在宗祠，有回家的亲切感。坐在村部，总觉着别扭。经济上有困难，俺们可尽力帮助一些。族长面有愧色，暗下决心，再怎么作难，也要重建宗祠。

祠堂原址的土崖早被村民蚕食已尽，但那个位置最为合适，只好拉土重垫。

一番周折，祠堂建成。

“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庶人非其祖不祭，而先祖非宗庙无以依，故世世子孙无贵贱自古有重修之义。”《重修碑记》里这几句话，又被我引进新的碑文。

庆典之日，杨岭族人带着“逯氏宗祠”的牌匾及贺礼赶来。宗祠前锣鼓喧天，鞭炮阵阵。

只是，垫起的地基，远没有先前的高峻；钢筋水泥的白墙蓝瓦，也没有了青砖白灰的古朴凝重；新制的宗谱，雪白得像不谙世事的孩童。我怀疑，没有一点老旧沧桑的包浆，能否接续上那远去的过往？

最让人纠结无奈的，是宗谱上大片的空白。参天大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先前的宗谱，标记着逯氏先祖远迁至此后来开枝散叶，瓜瓞绵绵的情况，宗亲根系一目了然。但宗谱被毁，老人故去，家谱残缺，凭着记忆，各家大多也只能追溯到爷爷、祖爷这几辈，再往上溯说不清了，只能尴尬地空着，空成无法弥合的遗憾和愧疚。

老人叹息说：祠堂建成，祖先可以回家了，可俺们，把祖先弄丢了。

逯 姓

生而姓逯，小寨住户全姓逯，学校里，一半同学都姓逯，也没觉出什么，等大点才发现，我自小习以为常的逯姓，原来和俺们村子一样偏僻、生僻啊。

“逯”字何意？《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简单得让人失望——“逯，lù，姓。”仅此而已。出门办事，陌生人总把我的姓氏错成鲁迅的鲁、陆游的陆、卢照邻的卢、抑或路遥的路。逯姓的“养在深闺人未识”，使世人难识我的“逯”山真面目。

那次，拙作被一家报纸刊出，题目下赫然印着三个字：逯玉克。初看一惊：鄙人一介书生，安于清贫，耐得寂寞，逯俺何来？

继而拍案：“逮玉克”这厮何许人也？光天化日之下公然剽窃俺的作品，是可忍孰不可忍！“叔”可忍“婶”不可忍！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逮”成名天下知，自此，江湖送俺一个惊悚的名号：“逮哥”。仿佛全球通缉的恐怖分子，所到之处，逮声四起。赴宴、聚会，朋友总这样介绍：此乃江湖传说之“逮哥”也！客人不解：哪个dǎi？朋友俨然一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做派，端足了架子，凛然正色道：既非歹徒的歹，亦非痴呆的呆，逮捕的逮是也！然后细说缘由，满座皆笑。

很快，这个让我望而生畏闻之心惊的逮字，便名正言顺堂而皇之地篡夺了我的原姓而潜越为正统，我也黄袍加身，成为华夏逮姓之鼻祖。

当年，汪兆铭刺杀摄政王未遂慷慨入狱，曾作《被逮口占》一首，四面“逮”歌中，俺也东施效颦狗尾续貂：

逮姓越先秦，
悠悠两千秋。

缘何而被逮？

皆因逮出头。

后来得知，秦汉之时，“逮”“逮”通义通假，逮氏亦称逮氏，不禁会心一笑，这样说来，逮然被逮已是历史悠久，还真被那些不明就里的人歪打正着了哈。呵呵，忽如一夜春风来，天下逮姓原姓逮。

看到几篇文章，说是因张、王、李、赵这些“名门望族”的重名率太高，致使邮局张冠李戴之事时有发生，就连公安局按“名”索骥去抓人也阴差阳错。于是有人提倡：采用废弃的古姓、复姓，或像日本人那样起个四字五字名，如“朝三暮四郎”“一夜五次郎”等等。

我不禁暗自庆幸：物以稀为贵，莽莽苍苍的姓氏大森林中，我的逮姓可谓稀有珍品，当在重点保护之列。

小寨可以夷平，宗祠可以毁废，往事可以淡忘，迁徙亦可定居，但逮姓，必会潺潺涓涓，绵延不断。

责任编辑 黄薇

与师姐有关的几个片段

紫云儿

一

这是冬天的早晨。师姐蹲在一家面馆门前哆哆嗦嗦地洗肥肠，一套深蓝色的运动服，几缕发丝不时恶作剧地挡住她视线，小小的脸有些发紫，一双手冻得像红萝卜，有的地方已经长了冻疮。

那年师姐十八岁，为了逃婚，从邻居那里借到五十块钱，跑到江油海灯武馆学武术。为了赚取可怜的生活费，她一家一家地找面馆，帮人家洗肥肠。

我怀疑来自浙江青田的师兄，就是被师姐勇敢率性的个性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打动，情不自禁地爱上了她。师兄每天早上风雨无阻地给她送早点，还贴心地为她买冻疮药，温暖了师姐那颗漂泊异乡的孤寂的少女心。

我在师姐的影响下，一边学武术，一边打工。

我跑到太白公园里帮一个叫菊花的女孩子卖茶水，所取的报酬不多。我每天早晨四点半起来跑步、练武术，六点过，便急冲冲地赶到太白公园帮菊花搬椅子、摆桌子，准备开水。当一切准备就绪，就到了上午上训练课的时间。中午十一点下课，也正是茶馆生意的高峰期，我脚不沾地来到太白公园，一直忙到下午两点钟才匆匆忙忙吃过菊花递过来的一碗简单的饭菜，又往武馆跑。下午训练课结束，来不及换衣服，我又心急火燎

赶到太白公园帮菊花收摊子。晚上回到武馆，我还要参加训练，还要看书、写日记。

这是一段忙碌而充实的日子。多年之后回想，我依然为自己和师姐感动。

二

这是温州黎明东路一家纽扣厂。

一个唱《爱的奉献》，一个唱《十五的月亮》；有人在唱《心声》，往往唱到一半，大家来个大合唱，声音清脆圆润。师姐是歌唱的能手，那声儿，那调儿，简直是绝了。有几次我们鼓动她去报考音乐学院或者到舞厅伴唱，都被她婉言谢绝。她说了：“姐妹们喜欢我的歌，我就唱给你们听，不好吗？”真的，一遇到烦闷的事，女伴们准会叫着师姐的名字：“胜聪，唱支歌吧。”于是，师姐便大方地唱起，欢声笑语又回到我们身边。

也是温州黎明东路一家纽扣厂。

我多少带点殷勤地对贵琴说：“姐姐，我的纽扣做好了，请帮我看，好吗？”贵琴在厂里做纽扣好几年了，可以说是行家了。贵琴勉强笑了一下，接过筛子拨动里面的纽扣。她一边拨动，一边不停地说着，她说的是温州话我不太懂，似乎是很大的怨言。贵琴嘴里嘟囔着，把筛子重重地放在我桌上，埋头做起她自己的纽扣。师姐说：“她说一会儿再给你看，有好多都要不得，老板会批评的。”我的泪珠滚落下来：“那怎么办？我抠

下来，重新做，好吗？”“不知道。”师姐也开始忙起手中的活儿。

我呆呆地站着，手足无措。女伴们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师姐，那目光我懂，我怎能不懂呢？同样是四川来的乡下妹子，师姐心灵手巧，我却笨手笨脚。其实，我又有什么可以清高的，只不过会写几句诗而已，除此之外，一窍不通……

说到写诗，刚到温州的时候，我给师姐写了一首诗：三年前的你我只是两株稚嫩的小树/而三年后的今天/你长成一株繁生的母亲树/我依然只是/一株站着惹自己喜爱的风景树/三年前的古亭楼阁早已望尘莫及/而三年后的今天/我只有从旧日的影集搜寻你曾有的点点滴滴/过去的那个光彩照人的朝霞般的女孩消失了/而在远离四川的浙南的小山村/成熟起一个女人

如果说写诗的时候我还有点优越感，那么此刻，我只有低到尘埃的自卑。

我茫然地坐在凳子上，透过朦胧的泪眼看着纽扣上晶亮的缀子，用剪刀一个一个往下雕，我机械地雕着，没有目的，不知道结果。

大概是快要下班时，我听见师姐说：“贵琴，你帮她看一看吧，明天我帮你做。”于是，贵琴走了过来，从我桌子上拿过筛子：“真是的……”仿佛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我的鼻子骤然发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我内心里对师姐充满感激。

三

我寄居师姐家。一道布帘，两个世界。里面是师姐夫妻及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外面，客住远道而来的我。

当夜深人静，师姐一家沉入甜甜的梦乡，我扭亮电灯，摊开书本，惬意地翻着书，布帘后传来师姐均匀的呼吸，一种恬然、宁静的感觉涌上心头。

我惬意的心情没有保持多久。

纽扣厂不管吃住，而且是计件工资。头两个月我勉强挣了一百七十块，除了交给师姐六十块生活费，还能余一百来块钱。第三个月生意清淡，没有什么活儿，再加上我又做得慢，基本上是干半天，休息好几天。

师姐的脸色也越来越不好，我们之间有时一天也没有一句话。师姐有时会嘟囔一句：“师妹，你这样做连生活费也不够啊！”我心里又是惭愧，又是绝望。

我开始害怕下班。我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明亮得炫惑，是的，我也该回家了。所有的人都走了，空荡荡的楼阁只有无语的风铃。可是，我又怎样走向师姐的小屋呢？师姐用无言的沉默垒筑的小屋。师姐无言的沉默对我来说，既是折磨也是伤痛啊！

我常常一个人跑到瓯江边一坐就是半天。

后来，我认识了仙居女孩爱玲。爱玲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在爱玲的鼓励下，我也试着向《仙居文艺》投稿。很快，我的一首诗以“云飞”的笔名在《仙居文艺》上发表。这是我发表的第一首诗。

四

大概是一九九三年的深秋。

我去温州探望爱玲。爱玲在一家电子厂当质检。闲聊时，爱玲提起师姐也在她们厂上班，还夸师姐心灵手巧，一个月可以挣四百多块钱呢！

我决定去看看师姐。

爱玲陪我去的。我们买了一点水果和零食。

还是原来的房东老板，不过，师姐从正房搬到了偏房，说是房租便宜一些。

这是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师姐蓬头垢面地坐在床上，怀里抱着一个小婴儿，屋子里乱七八糟的，显然没有时间收拾。师姐有

些尴尬地笑着请我们坐，说怀里的小婴儿是她的第二个儿子，已经两个多月了。

当年离开温州我和师姐就失去了联系，想不到她又生了一个孩子。我问：“你带着孩子怎么上班啊？”

师姐说：“背着孩子去啊！如果孩子不舒服，或者生病了，我就把电子产品带回家做。”

“一定很累，很苦吧！”我有些心疼地说。

“我已经习惯了。”师姐淡淡地笑道。

师姐说想不到我会去看她，当年她也是心情烦躁，所以对我态度不好，希望我原谅。

师姐热情地要我做她小儿子的干妈，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就按她老家的风俗称呼我“宝孃”。我给孩子三十块钱作为礼物，那时候我没有上班，正异想天开地想去上大学，然后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同是天涯沦落人”啊！我突然有一种想要拥抱师姐的冲动！

师姐挽留吃饭，我们婉言谢绝了。她抱着孩子送我们出来，不时大声地和熟悉的人打招呼：“我师妹她们来看我，我送送她们！”言语间有掩饰不住的兴奋。看着师姐单薄的身子在风中有些瑟瑟发抖，我是既感动，又心疼，还有几分惭愧。我催促师姐快回去，当心小孩子感冒了。她笑笑说没事，坚持把我们送到巷子口。

五

华阳摩尔百盛对面巷子一家烧饼铺子里，师姐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本来想请你们一家三口去我的租屋，可今天打的烧饼还没有卖完，天气太热，家里没有冰箱，害怕坏了，所以请你们将就在铺子里坐，有买主来了就卖，能卖一个是一个……”她的神情有些疲惫，她的身材还是那么苗条，绿色碎花连体套装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

好像是二〇〇三年的五一节前夕，我收

到师姐小叔子海军的回信，说她和师兄到南斯拉夫做生意去了，两个儿子留在中国。师姐不仅要承受异国他乡做生意的艰辛，还要承受和两个儿子分离的痛苦和思念。那个夜晚，我辗转反侧，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她。

二〇〇六年的夏天，从师姐小叔子海军那里得到她的电话，我当即联系，马不停蹄地赶到华阳探望。

师姐卖烧饼我不奇怪。在温州的时候，我曾经目睹过她和师兄用啤酒瓶当擀面杖，把两根木棍削成筷子夹油条。

师姐说，她和师兄离婚了，两个儿子归她。我大吃一惊：师兄那么爱她，而且，他们还有两个儿子啊，怎么会离婚呢？师姐说，师兄到陕西做生意的时候，和一个女人好上了，这个女人没有她漂亮，也没有她会做生意，师兄现在后悔了，想和她复婚，她没有同意。师姐之所以没有和师兄一同去陕西，是因为她要在家带孩子，孩子一天天大了，没有父母在身边，害怕他们学坏。女人可以守住清白，男人为什么就不能守住寂寞？师姐的语气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

师姐说，她曾经在国外当教练，教外国人练武术。当教练？就凭她在江油海灯武馆两个月的培训？我有些疑惑。师姐微微一笑，说后来她跟一个老头学过一段时间的气功和点穴。怎么听起来有点悬。想到我曾经也在老家办过武术班，似乎又释然了。我心照不宣地笑笑。师姐又说她会好几个国家的语言，还迟疑地提到因特网和伊妹儿。我笑笑没说话，心里既吃惊又有些惭愧。那时候，我才接触网络三年，刚试着用电子邮件投稿。

当师姐神采飞扬地说有好多男人追求她，其中还有一个年轻的阿拉伯王子时，我差点从凳子上跳起来。我不由得从头到脚地仔仔细细地打量她。怎么看，她也没有优秀到让无数男人竞折腰啊！是我的眼光有问

题，还是男人的审美不同？我仿佛在听天方夜谭，唯有羡慕嫉妒的份儿。

师姐的两个儿子踢完足球回来了，一个十五岁，一个十三岁，都长得高高大大的，酷似师兄。我给他们一人五十块当见面礼。师姐和我拉扯半天，死活不要。我说：“你是不是嫌钱少？”她才勉强收下。

下午六点过，我起身告辞。师姐说吃了饭再走，我说要赶车来不及。师姐叫隔壁的张大哥帮她看着铺子，送我们出来。我们已经走了一段路，师姐突然叫住我，我以为她要给我说感谢或者想念的话，谁知道她跑到我面前，有些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朵边说：“隔壁张大哥的老婆在吃我的醋呢！”

回成都的公共汽车上，老公说师姐有点假，比如：我们大热天的这么远地去看她，她也没有说买个西瓜来吃。再比如，她就在卖烧饼，也没有说给我们儿子吃一个，不就是五块钱吗？我为师姐辩解说，或许她的生活不富裕吧！其实，我也觉得师姐有点假。不过，我说的假，是指师姐的言谈话语。但我知道，师姐貌似虚荣的言谈背后，是她的不如意和失落，以及可怜的自尊。我倒宁愿看到这样一个快乐自信的师姐，而不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师姐！

六

这天下午我去上班，电话台的孟姐说：“你姐姐打电话找你！我说你不在，她说明天再打电话来。对了，你什么时候有一个姐姐，我怎么不知道？”孟姐的语气似乎不满，我有些尴尬地笑道：“也许是我的哪个表姐找我吧！”

第二天我接到电话，才知道是师姐找我。离开华阳的时候，师姐问我要了单位的电话号码。联想到昨天孟姐冷冷的表情，我

不禁有些生气地脱口而出：“你怎么说是我姐姐呢？我没有姐姐，我的那些表姐也都在成都，从来不打电话的！”师姐讪讪道：“我怕说是你师姐，接电话的人不相信……”师姐也是姐姐啊！我缓和了一下语气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吗？”“过两天我想到成都买烤烧饼的炉子，你知道哪里有卖吗？”师姐有些怯生生地问。我说：“我也不知道。除了上班，我通常都是在租屋附近走走，对成都也不熟悉。”我说的是实话。师姐“哦”了一声，显然很失望。

师姐没有再打电话来。我知道她是一个要强的女人，肯定以为我在推诿，不想搭理她。

我也没有给师姐打电话。潜意识里，我害怕她到成都找我。我没有骗师姐，我是在单位电话台接电话，不过，只是兼职，更多的时候我在搞卫生，说白了，就是一个清洁工。另外，不知怎的，师姐的两个酷似师兄的儿子，总给我一种小混混的感觉。是因为他们没有读书吗？联想到师兄身上随时带着匕首，又听说他们浙江人喜欢打架，我担心两个半大小子赖上我，给我找麻烦……我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卑微的，胆小怕事的人。

等我能够坦然面对真实的自己，想给师姐打电话的时候，却又找不到她的电话号码了。我也想过去华阳找师姐，似乎一直没有时间，人又有些懒散。后来的一天，我给师姐的小叔子海军打电话，可我听不懂他的青田话，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和师姐就这样失去了联系。

但我知道，师姐一定在某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坚强乐观地活着。我们都是打不死的小强，踩不死的杂草，等待着命运的转机。或许，我亲爱的师姐，已经凭着自己的执着与努力，过上了她想要的生活了吧？

责任编辑 黄薇

老盐边水底土司府

马 海

云南丽江华坪县与四川盐边县交界地带，是野气横陈的乌木河大裂谷，裂谷旧名“阿锁拉”，当地彝语意为“放牧犀牛的地方”。元代以来至二十世纪初叶，乌木河裂谷走廊均是商帮来往、兵家必争、响马丛生的地界，锁三省，扼咽喉，刀光剑影，硝烟流火，枪声马蹄，绵延数百年，被高、章、李、阿、葛等五个土司争来夺去。一盏盏马蹄子，敲出多少耀眼的火星；一支支弩箭，射倒了多少呐喊的兵阵；一杆杆火枪，鸣响多少震飞兽群的枪声。民国年间，这儿成为滇、川、康三地的“金三角”，各路豪杰拉帮子扯大旗，演义一部民国风云录。“枪杆子里打天下，只要有人马，闯遍三山都不怕！”这是当时流传的顺口溜。

起初，五个土司中势力最小的数葛土司，但后来者居上，在民国风起云涌的几十年里，在西南地区卷起腥风血雨，比高、章、阿、李四家土司的名气还要大。葛土司家原只是盐边县毕苴芦么些人世袭土目，势力很小。清末时，土目葛甫周花钱向盐边县知事买得“巡城兵马司”官职，号称土司，将土司官衙建于老盐边县城对面，生活习惯完全汉化。但葛甫周自称是诸葛亮南征孟获时遗留的后人，所以马帮行走时旗号打的“诸葛”复姓。土司葛甫周管辖之地是川滇两省的咽喉要道，境内寨堡林立，马喇寨、蛮王寨、天保寨各路绿林各领风骚，众派势力

相互制肘。其中规模最大，势力最强的要数蛮王寨。蛮王姓紫，立寨把关，拥兵自重，自恃兵强马壮，武艺高强，与葛甫周水火不融。葛甫周与之大战数年，不得逞，拿紫蛮王无可奈何。于是心生一计，与紫蛮王打亲家，大摆筵席，豪燃九十九堆熊熊篝火，两军豪饮。席间，土司葛甫周与紫蛮王按南蛮传统，相互以刀子戳肉喂到对方口中，表示尊重与信任。紫蛮王一世草莽，被葛土司抹上剧毒的刀子喂肉口中，刀尖直达咽喉，一世枭雄紫蛮王死于非命。

消灭了紫蛮王，葛甫周身边风暴再起。民国初，华坪、盐边地界雄踞着一个叫贺二麻子的绿林好汉，贺二麻子从小随父在深山里打猎，长得虎背狼腰，体彪骨悍，攀岩若猴入林似虎，十七岁刚出头，便练就了一手百步穿杨的好枪法，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间，能将百步之外的一根香火打灭。飞跑的野兔、麂子、獐子、岩羊、野猪以及空中腾飞的野鸡、锦鸡等，他都能手举枪响，弹无虚发，被誉为川滇边境第一神枪手。贺二麻子既行侠仗义也四处打家劫寨，与大哥贺云开一起结拜了一帮子江湖弟兄，将老巢建在四川境内岩子绝壁的一个山洞里，须登云梯才能进入洞内。洞深数里，可作练兵场。官家富豪都敬畏他，官府为了稳住他，便委任他为川滇游击队长。土司葛甫周眼见贺二麻子这棵树树大根深，便投其门下，以小弟自

居，鞍前马后效劳。一次贺二麻子打劫了滇军第九旅旅长华封哥的小舅子，葛甫周遂见风使舵，调转方向，引来华封哥军马偷袭了贺二麻子老营，击毙了贺二麻子大哥贺云开和军师谷文才。贺二麻子损失惨重，将残部转移到四川岩子岩洞里。进洞后，贺二麻子叫人将云梯烧毁，每日坚守。贺二麻子的烟瘾很大，一旦无大烟可吸，日子便非常难过。葛甫周引领滇军进剿，官兵用六匹新布系结起来，从岩头放下，将死勇数人放下岩去，被贺二麻子发现，一枪一个全数击毙。冬至那天凌晨，进剿官兵用火弹、谷草等物烧着后射进洞内，又找来四架楼梯连接起来搭向洞口，然后用抓获的贺二麻子部下十六人为死勇上前进攻。贺二麻子单枪死守洞口，上来一个打翻一个，战至午后一时，贺二麻子的枪筒被打红了，一时卡壳，一死勇爬上洞口，将贺二麻子击毙，其首级被割下在华坪、盐边示众。

一九二三年，土司葛甫周去世，孙子葛世藩继位。葛甫周有个小妾生了个儿子叫葛绍武。小妾和葛绍武失宠后在国胜乡大石房冷冷清清过日子。葛绍武见老子一死，侄儿继位，觉得机会来了。一次葛世藩在天主教堂用饭，被葛绍武花钱请的杀手毒死。毒杀侄子葛世藩，葛绍武夺得一颗滴血的土司印，将长子葛世槐扶上土司位。

葛绍武将长子葛世槐扶上土司位后，接着将长女嫁给右所土司，次女嫁给盐边县长陈伯昌，三女嫁给西昌巡盐派出的专员张伯伦（毕业于黄埔十三期，国民党少将师长），并让长子葛世槐娶泸沽湖边的永宁阿土司的女儿，把次子葛世基安排到龙云部下当警卫团连长。葛氏的一张权力关系大网，在金沙江右岸形成。

一九二九年后，葛氏攀附刘文辉，每年向刘文辉进贡五百两烟土，刘默许葛氏开设天成商号，垄断沙金、蚕丝和大烟贸易，把烟馆和赌馆开到华坪、盐源、米易等地。一

九三六年后，刘文辉与蒋有隙，蒋介石为防控刘文辉，在西昌设行辕公署，派亲信贺国光任主任。葛氏父子又弃刘倒向贺国光。

葛土司的豪夺时代开始了。不少途经川滇边境的商帮，遭到葛氏部下的抢劫。一九四六年冬，盐源哥老会杨树荣的公子杨显民，带着七个双枪装备的精悍保镖，来盐边收购大烟。酒席上，肩膀上蹲着老鹰的葛世槐，一副笑脸，宴后还四处帮着代购。当杨收足二百斤烟土返回时，葛世槐暗派一队人马埋伏山林，一阵机枪的火舌冲破夜空，八条壮硕的尸体暴荒山野，其枪支烟土尽归葛氏所有。事后还急派人飞骑前往盐源报信，表示：“谁敢在我的地面杀人，我定当缉拿凶手。”一九四八年，葛世槐率队前往华坪七连乡与地霸杨震寰商议联手事宜，回程时一路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沿路的新邦、膏泽、大兴街等乡镇惨遭涂炭。新邦乡长马恒丰家，藏匿在山洞里的几大箱珠宝被抢掠一空不算，葛世槐还当街设点，逼烟民上交烟土，用马帮驮回。回族阿訇撒明开后来讲述了当年亲眼所见的场面：“一百多匹马才翻过甘家垭口，就大打铜锣，兵卒一路喔呵连天，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大兴街。马背上全是一路抢来的烟土财物，还有十多挺轻机枪。兵卒腰间都挎着手枪，长统靴上插着匕首。街民闻声躲避，大户人家被一一勒索，敢怒不敢言。连沿路土匪，都不敢靠近。”绕道三阳乡时，葛世槐又扎营乡长华秋波家，纵容部下四处烧杀奸淫两昼夜，百里狗吠，三省皆惊。当时，华坪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民谣：

“梳子梳，篦子耙，葛土司来了如剃头刀刮”。

川滇边地盐边华坪，凄凉的大地上升起一缕缕桑烟，燃起一堆堆柴火。岩石上的秃鹫冷眼观望，高树鸦群声声哀叫。一个个死于非命的亡灵，在一片片诵经声中，在祭师的咒语中，缓缓走上升天的道路。一九四五年，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

表大会，葛世槐以代表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回来后嚣张无比不可一世，随时带着卫队打猎，从西康打到云南。那时省界上随时见到这般情景：灰毛黄斑的猎犬从茅草里撵出一只锦鸡，架鹰者手臂顺势一送，迅速将已解铃的苍鹰放飞，鹰似射出的弩箭一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掠过低空，眼疾爪利，扑向被猎犬惊动而出的锦鸡。苍茫的郊原顿时上演一幕短暂又惊险的追逃场景。那锦鸡被猎鹰的利爪抓了个肚朝天，血洒一地，枯草血红。林间顿时喔嘴连天，响起胜利者的呼啸。如血残阳跌落西坡，篝火烧出雉鸡野兔的浓香。高耸的岩巅或幽深的谷底，不时传来声声狼嗥，长啸中残月如钩，长龙似的火把队伍浩浩荡荡遛过铁索桥，进了城外葛土司府邸。山峡的夜被震天狗吠撕破，暂时经历了几日宁静的牧野，沉入惶惶夜色。不时传来一记枪声，随流星一道划过冷气弥漫的夜空。

在华坪解放前夕，土司葛世槐与丁志平的滇纵七支队、土豪杨振寰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谁也吞不掉谁，一年多，打了个平手。好在，葛土司期凌霸弱的反动势力，很快得到终结。一九五〇年，领命顽抗的胡宗南和贺国光，委任葛世槐为“金沙江上游剿匪司令”，重谈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打响的老调子，在盐边县城外铁索桥边，为葛土司空投军火武器，企图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七月，解放军二野四十师抵达盐边惠民乡，与滇纵七支队形成合围之势，葛氏父子自觉已

成瓮中之鳖，开城投降。一个狂风暴雨的夜里，葛氏父子率心腹潜逃，与军统特务吴铁军勾结在一起，纠结了千余人马，在西康边界叛乱，杀人放火，修筑工事，囤粮练兵，制造出一袭袭恐怖事件。一九五〇年底，葛绍武兵败出逃，消失在雅砻江畔的茫茫山野。葛世槐的女儿葛佳率心腹逃到外祖母家，盘踞在泸沽湖中心的小岛上。搜山队伍经历半年多的搜寻，葛绍武携情妇从山洞现身，空山枪响，作恶多端的老狐狸被击毙。同时，葛世槐也在西昌被抓获，公审枪决。

葛绍武的女婿张伯伦，是贺国光亲信，贺国光飞台湾时死活不让他上飞机，他只好与另一个惯匪抱一箱香棍，在山里逃亡，十三年时间，成了野人。最终下山自首。

在华坪，至今流传一个说法——葛土司家在盐边藏有大量宝藏。只是没人知道，地点是大石房？是土司府邸下面？还是……

二十世纪末，雅砻江下游筑坝建起了赫赫有名的二滩水电站。高峡出平湖，当年的老盐边县城居民全部迁移，那个记忆中的老盐边县城，已在湖底数十米处永久沉睡。同时眠去的还有葛土司老巢，乌木河寒水上横着的铁索桥。二滩湖浩淼烟波，波上船走筏飞，群鸟飞歇，水色诱惑着四方游客。雅砻江、乌木河、二滩湖、移民和游客，演义了大西南峡谷深处新的江湖世界。

谁能潜入时光的水底，闯一闯葛土司的水底土司府呢？

责任编辑 黄薇

炒面

罗光红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考取了米易师范校。开学后，学校的教学工作是紧张有序的，而学校的伙食却简朴、清淡：每周两次肉，早上是稀饭、馒头，中餐、晚餐是一菜一汤。半个月过后，大家都饥肠辘辘，肚皮里边寡糙寡糙的。时值冬天，寒冷和饥饿困扰着我们，遇上下雨，冷风一吹，寒气袭人，会被冻得瑟瑟发抖。这时，一到夜晚，常会有家境富裕的同学用开水兑炒面吃，他们你一言，我一语，开心地吃着炒面糊，顿时，满屋的香气熏得人直流口水。我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呼呼的风声，任凭怎样裹紧被子，都觉得冷，几经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

我们班的同学大多都是来自农村的穷孩子，家境都不好。那时，学校下面火车站出站口小食店的生意十分火爆，中餐、小吃都有，一毛钱一碗的面条或米线会让你吃得饱，但对于穷得叮当响的学生来说，晚间能吃上一碗面条或米线简直是奢望。

我非常羡慕吃炒面的同学，于是，我给家里写信说：“学校伙食清淡，常常有饥饿感，宿舍里有同学吃炒面，我能有点炒面吃该多好！”

一周之后，我真的收到了家里寄来的一袋二十斤重的炒面，我喜出望外。家里寄来的炒面是黄豆、糯米炒黄后，再用石磨子磨细的，舀到碗里，加点白糖，用开水一冲，香气四溢，吃到嘴里，黏糊糊的，又糯又香，直入肺腑，沁人心脾，舒服极了。大家

吃着炒面，个个眉开眼笑，直夸炒面味道太香了。冬天的寒冷，因为有了炒面而变得格外温暖，有了炒面的陪伴，那个冬天很快就过完了。

放寒假了，我也从学校回到了家里。那天母亲在家，父亲下地干活去了，得知家里的困境，我心里难过极了。当问母亲，为啥家里困难，还给我寄炒面？母亲眼里含着泪花，给我讲了寄炒面的经过……

原来，父亲看到了我写的信，却皱起了眉头。家里没钱，又没有黄豆、糯米，娃的炒面咱办？那天夜里，父亲吧嗒吧嗒抽着叶子烟，背着手，叹着气，在堂屋里踱来踱去，直到上床后还翻来覆去很晚才入睡。第二天，父亲吃过早饭，走了二十公里的山路，到了市中心医院血站，卖了二百毫升血，得了二十元钱。母亲说，父亲把十斤黄豆、十斤糯米背回家时，脸色惨白惨白的，满头大汗，整个人虚脱了一般，无精打采。母亲得知父亲卖血去买黄豆、糯米时，大吃一惊，眼泪涮地流出来，哭着说：“你这是何苦呢？”父亲强装笑颜安慰母亲说：“我没事的，不用担心，娃的身体要紧，不到万不得已，谁愿这样做？这事千万不能告诉娃。”

啊！我吃的炒面竟然是父亲用卖血的钱换来的。我的心猛地一颤。见到父亲，眼泪簌簌地流了出来，哽咽着说：“爸，您不该去卖血。”父亲什么也没说，用他那宽大厚实、布满老茧的手掌轻轻帮我擦去了脸上的泪水，顿时，一股暖流传遍了我的全身，我的

心里热乎乎的，全身充满了力量。

此后，在学校里，每当我看到别的同学在吃炒面，我就会想起父亲卖血换来的炒面，那褐黄色的炒面糊糊，像父亲身体里的鲜血在我的眼前流动。我以前却吃了很多这样的炒面，想到这里，顿觉心里刀绞般的痛。当好心的同学请我吃炒面时，我回绝了同学的好意。他们哪里知道从前我请他们吃的炒面竟是我的父亲卖血换来的。我将这事永埋心底，不想让他们知道。冬天，在寒冷的夜晚里，我咬紧牙关，裹紧被子，看着窗外，数着星星，久久才能入睡……

师范校毕业后，我参加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我给父母各买了一套衣服，给他俩买了很多礼物，父母满是皱纹的脸上乐开了花。父亲喜欢吃黑芝麻糊，我经常给他买。看到黑芝麻糊，我又想起了父亲卖血换来的炒面，顿时又涌起了对父亲无限的感激与敬意。

每当在大街上，看到“为攀枝花建设出一份力、义务献血活动”时，看着长龙般的排队人群，我又想起父亲卖血换炒面的场景，那时是无奈之举。而现在，我觉得应当为攀枝花建设出一份力，为社会更多需要血浆的人献一份爱心。于是我加入到献血的队伍中。

当得知我去献血的事后，父亲拿着我的

“献血证”，左瞧右看，爱不释手，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仿佛眼前的“献血证”是件获奖证书，在父亲看来是件多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父亲说，如果自己再年轻三十岁，他也要去献血，他也要为攀枝花建设出一份力。

然而八十七岁高龄的父亲，不幸患上了严重的脑溢血，在医院躺了两个多月，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在父亲身体极度虚弱，需要血浆时，我毅然卷起袖子让医生抽我的血给父亲。当看到我的血一滴一滴流入父亲身体时，我又想起三十多年前父亲卖血给我换炒面的苦涩，真是父子之情，心心相通，血水交融啊！父亲知道我给他输血时，严重变形、瘦削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眼里噙满了泪花。他翕动着嘴唇，欲言又止，他已经说不出话了。过了几天，父亲还是走了，永远的走了……

去年清明节那天，天气阴晦，冷风飕飕，我带着妻子、儿子去给父亲上坟。我们爬上山岗，来到父亲坟前，插上香烛，压了纸钱，还买了父亲生前最爱吃的黑芝麻糊。那包装得鲜艳醒目的黑芝麻糊摆放在父亲的坟前，冷风一吹，啪啪作响，我的眼睛湿润了，脑海里又想起了父亲卖血换炒面的场景……

责任编辑 黄薇

忆苦思甜

杨正毅

二〇二三年一月二十二日，大年初一下午，在米易县城家里，我提议，一家人在家里搞忆苦思甜活动。一家人举手投票，满票赞成。我关掉电视，老婆停掉“快手”，儿子离开游戏，一家人热热闹闹投入家庭劳动。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根据自己生活的艰苦年代，做那时经常吃的饭。我清洗土豆，老婆做荞巴，儿子去买方便面。我打开火炉开始烤土豆，老婆在蒸饭器上做荞巴，儿子也用电饭煲烧开水。红苕荞巴的香甜气，方便面的海椒味精味……一会儿，小屋里热气腾腾，芳香扑鼻。

烤着火，看着火炉上的红苕，我想起刚刚离开米易回成都的大学老师刘咏涛，在微信上写：“烤着红苕，热浪阵阵，芳香扑鼻；安静的思考过去，心情舒畅，胜过神仙日子。”我把图片与文字一起发给恩师。

刘老师回答：“巴适”。

我边吃红苕，边喝酸菜汤，老婆吃着荞巴，儿子也用儿时那种馋相吃方便面，一家人吃得多香的好似在比赛。

现在每天都吃香的喝辣的，吃一顿忆苦思甜饭，大家觉得不苦，反而感觉有点香。在米易街上，一家人一人吃一碗羊肉米线需要四十五元，可算算这顿忆苦思甜饭，价值才六元，多便宜的。

老婆说：“两元钱解决一顿晚饭，多划得来的，今后多搞这种有意义的活动，多培养杨佳明的劳动技能”。

“赞成”。儿子回答。

为了把“活动”引入深层次，回顾那个艰苦年代的生活，我建议，一人摆一个忆苦思甜的故事。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我身正为范，用标准的彝语，跟两位最亲的人摆道，我生活的那个年代，可以说是缺吃少穿的岁月，不要说天天吃肉，就连每天用油来炒菜都做不到。彝族人的日子苦啊！满足吃肉的日子就那么几天，那是彝族年和火把节。平时，家里来尊贵的客人时，宰只鸡可以吃两坨鸡肉，那是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儿子。

有次，我们社社员到火石村牧场去挖土豆，中午集体伙食吃煮土豆。可能每人平均吃了两斤，可有位中年人吃到最后，吃了四斤左右。

社长问他：“表哥，还吃得起吗？”

“可以再吃几个，不成问题”。

“再吃六斤，能吃完，社上奖励你五十斤土豆”。

“好！”他回答得干脆响亮，脸上笑开了花，憨憨的笑声传遍了整个牧场。

远处高高的白坡山“呼呼”地刮着秋风，羊群迈着轻快的步伐“咩咩”叫着回羊圈。彝族社员们有的烧火，有的挑水，有的洗土豆，有的看热闹，遥远的牧场沸腾了。

比赛结果，社上输了五十斤土豆。

“啊”！能吃十斤土豆，儿子有点不相信。

我说：“故事非常真实，只是这位能吃十斤土豆的老辈子，二十年前已故了”。

彝族人的苦日子早已成为历史，现在日

子过得红红火火。

麻陇彝族乡中心村，多数彝族人住上了三层楼小洋楼，有的还在县城买了一百二十平方米的商品房。小孩们，不是在读大学，就是在读初中、小学、幼儿园。中年人，在攀枝花市金江工业园区打工每月挣六千元以上，到沿海打工的青年人月薪万元以上。与他们的收入相比，我这个每月五千元的人民教师，还算是“穷”教师，只能默默地耕耘在三尺讲台上，为党的教育事业奉献青春与热血。

几天前，我邀请成都大学刘咏涛教授（我在阿坝师专读书时的辅导员）到我的老家米易县麻陇彝寨去玩。看到具有彝族特色的古色古香的姆陇广场，正在维修的米易县彝族历史博物馆，刘老师不停地拍照。再看看樱桃园网红打卡地，他陶醉在樱花的美之中，不停地感慨：“麻陇的樱花太美了，米易的阳光太可爱了”。再请刘老师到麻陇老街品尝麻陇凉粉，麻陇凉粉可与米易的曾凉粉媲美，我几个月前写的散文《麻陇凉粉》已被《攀枝花市史志》2023年第4期采用。

在姆陇河景区，有水车、古石桥、古石磨、古石屋、旧石器，纯净清亮的麻陇河，刘老师又再次沉醉在麻陇“4A”级景区山水的美景中。

我作为向导，向刘老师介绍麻陇的彝族文化和风俗，向刘老师介绍古村落“团山堡”。我说：“刘老师，我对团山堡非常熟悉，我外公家居住在这里，这里留下了我许

多儿时的记忆，去年与米易县作协组织的《麻陇故事》创作组一起来团山堡采风，我写篇散文《古村那口古井》，哪天我在微信里发给您看看”。

我们在团山堡的古树、古房、古道、广场以及攀枝花学院艺术学院学子们在古村留下的涂鸦作品前逗留、欣赏。

我说：“团山堡是米易县彝族地区最出人才的一个社，考起‘985’、‘211’的学子有十八个，读研读博的也有六个。刘老师你说这里的风水好不好？许多云贵川的风水先生都喜欢来研究这里的风水。”

热情好客的嫂子宰了一只肥肥的土鸡，买了三斤新鲜乳猪肉及土豆，用烤箱烤得香喷喷的来招待刘老师。刘老师吃着彝族烤肉，品着彝家香甜的美酒，听着彝家酒歌，心情非常舒畅，脸上乐开了花。

大嫂热情地说：“刘老师，再吃一坨。这些猪肉是自家用粮食喂的，吃起来非常香，现在彝族人的日子好过了。”

目前儿子杨佳明在电子科技大学读研，他有家里的生活费二千元，学校发的五百元，自己在系办公室打杂辛苦费五百元。每月生活费三千元，够高的。在米易县城，清洁工每月工资才二千元。儿子的日子比清洁工好过，他应该珍惜美好时光，发扬高中时认真学习的精神，发奋学习攀登高峰，才是我新年的最大愿望。

责任编辑 黄薇

· 诗人频道 ·

十月的瞭望（组诗）

鲁川

十月：江山壮阔如画

这是在十月，枫叶飘香的季节
大巴山区，一只鸟，切换出老目光的视
觉——

江山，已成为辽阔与壮阔的代名词
一种舒展，徐徐绽开，金色的禾浪
与土地，并驾齐驱

当朝阳喷发、磅礴
渠江，再一次积蓄起力量，以一种澎湃
之姿

有多少次匍匐，就有多少次抬头
有多少壮烈，就有多少画外音
奋斗，从来无止境，无休止符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这，更是一方丰收的沃土
每一粒泥土，都骨血般黏实，思想般沉
重，金子般闪光
锄锹抡圆，收割机轰鸣，号子声嘹亮
都是对她的礼赞，致礼！

是谁，在耳畔娓娓叙说
风，再一次挺立了身姿

一个风筝，一只响箭，一叶风帆
此时此刻，正整装待发
不，已经出发
相信目的地，已不再遥远

一只蚂蚁，在缓缓爬行
一只蚂蚁，与一座山岗，一条河流，一
片天空
要多少比例，才能比拟、比喻，等量
齐观

在对比中显现，有很多身影，完全可以
忽略不计
一如我的邻居、亲人，父老乡亲

当我再一次放下身段
再一次俯身：这片土地，已变得血液般
沸腾

仿佛十月的颂词，从沿途白桦林中
剥离开来，一种浓郁的气息，在弥漫

仿佛壮阔，从来都是星空的参照
那么深沉，如此遥远……

秋风乍起

水面多么宽阔，洪波涌起

那个乘竹筏的人，与一只蚂蚁，错失
而过
青山与绿水，错失而过

河水在打皱，仿佛经年的天书
唢呐，枯叶，屋檐，寺角，一个个问讯
而来
风不语。
放风筝的人，把自己放到了天上

秋风乍起
树杆树叶在迎列，一排排哗哗的掌声
无需检阅

世界之大
不是风能说了算的
秋风所在，自有定海神针！

龙潭河村：远眺

一阵风，唤醒的稻浪
正舒展田园的棋盘格
蜻蜓忙碌，金色晃动出灿灿的粒香

掐指算出
季节一定是准时的讯客
是谁，在杀鸡宰鸭，温酒煮茶
又是谁，在晨昏梳理，侍奉老母
晌午时分的炊烟，袅袅着奔家脚步的
趑趄

巴山就在眼前
渠江沿岸，风景旖旎
此时此刻，我随心逐鹿，放马南山
今夜的风雨，宿世乡愁难以破译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再无一片宁静可以安葬，此地最好

一只鸟飞越时，将留恋划给了黄昏，
落日
一株茅草的内心安详

崇山峻岭也好，大江大河也罢
心已归属，不再念想
深山的寺庙，锁得住陈年的香尘

静，能捂住一个人的心跳
仿佛一根针，也能挑出，巨大的喧哗
那些风声雨声，秋蝉虫鸣，
此时此刻，都不会造访

唯有往事，可以安放
唯有沉默，可以坚守

一片沃土

这片土地，有着贫穷绚烂之美
田格与栅栏，划分出
勤劳，朴素，坚韧
忠贞不二的乡村俚语

油菜花以一种低姿态
献上的颂词，春风品过，秋雨哑过
劳燕纷飞的剪翼，去而复读

躬耕与劳作，永远是这片土地
最优美的身影，大山侧卧
泥土攥出的份量，蚯蚓翻卷
向日葵的头颅，黄金般沉重

攀援而上

有多少石阶，就有多少次攀援
一如大河涨潮，滔滔江水泛滥
一个人，正襟危坐，危如累卵

风声灌满

经尘红叶，在层层铺垫中，捂熟
提炼出月白霜天的澄明，与透彻
十月的秋空，劳动的繁忙
如蚁，如织，令人向往

是的
岁月已经成熟，仿佛铜号的擦亮
每一次登高，都感同身受
悬在峭崖上的一棵擎天松
铁骨柔情，轻抚往事的累累疤痕

目极处
是一座村庄的，渺小与变迁
是无限江山的，拉近与辽阔

红军渡

滔滔江水，在冲锋的那一刻

我怀疑，时光已经停顿
舟船的竞渡，子弹的呼啸
勇士的跳跃，血染的江水
只是经年的回响

多少次来到红军渡
多少次感受历史的悲壮，与沧凉
岁月无情，江山易老
唯有初心不变，继续前行
方能抚慰烈士的一腔热血，铮铮铁骨

没有谁能否认，硝烟弥漫的历史
江水浣洗的狼烟，一再真实呈现
从此出发，沿途风光依在
坎坷的征程，一路纵马扬鞭！

责任编辑 沙梦成

· 诗海拾贝 ·

春天，只此青绿（组诗）

季川

草木知春

草木都没有说话
它们的安静是磅礴的
它们早已胸有成竹
这些无边无际的生长
只需睁开眼睛
就能看见春天的模样
看见一场盛大的博爱
正款款走来，正翩翩飞来

空山不空

所有的鸟鸣都将被唤回
所有的树木都将打开枝叶的手掌
石头因为坚定，成为山的一部分
山脚，半山腰，甚至山顶
都将接纳一场春风的吹拂
以及一场春光的洗礼
甚至接纳一朵朵白云
情不自禁描绘的蓝天

田野泛绿

我必须承认这些守护
是一厢情愿的
我必须承认这些团结
是步调一致的
我必须承认这些田埂
触摸的都是绿色的心跳
我必须承认这些庄稼
书写的都是绿色的华章

桃花流水

这些桃花，替春天说出了娇羞
路过的人，肯定会染上无名的相思
她眼里的流水，重又复活
一场奔赴，肯定有一场奔赴的理由
因为这些花朵的执着
我再次信任了爱情的颜色
因为这些流水的认真
我愿意把更多感动的泪水交出去

责任编辑 沙梦成

我这一生，无法守身如玉（组诗）

刘德荣

我这一生，无法守身如玉

当年傲骨粉碎，像一个无脊椎的人。跌
进深渊

后来背一座山，乘一条河
模仿月亮，成就了星星的

满园春色。站在屋檐下
看蚂蚁扎堆

隐隐约约说：花草肥美呀，牛羊安祥
呀。为此

我一下把宽敞的喉咙，摀进酒盅

迷迷糊糊听徐志摩的后人们讲那座康
桥，看李亚伟

激情澎湃给惠特曼、泰戈尔朗诵《中
文系》

每个汉字，像钉子，扎在肉的墙上
可那时候，血并未流成河

渴望自己的诗歌，依山而居，傍水而舞
做梦都想那些文字，供奉寺庙

菩萨醒来对我说，只看到

一堆呕吐物，还说

一些人辽阔，一些人泛滥
一些人在拐角处喊救命

你这一生，只和酒做兄弟
目光呆滞，脚步迟缓，无法守身如玉。
阿弥陀佛

我突然明白：生活，远比
这些结结巴巴的诗句，更令人感动

只是假戏假作而已

打鼓的，敲锣的，拉弦的都不知去向
主角罢演。台下仅剩一堆呆痴的看客。
我窃喜

觊觎主角多年，今天赐良机
得有板有眼地演，好好光宗耀祖一回
啊啊——依依——
先吊个嗓子，压压堂

俺不做小旦，不伸兰花指，单做一个
骑马的武旦，跷功要了得，须大打出手
……

先人们早已长眠地下

至于戏份重和轻，丢不丢脸
均与他们毫无干系
路过的，请欢喜请偷着乐。实则
乐与不乐，与我何干？

事实上，我也是抹下脸来
假戏假作。哄哄
这喧嚣又吃吃喝喝的尘世

相守每一秒

从不奢求和奢望，与你环游世界
只在一些昏昏晃晃，留个影像足也
见过那么多的风景，北方苍茫，南方
葱翠
那些雪化解太多沉闷
晶莹剔透的水洗去一些黑暗
走与不走，有时候是一样的
出游无非是走走马、观观花
每一次小酌安逸，每一秒相随幸福
不谈天上人间，少提镜花水月
这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是和你
慢嚼细咽那碗
粗茶淡饭，无聊之时
再写几句打情骂俏的诗
给你消消遣

清静

这一生，相互依从，纠缠。还
发过毒誓，梦故人，彼此不欠
这辈子

爱不够深，恨不够多，闹不过悟空
却儿孙满堂。又烦了啊，倦了啊
还得吃在一口锅里啊。想清静
却害怕屋内空无一人
枯竭之身
却裹着一副软心肠。百年之后
后人该清静了。我们躺在九泉之下
依然没有誓言，依然吵一辈子，陪一
辈子
黑暗裹住太多的海阔天空
和轻于鸿毛的事物。躺在时间之外的
除一些过眼云烟外，还有我俩
孤伶伶立在石碑上
冰冷的名字

雷豹

可惜无法模仿你的孤傲、酷，突兀如风
柔顺如婴、坐如钟。你的飞跃
颠覆一切飞跃，无法理解
你一生远离尘嚣，乐于
与弱者、天敌，苟活在同一世界
无法理解你的独栖，且将
韧性、矍铄，发挥到极致。你是强者
即使食不裹腹，仍端端正正
你的淡然和冷艳，让人敬畏。你懒懒地
长时间地晒太阳，正是我渴求的那种
幸福
或许，我和你看日落的感觉是一样的
或许，你我仰望月亮会同时冥想
活，真是一件要命的事

责任编辑 沙梦成

月圆之夜（散文诗）

杨秩斌

月圆之夜

仰望高过尘世。
天空高过仰望。

如果你放下了尘世，就会望见星辰，在
顿悟中打坐成禅意的远方。

如果你放不下尘世，心中的思念，就会
把纯银的月光，锻打成一条故乡的大河。

钟声

把历史冶炼成青铜。
将青铜铸造成古钟。

山顶上的寺，派遣下山的钟声，开辟一
条通往人间的小路。

当黄昏被翻译成经文，当夕阳撞击天
空，却只发现撞击出星星点点的回声。

翅膀

早晨，父亲指着一大片倒伏的稻子说，
这是昨夜大风留下的翅膀。

我知道突然刮起的大风，是昨夜发生的

一个意外，大风吹过的世界，却彻底改变了
模样。

倘若乘大风归去，今日已是昔日，朝气
勃勃的少年，也会成为暮气沉沉的老人。

而父亲眼里的翅膀，只是完成了大风的
描摹。试问徒然的挽留，或者必然的离去，
能否刻画出所有怀念的踪迹？

山顶上的飞来石

众山之上，更高的才是灵魂的峰顶。

隔着尘梦到信仰的距离，隔着雾起到雾
散的时间，望见一部经书在清风中打开——

把绝壁、劲松、和幽谷，读成经书里的
文字；

把蓝天、白云、和星辰，读成解惑悟道
的禅意。

群山打坐，虔诚默诵，转眼就是上万年。

唯有月光的瀑布，恰似心灵毫无遮挡的
倾诉，偶尔还融入几粒鸟鸣的天籁……

紫月湖

湖，你低头的妩媚，正是我抬头望见另
一个自己的清澈。

聚集在四周的胜景，都是风尘仆仆，因
慕名远道而来。

那些适合种植的水草与白云，总想从水底的天空，探出轻盈又灵巧的身子。

至于活成我偏爱动词的鱼儿，结伴远游，一来一回就是许多年。

湖，你一旦敞开辽阔的襟怀，我就是你怀抱中一只剪开波浪，按捺不住心潮起伏的小船。

等到暮色苍茫，缓缓升起，才发现纯净澄明的灵魂，成了投宿的星辰最好的住所……

光

今夜，思想之光从四周聚过来，心中就有了明亮的山水。

今夜，读懂了奔向远方的光，才知道未来有了一个美好的去处。

尽管败退的黑暗又埋伏在四周，人们依然兴致勃勃地谈论着——

光，既是一条灵魂开辟的道路，也是天地之间大爱的尺度。

相信裂缝存在的地方，总有侧身而入的光。

当万物还在沉睡，响亮的鸡鸣只算及时地提醒，是梦想的光芒照亮了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

柳

柳枝长出新词，用披挂一身的流水造句，自身却成为不了远嫁的流水。

赴约的春天，偶尔会停留在逶迤成意境的湖畔与河岸，以憧憬流盼的眼神和万物交谈。

我常常遇见袅娜走来的女子，即使用上整个江南的妩媚，也阻止不了她情思绵长，婉约成诗。

一只鸟停在电线上

小小的孤独，还是弹奏出了心中的颤栗。

同样孤独的一根琴弦。

同样孤独的一根绳索。

一根绳索，是绑缚了一只鸟的飞，还是人潮涌动制造的惊恐？

一只鸟小小的身影，只是岁月里的一次停顿，变成了回忆里陈旧的音符。

陈旧的音符，低沉而喑哑，不适合用陡峭的生涯来歌唱。

修钟表的人

他熟悉时间的每个器官——

有的病成腐朽；有的活得健康；更多的，在疲惫奔波中不停地挣扎。

找到灵魂的骨头，有时会耗尽一生。

找到时间的骨头，常常选择用天来计算。

一个人跟世界告别，留下忠贞的分针和秒针，平静地记录最后的心跳。

悲欢的齿轮，相互紧紧咬合，绕着宿命旋转，顺时针是今生，逆时针是来世。

雾

用奇崛诡谲，用变幻莫测，重新设计命运的迷局。

我钟情这样的时刻，生命的凝重，被虚构的美好无情分解。

写一首批判现实主义的诗，不会体验到缥缈浮升的感觉。

你的立场，风一样摇摆不定时，说明你眼里有雾，辨不明是非，看不清真相。

如果一个人的灵魂，喜欢选择思想的迷雾作掩体，将很难看到，云开日出时真理的现身。

雾在山中行走，我们在雾中行走，不知何时交换了空荡的身体。

责任编辑 沙梦成

天星湖公园之行

西南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22级车辆工程系 周小童

一天黄昏，我在天星湖公园散步。夜晚悄然降临，给公园里的一切都镶上了一层银边，它们都泛着金属色调的光，这里有残黑色的鸟儿，沾染了墨汁流淌的云朵，乌黑枯槁的树枝，参差不齐的黑影，总之，周围的景物都那么恰到好处，都印证了黑的降临应有的迟缓笨重。

公园里的人影渐渐多了，思绪不由得麻乱起来，手在摇曳的风中不停发抖，似乎是母亲分娩时那种与生俱来的刺痛感，风不是软绵绵地按摩，而是想尽一切办法钻入你的毛细血管中，将你的神经波动，从而使你更加亢奋，妄图逃离密密麻麻的人群，逃离突然而来的不经意间的身体刺激。面对着天星湖，我的心似乎进入了湖面，萦绕在湖面荡起的层层包围圈中，怎么也走不出来，似乎永无尽头了。于是我索性不随人群的脚步声游走，而是将心向着被绿意环绕和穿行的天星湖底沉去。

天星湖的湖水总是有那么深不见底的幽暗气息，似乎能把周围的一切都收纳进自己的怀抱。此刻，暗下来的天，虽然呈现出灰色情调，却也是水墨画的质感。远远望去，远方浮现出了一丝暗淡的交界线，岸上的灯景——篝火点亮的高楼，被霓虹灯映衬的树影，都晕醉在天星湖中，随着水面上或多或少的几只水蜘蛛颤动，水面浮起点点波纹，仿佛唱片在断片式吟唱着。偶尔也会有数个光点深深地刺绣在那件晕衣上，仿佛是出自某个传世画家的手笔。我陶醉了，嘴上啧啧不已，任何言语已无法表达。我伫立其间，静静的，不敢惊扰了这片湖。稍息片刻，我

的脚步又不自觉地向前移动，那沉重的脚步声终于惊起了那本不惊的鸟儿。

从树枝上惊起的鸟儿嘎地惊叫一声，随即向远方飞去。眼光急扫，我已捕捉到不到它的身影，却看见了日光的光辉如水烟般笼罩在了树头。暗淡的霓虹灯下，树叶的影子相互映衬着，风儿一吹，那些琐碎的叶儿或亮或暗的，亦或是在亮与暗之间徘徊、辗转，做着光与影的幻梦。人的思绪也愈发沉湎其中了，这个离奇的仲秋之夜，在离乡人的乡愁里，我走上了小径，绕路上了水中楼阁。

那是一条羊肠小道，由木头雕饰而成，我的脚一落在上面，便吱吱唔唔地作响，像极了祖母念儿回家在夜里的苦苦低吟。这时晚风更添油加醋了，把身旁从水中冒出来的青草鼓动着。我也愈发寒冷了，转眼凝视着向前游动的人群，我想他们应当成群结队，常回家看看。

有位外国哲学家曾说到，他人即地狱。他这是将人性的弱点放大化了，如果要寻求解脱，那么，请看一眼水中的芦荻花，他们栉风沐雨，就在这城市和乡村的交界处苦乐生长，就在黑暗下他们沉眠不语，可总会拥抱明日公园里升起的太阳。疫情的阴霾，人性的阴霾，终会在自然的怀抱中冰雪消融的。

点评

如果说小学生的作文是习作，初中生的作文逐渐成为完整的文章，那么当学生走向成年，再次拿起笔写作时，则是在具有较强语言驾驭能力的条件下，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表达更加个性化的所思所感。

能够用“陌生化”的手法表现极具个性化的感受，正是周小童同学这篇散文所具备的诸多亮点之一：写水面波动的涟漪，是“唱片在断片式吟唱”，是“数个光点深深地刺绣在那件晕衣上”，如此新奇的表现方式不仅引发读者极具画面感的联想，更使读者在字里行间驻足停留；写夕阳余晖下的树叶，

则是在或亮或暗间“徘徊、辗转，做着光与影的幻梦”，这是何等的细腻，且富有灵气。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常用的“或明或暗”替换成了“或亮或暗”，意义相同，但一字之差则造成了对常规用语习惯的“陌生化”处理，是对语言边界的一次拓展。

法国哲学家福柯认为，学校的本质是技术化的规训场所，因而作为选拔性考试的高考作文，则是典型的福柯话语理论中的话语。当高中生提笔写作时，有意无意间，会向着高考作文靠拢，很容易形成某种“套路”。令人欣慰的是，作为一名刚进入大学的

大一新生，周小童同学这篇散文并没有太多过往“套路”的痕迹。不过若以更加严格的标准来看，就篇章布局而言，还是稍显中规中矩，期待周小童同学进一步提升和突破。

18岁是一个人价值观迅速形成的时期，周小童同学这篇散文，亦体现出刚成年的孩子对广阔世界的好奇、试探和思考，也许他们的思考还带着“象牙塔”气，还不能逾越校园的高墙，但尝试着将这些思考用具有个性的语言记录下来，正是这一年龄段最真实、最宝贵的财富。

本栏目责编 管夏平

大英雄济苍生，真性情能本色

——读曹操《短歌行》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高2025级2班 刘隽睿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正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适时，神州大地，竟无数英豪涌，有多少业绩成。如刘备，仁而爱人，殚精竭虑欲兴汉室；如关羽，忠而忘身，长驱北伐威震华夏。日升驱重雾，枯木育新芽，他们都是一时之英杰，为乱世带来一线曙光。

但我认为，真正心系天下显英雄本色的，恰恰是被视为古之奸雄典范的曹操。唯曹孟德，展雄姿而统北疆，哀苍生而念天下，纳贤才而开诗章。铜雀巍巍，漳水汤汤，淘不尽英雄豪气，唱不完志士情怀。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短歌行》开头便直抒胸臆：举酒高歌，人生如流水，恰似朝露，来日又几何？可以说起笔便显孟德之真性情。两汉以赋为主，辞藻华丽，但大多数空无实物；民间五言诗真实，却略显俗套，唯曹孟德一改前人之文风，真实抒发感悟，又不乏文人风骨，试问相如、杨雄，可有如此椽笔诗章？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英雄心事无人知，浊酒一杯寄愁思，也许这便是英雄之孤独——知音本就少，何况身居高位？三国刘关张兄弟手足之情，令我向往，刘备诸葛亮君臣鱼水之情，令我动容，而曹孟德居高位，凌寒霜，更令我神伤。天下不知英雄心，却道英雄负天下。东汉末年，政治腐朽，苍生离乱，桓灵昏聩暗弱，社稷有累卵之危，生灵有倒悬之急。此时，乔玄称赞曹操：“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其后，曹操遂破黄巾、灭袁术、败袁绍、定刘表，横扫塞北，直抵辽东，作《短歌行》，以抒平天下之愿。然赤壁之败，渭水之困，英雄亦有失意之时。最终加九锡，进魏王，荣光无限，却愁思绵绵，无以解心中之烦忧，唯寄情于杜康。当此之际，奉孝早亡，文若心离，文武无相知，初心又几何？只化作“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引用《诗经》之典故，以思情人比喻思贤才，诗人求贤若渴之心昭昭。而思慕贤才之迫切，也侧面反映了诗人渴望贤才为己所用，终结乱世、一统天下的政治愿望。可见曹孟德胸襟之广阔，以及为万世开太平之雄心磅礴。

终章“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诗人化用典故表现其还天下以太平、治黎庶以安定的宏愿。孟德以周公自喻，应有三层含义：效周公之治理天下，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此乃一也；表对汉室之忠心，愿效周公辅成王、霍光佐昭帝之故事，永为汉臣，此乃二也；发周公与自己际遇相似之哀叹，此乃三也。

后世白居易有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天下皆误解周公，故有三监之乱；天下亦误解孟德，故视之白脸汉贼。殊不知，周公匡扶成王，奠成康之基；孟德尊奉汉帝，续炎汉之祚。非但如此，两人都践行还天下以太平之愿：周公作礼乐，孟德用寒门；周公东征拓土开疆，孟德屯田富国安民。他们都是自身所处时代的英豪。

有人评价曹操有伊尹、霍光之才能，也有人评价曹操有王莽、朱温之悖逆。但我认为都太片面了，曹操不像任何人，曹操只像他自己。

沐月且听雨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高2025级8班 陈兴楠

月光，寒涩。

夜半难眠，我轻踱于田间阡陌。细雨骤落，我在片刻的惊惧后，装作淡然地淋着，不急不慢地在蔽雨处坐下。貌似悠闲，其实我的心早已紊乱如麻——我是个俗人，总是在痴望功成名就，同时总是在虚度的光阴中没心没肺地得过且过。看见身边优秀的同龄人，如狂潮般的焦虑和自卑冲击着我的心岸。我像一个久困于黑暗密室的人，迫切地需要一扇窗。

雨滴声乱杂聒噪，天中月惨白。意浮志乱间，我心中毫无征兆地滋生出一股烦躁。沸血昏头，我突然愤怒地将手边的石头甩入池中。

英武如他，统一北方，安民定邦；残暴如他，屠戮徐州，泗水不流；忠诚如他，延汉祚十余载；悖逆如他，欺天子杀皇后……英雄孤独，多面人生，也许只有曹操自己才能概括他的一生吧：“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烈士暮年，不知还记得当年“宁我负人，勿人负我”之豪言。

烈士暮年，诚如王安石《将次相州》所言：“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

相州城外七十二疑冢，哪处是衣冠？哪处是寂寞？哪处是英雄？

点评

赞曹操之诗文，洗浮华而不失文人风骨，是本色之一；赏诗文而剖诗心，又看见英雄的孤独和大济天下的一片浩荡之心。写本色曹操，也让我们看见作者的豪迈本色，通篇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文笔稳健，气度不凡。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教师 张鑫吉）

迷糊彷徨间，我看着激起的层层涟漪，清澈的回忆在浆糊般的脑海中轻荡开来。

那也是个雨夜。屋檐宽大，爷爷阖眼躺在藤条摇椅中悠悠地晃着，怀中抱着一把破了个口的老蒲扇，被熏得黝黑的烟斗口牵着一丝风雨扯不断的薄细烟。幼时的我挺直腰坐在小板凳上，望着从屋檐瓦片边滴落的雨滴出神。

“爷爷，为什么下雨那么吵，却有人说雨夜很安静呀？”

“静的不是雨，是人心呐。”

“啊？那人心怎么安静下来的，爷爷？”

“闭上眼。”爷爷如同梦呓一般，“你听，你听……”

我缓缓吐出口中的热气，轻靠着身旁的树，瞑目听雨。我听到了，雨滴在叶尖尖绽开的声音，在池中游动的声音，鱼尾荡水的声音，拨开的水纹扯拽着水草的声音。水滴池鸣袅袅，

雨打叶震萧萧,我都听到了。躁动的心跳开始放缓,我能感受到血液在我的血管中平稳地流淌,甚至有一股悠闲的意味。枯叶划过我的脸,我惊奇地睁开双眼,皎洁明月当空,清辉下澈,轻柔是淡酒,沐浴其间的我微微有些醉意。天空暗不见星,圆润的鹅卵石却被照成了我脚下的熠熠星辰。树影斑驳,林间影影绰绰。

其实,又何必为了争夺什么争得头破血流呢?这世上更多的是普通人,他们在平安喜乐中追求未来,偶尔缅怀过去,在同生活对线的过程中因为种种不期而遇而快乐,在平凡中成就最美的自我。脚踏实地地规划未来的路,并为之付诸行动,不求进多,但求多进,这也是拼搏。我的人生还很长,不能被他人左右,我要在点滴沉淀中活出独属于自己的姿态。

我郑重起身,迈出脚,短暂的犹豫后踏进

雨中,仿佛由迷途踏上归途。可能在别人眼中我的行为很做作,甚至会有人觉得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但我此时此刻就想这么做,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我不在意旁人的目光,虽然周遭并无旁人。泥雨气息淡淡,在鼻翼氤氲氤氲,沁人心脾。沐浴在雨中月下,我聆听着雨声,身寒心静眸醉。

点评

沐月、听雨,作者用两个意象为我们创设了一个静谧如梦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像许多年前在同一片月色下的朱自清一样,自由无挂地散步,任由思绪生长出枝桠。我们对人生的困惑,对失意的痛苦,或许最终都要投向包容万象的自然山水之中,微如“水滴池、雨打叶”之声,或许也是来自生命真谛的回响。

(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教师 张鑫吉)



杨渝 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攀枝花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先后有30余幅(组)摄影作品在省级和国家级摄影赛事活动中获奖和入选，2016年和2017年连续两年被市文联评为摄影创作先进个人。2020年获攀枝花市第九届文学艺术作品奖。



▲《乘火车的鸡》 布面油画 150×120cm / 杨渝

《攀枝花文学》双月刊

追求“纯粹·典雅·超拔”的文学品质

描摹百态 观照万象 荟萃精品



《落红》 布面油画 150×120cm / 杨绍刚